

凡士
探案

水底怪物

美國范達痕原著

王天恨譯述



美國范達痕原著 王天恨譯述

凡士探案 水底怪物

美德書局印行

115587

凡士探案 水底怪物目次

一	滅頂……………	一	一二	盤詰……………	一一七
二	女子的指控……………	一三	一三	醫士的啓示……………	一二七
三	水面異聲……………	二五	一四	關於龍的神話……………	一三六
四	可怕的駭呼……………	三三	一五	第二失踪者……………	一四二
五	活的龍……………	四二	一六	血和花……………	一五五
六	又一指控……………	五二	一七	一個難制伏的人……………	一六六
七	乾涸的池……………	六三	一八	奇形怪狀的魚……………	一七五
八	水底怪印……………	七三	一九	凡士的實驗……………	一八三
九	衣袋裏的信……………	八五	二〇	慈悲和公道……………	一九三
一〇	罐形洞……………	九四	二一	凡士的解釋……………	二〇二
一一	鑰匙……………	一〇六			

凡士水底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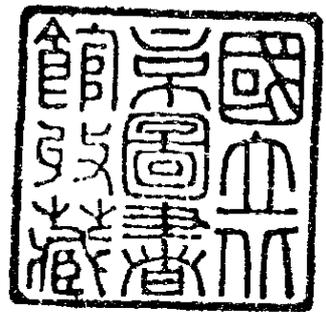
一 滅頂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十一時三刻）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一般暴發戶都蜷集在法蘭西和義大利，因而斐洛凡士便不願再到地中海一帶去消夏，却到北皮琴霍斯河去捉鮭魚鱒魚。可是在這一年，他本來預備九月裏往挪威作一度釣魚旅行的，但爲了某種意念，忽又中止了，他仍然留居美國。而在七月下旬的時候，却重新發生了翻譯米萊特殘稿的興趣。讀者們大概還記得罷，這殘稿是在本世紀初期發現的，從前他已着手翻譯過，却被那驚人的「恐怖的棋戲」案所阻礙而擱置起來。這時他想重新完成這項工作，誰知湊巧得很，恰又發生了薩伏坦芒台格失蹤的案子，非常的神秘莫測，他既親自參與，這項未完成的工作又被擱置起來，專心一致的從事偵查那新的奇案了。

這件案子確是非常奇詭，在我所記述的許多案子裏，沒有再比這件案子那麼不可思議的，它竟超越了人們所有的一切科學常識，使警探們和偵查的人都陷入了迷離恍惚的神話性的深淵裏去。我如今想起來，總使我聯帶地想起我在紐約所經歷的一個酷熱的夏天。

有史以前的「龍」原是存在於原人的宗教的想像裏的東西，但到現在還使人感到一種神秘而恐怖的迷信。自發生了薩伏坦芒台格神秘莫測的死，全國人們都驚異非常，使這二十世紀的紐約城裏，展開



了人類學上最黑暗的一頁，那些從事偵查的警探們，竟也翻開迷信時代的往事，幾乎真個相信那神祕的怪物——龍——果然能加害於人。連那些科學家也在搜尋些生物學的根據，企圖解釋這怪異現象，例如有史以前怪物的尚存在咧，地下魚龍類的新異發展咧，陸地和海生動物不合理的結合咧，——這些科學上的假定，那時都用來覺釋這件地方律師和警務人員認為離奇而無從着手的疑案。

凡士對於這件疑案，却絕對不承認這裏面含有什麼超自然的神祕作用，他只憑着純粹的理智，來攻破這個迷陣。據我觀察，他對於偵查疑案的工作，比較他時常從事的學術研究更感興趣，尤其這件案子，他的偵查興趣更濃厚。他的頭腦雖也常能在學術領域裏有所創獲，而他對於與純學術毫無關係解決疑難的工作，却更是引起他的心靈上的絕大興奮。所以罪犯學的能適合他的個性，固然爲了它能刺戟他的分析性能，而且他的透視人類性格的特殊本能，也可因此常有活動的機會。

他自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便請我擔任他的法律顧問，並經理他的財產，我爲了敬服和喜歡他，纔決心從我父親創設的范達痕和譚維合組的法律事務所中辭職出來，接受了他給我的職司。因此，我也纔有隨着他參與偵查各種疑案的機會，陸續用準確和半官性的方式記述出來，貢獻給大眾。而他的所以能參加這許多疑案，却因了他的好友約翰麥根曾在紐約做了四年地方律師的緣故。

薩伏坦芒台格失蹤案發生後，使那位着重實際而意志堅強的刑事部警佐赫史，也覺得游移不決。當初步偵查時，表面上毫無陰謀意味，那缺乏相像力的警佐，便已感覺到有什麼潛伏着的不祥，在那看似平常的環境裏，蒸發着一種毒氛了。現在我想，警佐在第一次被召去勘驗時，如果不在他的心底裏引起一種無名的恐怖，這件案子也許就此湮沒而不會喚起警務當局的注意，它將被送進紐約警署的案卷儲藏室，

永遠列爲無法查究的失踪案之一。當然，這個無法查究的假定，是那兇手所預計的，可是他沒有想到，他幹下了這一件罪犯史上無可比擬的兇案，會使整個施塔蒙老屋都充滿着詭幻而可怕空氣，從那深深的水潭中醞釀出來的神祕意味，使每一個人都不禁有點寒噤，引動了潛伏的恐怖，這都是出乎兇手意料之外的。就爲了如此，赫史警佐纔疑心起來，以爲在那看似平常的表面，一定掩藏着不可測度的離奇陰謀。

赫史警佐是最先到達兇案發生地點的公務員，可是在當時，他還不知道發生了兇案呢。他就是感覺到有一種潛伏着的恐怖，方始十分重視，來告訴麥根和凡士的。

我記得那天是八月十一日，時間已近乎半夜了。麥根在東三十八街凡士寓所的屋頂花園同進晚餐，我們三個人就把一個黃昏消磨在各種問題的閒談之中。但我們的精神並不怎樣興奮，時間一秒一分的進入深夜，我們越是靜默而感到無味。實在那天悶熱得太厲害了，鄰近空地上的高樹的枝葉，簡直動也不動，靜止得像是帆布上的油畫；並且晚上又下過幾個鐘頭的大雨，直到十點鐘纔止；因而有一種沉重而難於呼吸的窒息空氣籠罩着整個紐約市。

在凡士給麥根和我斟了第二杯香檳時，他那兼做廚子的管家僕人古利忽走到屋頂花園的門口，手裏拿着一具活動的電話機，謹慎地報告道：「赫史警佐有一個電話打給密司脫麥根，他說是很要緊的，所以我擅自把電話機拿到這裏來。」

麥根點點頭，但他的神色有些着惱而驚異似的。他把電話聽筒接在手裏，和赫史警佐作了一度簡短的談話，他的眉峯突然緊蹙起來了。他放下了電話聽筒後，便道：「這倒是很奇怪的，警佐竟反了常態，他說他正憂慮着某一件事，要和我會見。他又說從我的家裏知道了我在這裏，但他又不告訴我是什麼事。我覺

得他的語聲很迫促，所以也沒有問他，只叫他到這裏來。我想你總不會見怪罷？」

凡士把身子動了一動，使得他坐在籐椅上更舒適些，然後答道：「當然歡迎，我也有好幾個月不看見那位強毅的警佐了。」他側過臉兒叫古利：「你去把蘇格蘭威士忌酒和蘇打水拿來，赫史警佐就要來了。」停了一頓，又向麥根說：「也許今天熱得使警佐發昏，我希望他不要出什麼岔子。」

麥根聳一聳肩，嚴肅地搖搖頭，說道：「氣候的熱力不會傷害警佐的理智，我們不久就可瞭然了。」大約過了二十分鐘，警佐走上屋頂花園來，摸出一塊很大的手帕，揩抹額角的汗，一面和我們招呼，接着就在一張玻璃面的桌子旁邊一隻椅子上坐下來。凡士送過去一杯威士忌酒，他接過了，立即深深地喝了一口。

他道：「主任，我剛才從印華特來，那邊有一個人失蹤，很離奇的，裏面一定有些花巧，叫我感到非常棘手。」

麥根咕嚕着道：「難道有什麼特異處麼？」

赫史現出欣慙的神氣，答道：「毫無特異之處，但也就壞在這一點上。那邊的一切都合乎常態的，可是……」他遲疑地似乎難以形容而中止，拿起那隻杯子送到嘴邊。

凡士發出一種有趣的笑聲，向麥根說：「我看警佐有點神經過敏哩。」

赫史突的把酒杯放在桌子上，大聲說道：「密司脫凡士，你如果說我在那邊受了些什麼刺激，那倒是對的。」說時，他的下頷也突伸出來。

「那末，究竟是一件什麼案子呢？」

赫史看了凡士一眼，又尷尬地嘻了一嘻。「我把這案子告訴你後，你如果要譏笑我，那也隨你的便。」他轉過身子向着麥根。「主任，你聽清了，今晚十點三刻光景，有人打電話到刑事部裏，自稱李雷特，報告我印華特的施塔蒙老屋中發生了一件慘事，我如果認為重要，請我最好立即趕去——」

凡士插口道：「那地點倒是非常適宜於發生罪案的。那施塔蒙老屋也是紐約市最古的建築之一，到現在將近一百年，當然已落伍了；但那裏面包含着神話的驚人史蹟，充分地有發生離奇罪案的可能性。」赫史同情道：「一些不錯，我今天在那邊時，真有這樣的感覺。當我接電話的時候，自然要問那呂雷特發生了什麼慘事，和為什麼要我立刻就去。他說有一個名叫薩伏坦芒台格的，跳下那老屋範圍的游泳池裏，就不再出來了。——」

凡士突然問道：「那個游泳池，是不是恰巧就是人家所謂「龍池」的麼？」他把身子坐得直些，一面伸手去拿他心愛的滑琪紙烟。

赫史應道：「正是那個池。不過我在沒有到那邊去以前，却從來不曾聽得說有這個名字。那時我回答李雷特，聲明這件事不在我的職務範圍內。但他堅持着這事有到場察勘的必要，並要求我越快越好。他說話的聲音有點可怪，倒使我注意起來。他所操的英語很流利，毫無外國音攙雜在內，可是我總覺得他不是美國人。我又問他施塔蒙老屋內出了事，為什麼要他打電話報告？他說他是施塔蒙的老友，而這事却是他目擊的。他又說施塔蒙本人此刻不能打電話，所以由他代表了。除此以外，我再問不出別的什麼來。但從他的語氣裏推測，知道發生的事一定有些離奇。」

麥根慢慢地說道：「那你就因而趕了去的罷？」

「是的，我立刻叫了西里錫，克布，史納金三個人，一同乘了警署的公用車趕了去。」

「你發現些什麼呢？」

赫史現着悻悻的樣子。「也還是那人在電話中所已說過的，別的沒發現什麼。原來那邊有一種星期末的集會，在大家喝了不少的酒以後，有一個名叫薩伏坦芒台格的客人，忽提議到游泳池游泳去，大家都高興地同意了，走到外面的池邊，穿起游泳衣……」

凡士截住道：「警佐，對不起，請停一停。那個李雷特可也喝醉了沒有？」

赫史搖搖頭。「他沒有醉，在那一班人裏面，他是個最鎮靜的一個。但我總覺得那人有些奇怪，他見我到了那邊，似乎得到莫大的慰安。他引我到一旁，請我留心些觀察。我問他這話有什麼意思，他却又含糊起來，只說在過去，那個老屋裏發生過不少的奇怪事情，今天夜裏也許還要有什麼別的花樣。」

凡士微微頷首。「這話的合意我倒明白的，在那個區域裏，有着許多的奇怪而可怕的神話故事。當然那些故事都是無稽之談，却是從古代的印第安人和最初移殖的居留人流傳下來的。」

赫史不甚重視這些話，繼續道：「於是這班人都到了池邊，芒台格第一個走上彈簧跳板，做了一個花巧的姿勢，潛沒到水中，就此不再上來了。」

麥根道：「今晚下了幾個鐘頭的大雨，天色很黑，此刻也還有雲，別的人怎會知道他不再上來呢？」

「池邊有十多盞弧光燈，池面上光線很充足的。」

「好，你說下去，後來怎麼樣？」麥根有點不耐的樣子。

「後來那些人覺得有異，都潛沒到水中尋找，竟連影子也沒有。約摸尋找了十分鐘，大家都知道無望。」

了。那個李雷特便建議叫他們一起回屋中去，他預備打電話報告警署。接着就實行打電話到刑事部。」

麥根沉思了一下。「李雷特的舉動也很可怪，因為這事並不像是一件刑事案子。」

赫史同意道：「在外表看去，誠然不像是一件刑事案子。但李雷特的舉動固然可怪，我所發現的却還要更奇怪些。」

凡士噴出一串藍色的烟圈，緩緩地嘆息道：「紐約城的神祕區域果然是神祕的，你發現了些什麼奇怪事呢？」

赫史略略有些發窘。「我自己心裏所覺得奇怪的，實在不能逼真地形容出來。第一，那主人施塔蒙竟醉得不成模樣，此刻正請了一位鄰近的醫生給他催醒。施塔蒙的妹妹長得很好看，年紀約在二十五歲，那時她發作了一種神經性的病，每隔幾分鐘就要昏暈過去。其餘四五個賓客，都在設法找出推諉的理由，恨不得就能立刻離開那邊。至於那個李雷特，他那棕色的臉兒，長得像鷹一般，始終帶着陰森而狡猾的神氣，而又不時露出有把握的貓笑，在那邊走來走去，好像他心裏所知道的事，比他所說的更多。還有那個瘦長臉兒就像紙糊似的管家們中的一個，行動如鬼，走路時聽不出一些響聲……」

凡士打趣地點點頭。「多着呢，還有松樹上叮叮的風聲，夜鷗遠遠的慘啼聲，閣樓上格子窗的響動聲，門上的裂隙聲，叩門聲，一切都是非常詭祕，對不對？警佐，你的神經太興奮了，請你再喝一杯威士忌罷。」他雖帶着調笑的神氣，但他那半閉的眼睛裏，却分明顯得很注意，他的聲音裏也分明潛伏着緊張的意味，使我感解到他對於警佐的報告，心理上的嚴重也許正和他外貌所表示的相反。

我以爲警佐對於凡士這種談諧態度要感到不滿了，可是他並不，他只憂鬱似地搖搖頭。「密司脫凡

士，你認爲這而沒有什麼驚駭的事，固然不能說錯；但你也不會不承認，這事不大合乎常態。」

麥根的不耐煩已近乎憎厭，抗聲說道：「警佐，你儘管說奇怪，我却沒有這種感覺。你想，一個人潛身在游泳池裏，頭部不慎觸到池底，因而就溺死了，原是很平常的。而有人喝得大醉，又有一個年輕的女子由於有人溺斃引起她的神經性症，都不能算奇怪。賓客們在目睹這事後，大家都想脫去干係，早些離開。也屬於人情之常。那個李雷特，或許有點奇怪脾氣，性情張皇，喜歡搬弄是非，把一件平常的事，弄成這樣大驚小怪，也不是爲奇。你自己又向來厭惡管家的，看了那個管家，便覺得不順眼。其實這事並沒有軼出尋常的限度，沒有一點不可以拿常理去解釋的。而且這事根本不屬於刑事範圍，提議游泳的人就是芒台格自己，在這樣悶熱的天氣，提議游泳又並非不合理，因爲是他自己提議，所以第一個先跳進池，別人都是被動，後來他的失蹤，便不能認爲有兇謀意味的存在。」

赫史聳一聳肩，燒了一支長而黑的雪茄，固執而又期期地說道：「在過去一點鐘裏，我也曾這樣推想；不過在那施塔蒙老屋裏，總覺得這些推想不能切合。」

麥根凝視着赫史，好久纔道：「警佐，可是那屋子裏還有別的事，故使你感覺得不安呢？」

赫史不卽回答，顯然他的腦子裏正懷着某種意念，此刻躊躇着應否直說出來。既而他把身子坐直了些，從嘴上拿下了雪茄，含混地說道：「我討厭那些魚！」

麥根詫異道：「魚，什麼魚？」

赫史又躊躇起來，把眼睛看在那雪茄的尾端上。

凡士接口道：「麥根，你這個問句我能回答的。那魯孚施塔蒙是美國著名的養魚家之一，他從熱帶搜

羅了不少的魚，有許多奇異的種類，外間很罕見的。他的這個養魚嗜好，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他常常旅行到亞馬孫，巴拉圭，巴西，百慕大，印度等地，又曾往中國搜羅名種。在一年前，報紙上還滿載着他由來比利亞到剛果去的行程。」

赫史道：「是呀，那些魚都是奇形怪狀，有些竟像沒有長成的海中的怪魚，真惹厭的！」

凡士微笑道：「雖如此說，它們的形態和色彩却都非常美麗呢。」

赫史繼續說：「不但有那麼多的怪魚，施塔蒙還蓄養着蜚蜴和小鱷魚。」

「他也許還有鼈，蛙，和蛇呢。」

「正是的。」赫史越發顯得憎厭。「他當真蓄養了不少的蛇，在那淺潭裏蠕蠕的游着。」

凡士點點頭，眼望着麥根說道：「我也知道魯孚施塔蒙除了養魚以外，還有養爬蟲的乾池，這兩者本來有聯帶關係。」

麥根的眼光投射在赫史的臉上，端相了一回，纔冷冷地說道：「我想那失蹤的芒台格，或是故作狡獪，和賓客們開一下玩笑，他也許從池底潛行，泅到對岸，悄悄地出水而去。那對岸不是漆黑，別的人看不清楚麼？」

赫史答道：「對岸果然漆黑，弧光不能照射過水面；但這個假定，在事實上不能成立的。那時我也會這樣想過，這班人喝足了酒，說不定會有這種開玩笑的事，所以我特地到對岸去察勘，纔知道那游泳池的對岸，是一塊近乎一百尺高而差不多是巉直的石壁。我再走到池的東端，就是溪流入池的一端，那邊有一排濃水的鐵柵，不但容易爬上去，而且燈光照射得到，如果芒台格從那邊爬上，誰都可以看得清楚的。在池

的下流的一端，有一堆水泥壩，壩外的池底，突然低落二十尺光景，下面又都是大塊的亂石，我想不會有人爲了耍開玩笑，冒那麼大的險，越過壩去。至於那池的近正屋的一邊，就是彈簧跳板的所在，也有一堆堅實的堤壁，游泳的人本來可以從堤壁爬上來，可是爬的人又躲避不了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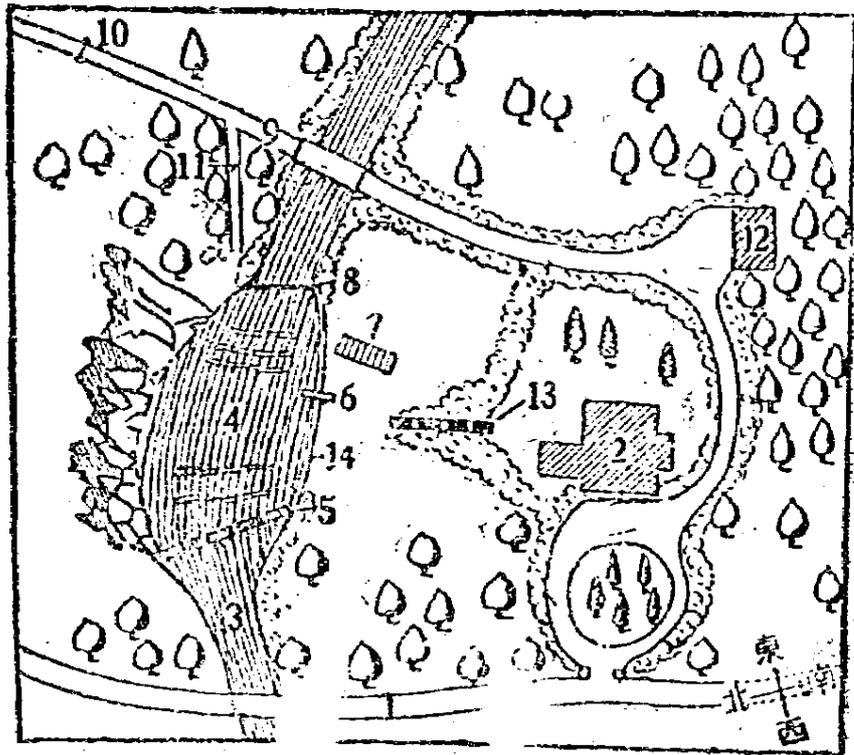
「照這樣說，芒台格要瞞着人離池出水，沒有別的不會給人看見的出路了？」

「出路倒也有一條的，但那人不曾利用。在池的東首和對岸石壁之間的在北角上。有一塊低地，大約十五尺寬闊，可通到施塔蒙產地的較低窪部份；而且那邊更黑黯，站在靠正屋這邊的人，絕對看不清楚。」

「我想這條出路可以解釋芒台格的失蹤罷？」

赫史鄭重地答道：「不能的。我到了池邊，就因爲我會這樣推想過，所以首先注意那塊低地。我叫西里錫和我一同爬過瀘水鐵柵，到那十五尺寬闊的低地一帶尋覓足印。今天晚上既下了幾個鐘頭的大雨，那

龍池草圖



- 1 包爾敦
 - 2 施塔
 - 3 蒙老屋
 - 4 溪流
 - 5 水池
 - 6 彈簧
 - 7 跳板
 - 8 更衣室
 - 9 水鐵柵
 - 10 東路
 - 11 低窪
 - 12 汽車
 - 13 池
 - 14 石級
- 邊短牆

邊的泥土全是潮濕的，倘然有人從那邊走過，自然會留下清楚的足印。可是那一帶竟完全光平，一些印跡都沒有。我又和西里錫走到離岸較遠的草地上察看，料想那人也許爬上了較低的石塊，從石塊上躍過那塊低地，所以低地上沒有留下足印。誰知察看的結果，草地上也是沒有足印的。」

「既是如此，那只好把池水抽乾，就可以發現屍體了。你可曾吩咐他們抽乾了沒有？」

「今夜來不及的了，在那邊要弄一隻船和幾個鈎子也不容易，總要費上幾個鐘頭，而且黑夜中也不便，等到明天早晨，第一步工作就要幹這個。」

麥根始終以為赫史大驚小怪，他作結束的語氣道：「好了，今夜你也沒有可幹的事。等到屍高發現以後，請警官檢驗一下，他也許驗出芒台格的頭顱破裂，由於意外致死，那末，這件事情便完畢了。」

他說了這話，好像這事也就此解決了。然而赫史的態度，却絕不受這話的影響，我以為警佐遇事這般固執，還是第一次看見的。

赫史提出他的請求道：「主任，你的料想也許對的，可是我還有別的見解。我趕到這裏，原是想請問你能不能到那邊去一趟，親自看看那邊的局勢？」

這話似乎已打動了麥根，他把疑問的眼光重新向赫史端相了一回，反問道：「你在這件事上曾做過些什麼事？」

赫史把身子牽動了一下。「我並沒有做什麼，實在也沒有時間讓我做什麼的。我只依照着尋常手續，把那屋子裏每一個人的姓名都記了下來，又向他們略問了幾句。主人施塔蒙，喝得異乎尋常的大醉，那醫士正在監護着他，我沒有和他談話。我到了那邊，把大部份時間都消費在池的四周，希望能找到些線索，結

果却一些沒有找到，只知道芒台格的失蹤，絕不是和人開玩笑。我回到屋子時，就打電話給你，並吩咐那些賓客們，在我再到那邊以前，不能擅自離開。我帶去的三個人，都在那邊看守着。接着我就趕到這裏來了。這便是我到那邊去的經過情形。我總覺得這回事不能忽視。」他說罷，眼望着麥根，顯出一種渴求同情的神氣。

麥根作考慮狀，又慎重地問道：「你是不是確信這裏面有什麼陰謀行爲呢？」

「我也說不到確信，只覺得這事很使我放不開。他們那一班人，關係非常複雜，似乎都在互相疑忌，有兩個人追逐一個女子，除了施塔蒙的妹妹以外，那些人對於芒台格的滅頂，分明都不甚關心，而且有幸災樂禍的表現。這一點，就使我非常疑心。便是那位密司施塔蒙，她的憂慮似乎也不在芒台格的安危，乃是出發於由芒台格滅頂所引起的其他問題上。總之，那邊的事情實在不妥，而我所感覺的，却又不能用言語解釋明白。」

麥根遲疑道：「我現在還不能明白你這種嚴重態度的正確理由，我的意思，正不妨等到明天，看那邊有沒有新的嚴重發展。」

赫史不得已說了一句「也好。」他自己斟了一杯酒，又重新燒着了雪茄。他這種態度，分明不顧到麥根有叫他離去的暗示，心裏大概很煩躁。

凡士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把身子仰靠着椅背，靜靜地傾聽着，一壁喝着香檳和吸着煙。他的態度看似不起勁，但據我觀察，他的精神却很緊張，因為我見他的手，不時在嘴邊撫摸，顯得他對於兩人的談話是句句注意的。到了這時候，他把紙烟的火熄滅，懶懶洋洋的立起身來。

他向麥根說：「老友，我的意思正不妨陪警佐到那神祕區域去走一趟，我想這不會壞什麼事的。況且今夜叫人悶得難受，正好藉此找些精神上的刺激資料。我們到了那邊，也許會和警佐一樣的感覺到不安的犯罪空氣呢。」

這一點頗出麥根的意外，他詫異地看着凡士，問道：「你爲了什麼要到那邊去？」

凡士伸了個懶腰，答道：「是爲着一件事呢，你知道我對於施塔蒙所搜羅的怪魚是很有興味的，我想去欣賞一下。從前我也曾養過魚，因爲缺乏適宜的地點，纔專心養了幾種彩色的暹羅鬥魚。」

麥根靜靜地向凡士端視了一會，他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凡士的接受警佐要求，定有更深的用意，所謂到那邊去看魚，自然是表面文章。他也知道這時要凡士說明真正用意，也是徒費唇舌的，所以他並不回答。又隔了一會，他纔站起身來，看着他的表，厭倦地說道：「現在半夜已過，正是欣賞名魚的適當時間，我們乘警佐的車子去呢？還是乘你的車子？」

「自然乘我的車子，我們跟了警佐去。」凡士說罷，就命古利去拿他的帽子和手杖。我們四個人便一齊走下了屋頂花園。

二 女子的指控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零時半）——

赫史警佐一個人駕着警署的公用小汽車，在前面引導着，麥根、凡士和我，坐着凡士的新式汽車，跟在後面，向百老匯路進行。不久就到了狄克梅路，再向西轉灣，便駛進了那巉峭而曲折的包德敦路了。車子駛

到這條路最高點，又轉進一條寬闊的私人車道，在入口處，植立着兩根高而方形的石柱，再繞着一大叢長綠樹，直達小山的頂端，那建築了將近一世紀的施塔蒙老屋，就位置在這個區域裏。

一眼望去，有無數柏樹橡樹和其他修剪整齊的樹木，那施塔蒙老屋便深藏在裏面，還連着許多草圃和石塊的花園。從這地點向北看，禮拜堂的鐘樓正在空中寫出它的黑影，並射出鬼火般的燈光。南面的林莽間，也透出些城市的燈火，織成異樣的夜景。東邊就是施塔蒙老屋的所在地。那老屋的兩旁，湧現着幾所百老匯路的高廈，像老魅般的矗立在那裏。西面是一條黑遼河，陰黯的水面，不時射出來往船隻上的燈光。在這裏，我們雖然仍可以看見紐約的繁忙生活的痕迹，但已覺得有一種寂寞和神祕的意味向我襲來，開始感到這一神祕區域是和塵世隔絕的地帶，而暫時漸滅了塵世的忙碌印象。

汽車開進了車道盡端的停車處，那邊已有一輛舊式的福特車，停在正屋面前寬闊而有欄杆的石級五十碼遠的地點。赫史先跳下來，指着那輛汽車，向我們說道：「這就是醫士的汽車，汽車間却在屋子東面的低路上。」

他引導我們上了石級，走到那包了銅的大門口站住。那門上有一盞暗淡的紅燈，我看見警署探員史納金正立在門內一個狹隘的小間裏。

史納金很恭敬的向麥根行了一個禮。又向赫史說道：「警佐，我很快樂，你來了。」

凡士隨口問道：「史納金，你不歡喜這個地方罷？」

「正是，我在這裏真有些受不住。」史納金答着，開始向裏面正門走去。

赫史問道：「可會有別的事發生麼？」

「沒有，只有那施塔蒙已醒轉來了，此刻正忙着查究這件事。」
史納金在門上叩了三下，便有個穿着管家制服的人開門出來。

那人把疑問的眼光看着我們，溫和地向赫史道：「警官，你當真要查問這件事麼？」他勉強地開好門，讓我們進去，又道：「警官，你總知道那密司脫施塔蒙——」

赫史莊嚴地阻止說：「我是這件事的指揮者，你不必問什麼，你只有聽我的命令。」

那管家柔順地鞠了一躬，給我們把門關好，又問道：「警官，你有什麼命令？」

赫史魯莽地大聲道：「你給我站在前門口，不許任何人跑進來。」

他回頭看見了史納金跟在後面，問道：「施塔蒙的一班人現在那裏？他們又在幹些什麼？」

那探員伸出手來，指着廣方的甬道盡頭的一扇掛着繡帘的門：「施塔蒙就在那間圖書室裏，他的醫士也在着。其餘的人，我已依照你的命令叫他們各回各的臥室去。布克坐在後門口的石級上。西里錫在游泳池那邊看守。」

赫史道：「好的。」他又回過身來，向着麥根：「主任，你打算怎樣進行？要不要先向這班人問話？還是要我先領你去看這區域的位置，和游泳池的建築情形？」

麥根躊躇未應。凡士便道：「麥根，我想我們應先做一些查詢工作，他們在游泳以前幹着些什麼，我們先要弄明白，並且我也很喜歡見見這班人，因為我們如能查明了失踪人的社交背景，我們的觀點也許就會不同。那察勘游泳池的工作，此刻倒不必急急的。」

「步驟的先後沒有什麼關係，我可以聽隨尊便，只要快些查明我們到底為什麼事到這個地方來，那

我就愉快之至了。」麥根的態度，分明對這事仍不感絲毫興趣。

凡士的目光在四周環視了一遍，那甬道又寬又長，壁上裝着護壁板，掛着像人形大小的退色的油畫，室門上又都罩着帘幕，一切器具無不笨重而黝黯，滿籠着陰沉沉的氣象，四角像有黑影在蠕動，更有一股霉腐的氣味，越顯出這些東西古舊而不合時代。他調笑道：「警佐，在這樣的境地，無怪要引起你的恐怖，如今像這樣古舊的屋子，已存留不多了。我正想着，你把我引到這裏來，也許會感激你呢。」

麥根不耐道：「警佐，我們到客室裏去罷，客室在什麼地方呀？」

赫史指着右面的一個有帘幕的穹形門，答道：「在那裏。」

我們正要依着警佐的指引走進去，忽然聽得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從樓梯上走下來，接着就送來了一種從黑影中和我們說話的聲音。

「諸位先生，我可能給你們效一些力麼？」

等到他走入了那盞古式玻璃燈的光圈裏，我纔看清了他那詭祕的面貌。身材雖然瘦細，却有六呎多高，似乎很有氣力。他有一個狹長的羅馬人的鼻子，一雙敏銳的黑眼，顴骨高突，但顴以下却有兩個深窩，兩片薄薄的嘴唇，圍起來成一條直縫，下頷頗闊大，頭髮是從顴角向後梳，在黝暗的燈光下，看去似乎很黑的。他的皮膚也黝暗得發黑，衣服的式樣和剪裁都算精美，然而他穿得很隨意，在裝飾上他大概不甚考究。

他走到我們面前站住，自己通報道：「我姓李雷特，是密司脫施塔蒙的老友，今晚到這裏來做客人的，却碰着了一件極不幸的意外事情。」

凡士仔細地向那人端視了一回，有意地問道：「密司脫李雷特，你可是就住在印華特？」

那人微微點了點頭，答道：「我住在歌洛克小屋裏，位置在對面士維爾的小山脚下，那邊就是古印第安人的鄉村。」

「可是靠近印第安石洞麼？」

「是的，就在現今叫做『殼床』地帶的那面。」

「你認識密司脫施塔蒙，想必很久了。」

「已經十五年。」他略一躊躇。「我會陪他到熱帶旅行過幾次，在那邊搜集魚種。」

凡士又把目光投射在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嚴冷的聲音說道：「你大概也會陪着密司脫施塔蒙到卡

斯濱去搜掘遺藏，在那件浪漫性的冒險勾當裏，我好像記得你的姓名也牽涉在內呢。」

李雷特的面色不變，承認道：「是的。」

凡士轉過身來，說道：「這真是很好的，在眼前這件事上，你確是可以給我們助力的人，我們到客室裏去談談罷。」

那人立即拉起門上的厚幕，同時那個管家忙走過來開亮了電燈。

我們走進客室，那地板上舖着一條很厚的愛浦生毯子，四壁排列着沉重而精美的魯意司式傢具，但已陳舊而退色，上面的承塵至少有二尺高，裏面也有一股陳腐的霉臭，顯然這客室廢而不用已久。

凡士向四周看了一眼，不禁打了個寒噤，自語道：「這地方明明不大人進來呀。」

李雷特應道：「是呀，這客室不常用的。自從卡休施塔蒙逝世後，一家人便都住到後面幾間不正式的屋中去，只有圖書室和動物室最熱鬧。那動物室却是施塔蒙在十年前添造的，他的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

那裏。」

凡士道：「那，自然都是消磨在魚身上罷。」

李雷特答道：「是的，那些魚真是有趣的玩物呢。」

凡士點頭表示同情，坐下來燃了一支蕾琪紙烟，開始說到正題道：「密司脫李雷特，你既好意給我們助力，那末，現在就請你把今夜這屋裏的情形，和慘劇發生以前所經過的一切告訴我們。我聽警佐說，你在電話中堅持着要請他到這裏來偵查，是不是？」

李雷特異常鎮靜，絕無不安的表示。他道：「對的，那小芒台格跳進游泳池而不再浮上來的事，在我覺得奇怪。因為他是個優越的游泳家，而且是各項運動的名手，加上他對於這池的建築情形，差不多每一方尺都是熟悉的，他怎會在池底上誤撞他的頭。池的對面有一個斜壁，那邊固然較淺，可是在靠近正屋有跳板的這一面，至少有二十五尺的深度。」

凡士懸揣道：「我想他也許突然抽筋，或是在潛沒時忽受震動，這一類的意外，你總也知道常會發生的。」他說時，又把眼光有意無意地注視那李雷特。「我此刻很想知道你打電話到刑事部，叫人來偵查這件事，究竟是什麼用意？」

李雷特答道：「我不過為審慎起見。」

凡士截住道：「不錯。但在這種情勢下，你爲了什麼覺得有審慎的必要呢？」

李雷特嘴邊透出一絲微笑。「施塔蒙一家的情形，可算是畢乎常態的，你大約也知道施塔蒙一姓，有好幾代是同血統結合。已故的卡休施塔蒙和他的妻子是嫡親表兄妹；他們的祖父母，也是血統聯姻；所以

他們的家屬，差不多都有麻痺症。而且上兩代施塔蒙，在性格上都是很躁妄的，因而這個古屋裏常有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破壞了正軌的家族系統，體格和智力上都缺乏鞏固和平衡。」

凡士對那人更加嚴密注意了。他反詰道：「照你所說的情形，也只是遺傳學上的問題，對於眼前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李雷特緩緩說道：「芒台格已經和施塔蒙的妹妹卡尼斯訂婚了。」

「你可是推想施塔蒙反對這個婚約麼？」

李雷特從袋裏掏出他的烟斗。「我倒不會推想到此。即使施塔蒙反對這個婚約，他也沒有對我說起過。他輕易不發表他的思想和情感，可是他的性格中却蘊有異常的潛力，也許他是不喜芒台格的。」他說着，一壁在他的烟斗裏裝上烟。

「我想你所以堅持着刑事部派員來偵查，莫非就根據着施塔蒙一姓在曼兌耳（遺傳學家）的血統律上有違反處罷？」

李雷特又現出微笑。「不盡如此，但這一點却也是引起我懷疑的好奇心的原因之一。」

「別的原因是什麼呢？」

「過去的二十四小時中，這裏的人都喝了大量的酒。」

「酒精確可以使人放縱，不過眼前我們對於學理的探討不妨攔一攔的。」

李雷特走到中央的一張桌子旁邊，把身子倚靠在桌上。一會，他纔說道：「還有一點，我看今晚這一集會裏，賓客們大都是些懷着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

凡士側轉了臉兒，說道：「你的這句話纔有些意思，現在請你把這些人的情況簡單地告訴我們。」

李雷特答道：「人數並不多，除了施塔蒙和他的妹妹卡尼斯以外，一個有名的股票經濟人，叫做埃洛克格立甫，顯然他的目的是在覬覦施塔蒙的產業。又一個少年叫做卡文達敦，生性揮霍，名譽惡劣，可算得一個無賴。據我所知，他的生活源流，祇靠着向朋友壓榨，他竟也想入非非的追逐過卡尼斯。」

「那末，格立甫對於密司施塔蒙可也懷着什麼企圖呢？」

「這却不知道。他是這裏的經濟顧問，我知道施塔蒙因着他的建議所投的資，數目頗大。但他是否想娶卡尼斯而獲得施塔蒙的財產，却還是一個疑問。」

「謝謝你的幫助，現在請你再把其餘的人告訴我們。」

「其餘就是女人了。有一個密昔司美克苔，人家叫她蒂乃，是個寡婦。她多言而活潑，見識廣博，富於智謀，但未免放縱太過。她的往史沒有人知道。她對於施塔蒙是很注目的，常和他糾纏不清。有一天，達孜喝醉了酒，曾和我說過一句心腹話，那失踪的芒台格，曾和這個寡婦同居過一個時期。」

凡士把舌頭做出搭的一聲，表示他的譏諷的不滿。「我略略有點明白這局勢了，真是很動人的。其餘可還有別的人牽涉在這件社交糾紛事情裏面呢？」

「還有一個密司史蒂兒，她的閨名叫羅露，性格是極端的，歡喜穿了炫目的衣服，參加各種活動。她的年齡却不易確定。她又會繪圖，會唱歌，而且會宣傳自己的藝術。我相信她會上過舞台。這幾個就是今晚集會裏的角色。此外便是我和芒台格。據施塔蒙告訴我，他還邀了一位女客，但在最後數分鐘裏，她忽然寫信來道歉辭謝了。」

凡士顯出注意的神氣。「密司脫施塔蒙可會說起這一位臨時不踐約的女客的姓名？」

「沒有說起，等到醫生使他醒了後，你可以問他。」

「那末，芒台格又怎樣呢？我們知道了他的性情和往史，也許可以獲得一種啓示的。」

李雷特不即回答，他拍去了烟斗中的灰燼，重新裝滿了煙，燒着了火，這纔帶一點勉強的神氣說：「芒台格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他曾在好萊塢拍過幾個影片，但不甚著名。他常住在一家時髦而高價的大旅館裏，生活很闊綽。他逢會必到，又可算是東部夜總會裏的常川顧客。」他頓了一頓，用手指把他煙斗中的煙塞緊了些，作一個補充的聲明道：「我對於這個人不怎樣熟悉。」

凡士把眼光看在他的紙煙上。「照你這一番話，我已瞭解這個人的大概。不過我覺得你所說的那些人，似乎都沒有特異之處，即使他們懷了什麼目的，也不見得有發生兇謀的動機。」

李雷特承認道：「你的話不錯。但在我的感覺裏，這些人好像都有排除芒台格的潛意識。」

凡士撇一撇眉，問道：「當真麼？」

「我想是的。現在先說施塔蒙本人，他非常歡喜他的妹妹卞尼斯也許劇烈地反對芒台格和卞尼斯訂婚，他知道這一結合將來不會有好結果。達敦原是個無賴，芒台格奪去了卞尼斯的愛情，他當然銜恨，幹得出謀殺勾當。格立甫向來是個一切不顧的人，芒台格娶了卞尼斯，加入了施塔蒙的家屬，自然要擔心着破壞他的控制施塔蒙家財的希望，並且他自己也許就想和卞尼斯結婚。密昔司美、克苔和芒台格之間，有着某種關係，自達敦洩露了他倆的祕史後，我隨時觀察，也看得很清楚。她也許恨他愛上了另一個女子，而她的個性又是不願給人拋棄而默然忍受的。如果她有嫁給施塔蒙的企圖，那末，她又要防着芒台格把同

居的秘史告訴施塔蒙，使她的企圖不能實現。」

「還有那個極端性格的密司史蒂兒，她對於芒台格怎樣呢？」

李雷特遲疑了一下，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經過了一度考慮纔道：「老實說，我對於這個女子可算是最少信任心了。他和芒台格曾有某種衝突，常說他的壞話，有時還公然嘲笑他，她從來不肯給他相當的禮貌。今晚芒台格提議游泳時，她和他一起走到更衣室，不知說了些什麼，但我有一種確切的印象，他一定爲了某種事責罵他。後來我們都穿好了游泳衣出去，芒台格準備跳下去的時候，她又走到芒台格身邊，眼睛斜睨着說話，她的聲音很高，竟說：「我希望你不再出來。」那知芒台格入池以後，真個不再出來了，我纔回憶起她的這句話來，覺得很奇怪。」

凡士低了頭深思，喃喃地說道：「當然的，你指示的這一切可能性，我已能瞭解，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集會啊。」他忽然抬起眼光：「密司脫李雷特，你自己對於芒台格的死，可曾也碰巧地注意呢？」

李雷特直率地答道：「我自己也許比旁人更關切些。老實說，我是十分憎厭他的，我覺得他和卡尼斯結婚，簡直是一種侮辱。我不單是對卡尼斯這樣說過，並且在施塔蒙面前也同樣表示過的。」

凡士進一步問道：「你對於他們訂婚的事，爲什麼會如此關心？」

李雷特把靠在桌邊的身子立得直些，緩緩從嘴邊拿下了煙斗，用一種慎審的態度答道：「卡尼斯是一個優秀異常的女子，我從小就認識她。在過去數年中，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我十分崇敬她。她和芒台格訂婚，我總覺得芒台格配不上。」他停了一停，似乎還有話繼續說下去，却就這樣中止了。

凡士點點頭。他本來很注意李雷特的，此刻却仰視承塵，輕輕地說道：「密司脫李雷特，你的態度非常

光明，我以為你也有相當的動機，要排除這個不自知進退的芒台格。——」

剛說了這話，忽然有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從樓梯上走下來，接着客室的帘幕就被拉開。我們都不約而同的轉身向着室門看，早已有一個欣長而裝飾美麗的女子，倉皇地闖了進來。她的年齡約在三十五歲，臉色倉白，而嘴唇却是紅紅的。她穿着一件黑色軟綢的長袍，好似獨幅裁成而裹在她的身上。她的黑色頭髮，從中間分開，光滑地梳向後面，在耳朵後面挽成一個結。她身上最炫目的色彩，就是所戴的翡翠飾品，耳上有一副翡翠的長耳環，一條翡翠的項圈，又有一副翡翠手鐲，和幾隻翡翠戒指，還有一枚雕刻的翡翠大扣針。

那女子走進客室後，眼光注視着李雷特，接着就走到他的近邊，顯出一副猛虎撲人的氣勢。她又向我們幾個人瞟了一眼，但隨即就把視線重新集注在李雷特的臉上。李雷特却仍鎮靜地站着，也向她凝視。她舉起手來指着他，發出尖銳刺耳的聲浪說道：「就是這個人！」

凡士靜靜地立起身來，取出他的獨眼戴好，端相着她。「謝謝你，我們已經非正式的和密司脫李雷特會談過。但我們還不會請教。——」

她突然截住道：「我的名字叫羅蒂，史蒂兒。這個人所說關於我的事，我都聽得了，完全是虛偽的，他只圖掩護自己，把嫌疑拋在別人身。」

史蒂兒越發怒了，她把火燄般的眼光從凡士的臉上回到李雷特身上，又戟指着李雷特。「他自己愛着卡尼斯施塔蒙，他見了芒台格和卡尼斯訂婚，便蓄下兇謀，他曾恐嚇芒台格，叫他離開卡尼斯，否則便要殺死他，這是芒台格親自告訴我的。自從昨天我到了此地以後，我就有一種惴惴不安的感覺。」——她把

雙手表演似的按住胸口——「也許有可怕的事情發生，這個人要實施他的恐嚇。」她做出一種慘怖的表情，把兩手的手指交叉着扶住額角。「現在他果然實施了，他就是對於芒台格的死應當負責的人，他就是設計和完成這兇案的人，他是多麼陰險和狡詐呀！」

凡士冷冷地問道：「密司史蒂兒，他是怎樣設計和完成這件兇案的呢？」

那女子轉過頭來，輕蔑地看着凡士，侃侃地說道：「偵查罪案不是我的事。你不是警務人員麼？他就是打電話請你們來偵查的。你想他狡詐不狡詐，他以為芒台格的屍體發現後，如有疑點，你們必因了他是首先打電話報告的人，把他從嫌疑人裏面剔除出來。」

凡士點了點頭，仍然冷冷地說道：「這真是有趣的，你可是正式指控他預謀殺死芒台格麼？」

她展開了兩臂，表示一種鄭重的姿態，大聲道：「是的，我雖不知道他怎樣實施他的預謀，但我確信芒台格是死在他手裏。他有奇怪不可思議的魔術，你也知道他是印第安人罷？他只要在樹皮上觀察一下，便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從樹下走過。他在這印華特區裏，能從墜折的樹枝和踐踏的落葉上，追尋人們的踪跡。他會從一塊石頭的青苔上，知道那石頭被移動了多少時候，和在什麼時候被人踐踏過。他還能嗅了一件衣服或一頂帽子，知道那衣服或帽子屬於誰的。他並且瞭解奇異的天象，嗅了風的氣味，就知道什麼時候會下雨。他能幹一切白人所茫然不知的事。他知道這裏所有小山上的秘密，因為他的同族住在那些小山上，已不知多少年代了。他是個印第安人呀！他是個陰險而狡詐的印第安人。」她的這一番話，說得響亮而緊張，非常動聽，她顯然是個富有舞台經驗的女子。

凡士和悅地說道：「密司史蒂兒，你所說關於密司脫李雷特的種種特性，並不怎樣可異，不過和平常

人比較起來，略有些不同罷了。他的鑒別樹木的知識，和他的靈敏的嗅覺，都不能採用爲控訴他犯罪的根據。照你這樣說，那成千成萬有這種技能的童子軍，豈非都有被控訴犯罪的危險麼？」

那女子眼中的怒火又一度爆發，兩片嘴唇緊緊地圍着，成了一條線縫。但過了一會，她又作戲劇式的表演，伸出了兩臂，把手心向上，算是放棄了她。苦笑了一陣，強抑着說道：「你們願做個傻子，那也隨你的便。不過你們總有一天會來對我說，我的見解是多麼準確。」

凡士微笑道：「假使有這一天，那更是有趣的。目前我們只好不客氣地請你回到臥室裏去，如果我們有事求教，再請你出來。因爲我們此刻還有幾件小事要料理哩。」

她一言不發，翩然轉過身子，傲慢地走出客室去了。

三 水面異聲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一刻）——

在那女子厲聲指控的時候，李雷特始終沒有開口，他的態度也始終沒有變，仍然安閒地站在那裏吸烟，只把一種冷漠而凝重的眼光注視着她。直到她離去客室以後，方始聳一聳肩，冷冷地向凡士一笑，沉聲說道：「你此刻對於我打電話到刑事部，堅請警務人員到來偵查，大概再不會感到詫異了。」

凡士向他看了一眼，反詰道：「難道你早料到芒台格失蹤，會有人指控你麼？」

「那倒也不完全如此。我當時就感覺到這回事發生後，一定有各種方式的流言和謠傳，因而我以爲最好有一個澈底的解決，使負責的警務人員能有最早的機會，查明這一回事，而確定誰的罪責。但我可不

曾預料到有剛纔的一幕。我似乎用不着聲明，剛纔羅密蒂兒所說的一切，完全出於偽造。不過她也說了一句真話——其實一半是真的，我的母親確是一個阿爾根印第安人，她是個高貴的婦人，在幼年時代就離了家屬，後來在南方的修道院裏服務；我的父親是一個建築工程師，出生於紐約第一個舊家，比我母親大了好幾歲，現在都已故世了。」

「你是生在這個地方的麼？」

「我就是生在印華特古印第安村的歌洛克小屋中，現在這個小屋已經坍塌了。我住在這裏，就因為愛這個地方，這裏還有我不不少的幼年同伴；我在往歐洲求學以前，這裏還有很多的來往朋友。」

凡士淡淡地說道：「當我一看見你，就疑心你有印第安人的血統。」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密司脫李雷特，請你再告訴我們，在失蹤的事發生以前，這裏有過什麼事？我聽說你會說過，游泳的事是芒台格自己提議的，是不是？」

李雷特緩緩地走到靠近桌子的一張直背椅子前坐下來，答道：「的確是他自己提議的。我們在七點半鐘光景進晚餐，施塔蒙拿出好幾瓶烈性的酒來；大家喝過咖啡後，又喝白蘭地和紅葡萄酒，我們每一個人真是喝得太多了。那時候下着大雨，不能到戶外去。後來我們走進圖書室，又痛飲了一回蘇格蘭威士忌酒，達敦便去彈鋼琴，密司史蒂兒獨喝。可是這玩意兒鬧得沒有多久，酒力都已廢作，大家都顯得煩躁不安。」

凡士問道：「施塔蒙本人呢？」

「施塔蒙更是爛醉，他近年來本來戒酒，自己能控制酒量，我難得看見他像今夜喝得那麼多，他完全

喝的威士忌酒。當他喝了半瓶後，我就覺得不能再喝，勸阻他不要儘喝下去，可是他已不認識人而醉倒了。他的妹妹卡尼斯會想法把他弄醒，竟不能如願。」

「你們想必就在那時候準備去游泳的？」

「我現在已說不出準確的時候來，大約在十點鐘敲過不久，大雨已停，芒台格和卡尼斯走到外面露台上，一會兒就回進來。他說雨已停了，向大家發起游泳，這裏幾個人沒一個不贊成。爛醉的施塔蒙自然除外，他在那時候絕對不能到什麼地方去和幹一件什麼事；卡尼斯和芒台格以為入水或能使酒醉的人速醒，勸他也加入游泳，他却咆哮不能理喻，反而叫特里南再拿一瓶威士忌酒……」

「特里南？」

「這是管家的名字。那時施塔蒙既然如此，我便向其餘的人說，讓他留着。於是我們一齊到了更衣室。那游泳池就在這屋子的後邊，我先到後面甬道裏扳開了電燈機鈕，後面石級上的電燈和池邊的弧光燈立即通明。芒台格第一個穿好了遊泳衣走出來，一兩分鐘後，其餘的人也陸續穿好。接着就發生了奇怪的失蹤事件。」

凡士把身子側向壁爐前，彈去了紙烟的灰。一壁說道：「密司脫李雷特，請停一停，那芒台格可是第一個入水的？」

「他正是第一個先跳下池。當其餘的人從更衣室走出去時，他正在跳板上等候着表現姿勢，他似乎喜歡自炫他的體格，並且有賣弄的習慣，我每次總是看見他第一個搶先走上跳板和跳下池，使得別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以後的情形怎樣呢？」

「他時候做了個天鵝潛水式，姿勢實在優美，而且準確。我們自然要等他浮出水面再跳下去，可是我們等了好久——其實也不過一分鐘光景，或者還不到，但當時已覺得很久了。接着聽得密昔司美克苦銳呼了一聲，我們不約而同的奔到池邊，都把眼光向水面的各處視察。我們感覺到這裏已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一個人潛沒水中，不能自動地潛伏如此之久的。密司施塔蒙拉住我的手臂，但我將他掙開，奔到跳板盡端，在芒台格潛沒的部分跳了下去。」他停了一停，咬一下嘴唇，繼續說：「我直洩至池底，竭力向四周尋覓，再升到水面上吸了口空氣，又回下水去，終於尋不着，重回上水面來。當我在水底時，覺得身旁有一個人，我以為是芒台格了。誰知却是達敦，他也跟着我跳下水去尋找芒台格的。格竟甫的泅術最拙劣，但他也在水底助我們尋找。我們共費了二十分鐘光景，都失望地放棄了。」

凡士略一皺眉，問道：「在這樣情勢下，你是什麼感想，心裏可疑着什麼？」

李雷特闔了嘴唇冥想着，似在追憶當時的情感。好一會，纔緩緩地答道：「當時我只覺得驚駭異常，說不出是怎樣的感想。不過我的副子裏像是潛伏着什麼，我的本能迫着我打電話到警署去，總之，這回事太突兀了！」他仰起了頭，目光看到上面的承塵，仍似乎在追憶。「也許因着我的記憶裏有不少的關係龍池的故事，所以使得我那樣驚駭，我在幼年時候，我的母親曾告訴我不少的奇怪故事——」

凡士接口道：「那池子原是富於神話的。現在我願知道你勇敢地到水中搜尋芒台格以後，那些婦女們做些什麼和表示些什麼？」

「唔！婦女們。」李雷特的語聲似有點詫異，他又抬起目光來看着凡士。「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要

知道慘事發生以後那些婦女們有什麼動作。密司施塔蒙那時伏在池邊的牆頂上，兩手掩着臉，嗚咽地哭着，她分明警駭過度，漠視了別人，連我也沒有看見。密司史蒂兒站在她的旁邊，仰面向天，伸展着兩臂，似乎在悽慘地祈求着。

「她倒像是演習戲劇呢。還有密昔司美克苦怎麼樣？」

李雷特的眼光看在他的烟斗上。「她的態度更加特別。不過在芒台格下池後不再浮起時，縱聲銳呼的就是她。我從池中出來的當兒，她却站在池岸那邊的一盞弧光燈下面，態度很安閒，眼光向對岸看着，臉上露出一種嚴冷的微笑。我走到她身邊，告訴她說：『我們都尋不着。』她的眼光仍然看着對岸，態度不變，好似自言自語地說：『竟果然如此了。』」

凡士似不甚注意。但問道：「那末，你就在這時候到屋子裏打電話的罷？」

「是的，我何叫他們趕快穿衣回進屋子裏去。我在打過電話後，也回到更衣室，換去了游泳衣。」
凡士又問道：「誰去請了醫生來給施塔蒙診視酒病呢？」

「也是我請的。我第一次打電話時，沒有進圖書室，後我穿好了衣服，纔到圖書室去看看施塔蒙。我希望施塔蒙能夠已清醒些，可以把這回事告訴他。誰知他竟毫無知覺，我一看那小書桌旁茶几上的一瓶威士忌酒，已經成了個空瓶，再喚些也不醒。」他頓了一頓，皺着雙眉，似乎有些遲疑。「我雖然會看見他幾次喝醉了酒，但從沒有像今夜這樣爛醉如泥，完全在昏迷狀態中，他的模樣兒真使我吃驚，臉色死白，呼吸也幾乎斷絕。卡尼斯恰巧這時走進圖書室，她看見她，哥哥那樣直手直足地躺在長椅上，不禁驚呼起來：『我的天，他也死了！』說着，便昏暈過去。我在當時來不及扶住她，請密昔司美克苦照顧着。我自己再去打電話

橫赫列德醫士立刻來，他已做了多年的施塔蒙家庭醫士，住在附近的二〇七街，還幸他在家中，立即乘了汽來趕到這裏。」

這時我忽聽得屋子後部發生了一陣喧鬧聲，又有急促的步聲穿過甬道，走向客室來。接着便見那探員西里錫驚惶地張着嘴出現在門口。他簡略地和麥根打了個招呼，隨即伸出手指着自己的肩後，向赫史報告。

「警佐，我遵照你的吩咐，站在池邊跳板旁，吸着雪茄，忽然聽得對岸石壁頂上有一種滾動聲，接着池中就發生了很大的激水聲，好似有一噸重的磚塊從石壁的頂上瀉落到水中。我站在那裏等了一會，看看有沒有別的變端，便想着這事應該來報告你。」

赫史問道：「你可曾看見什麼？」

「沒有。石壁那邊很黑，完全看不出什麼，你會吩咐我不要踐踏那邊的一塊低地，所以我也沒有從那瀉水鐵柵爬過去細看。」

赫史回身向麥根解釋道：「我叫他不要踐踏那低地，就爲着明天我們還要到那邊去尋覓足印。」他重新側過頭去問西里錫：「你想那激水聲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西里錫答道：「我不會推想過，我是隨卽來報告我所遭遇的事。」

李雷特立起身來，走前一步，向赫史說道：「你如果怨我魯莽，我想我能供獻一個合理的解釋。那石壁頂上的大石有好幾塊鬆動了，我常擔心樣有一塊要墜落下來。就是今天早晨，我會和施塔蒙到那石壁頂上察看，用手試着推動那塊要墜的大石，它倒沒有被推落。晚上下了幾個鐘頭大雨，也許那地層陷落了些，

大石便墜下來了。」

凡士點頭道：「這個解釋不能說是不合理的。」

赫史似乎對於西里錫的報告有些着惱，悻悻地答道：「他這個解釋也許是對的。不過我現在要知道那塊石頭怎麼偏偏在今夜墜下來。」

凡士又道：「密司脫李雷特已經說過了，他和施塔蒙今晨曾試着推動過那塊石頭……唉！現在我們應該說昨晨了罷。他昨晨也許把它推得更鬆動了，經過這一場大雨後，石頭便墜了下來，這當然也解釋得通的。」

赫史嘿然無語，用力咬着雪茄。一會兒，他揮手叫西里錫退出，又吩咐道：「你仍舊回到池邊去，如再有什麼事情發出，趕緊來報告。」

西里錫帶着不滿的神氣退去了。

麥根始終煩躁地默坐着，他對於凡士向李雷特的問話，並不十分注意。等到西里錫退去以後，他忍不住立起來，問道：「凡士，你的這一番談話，究竟有什麼意思？我看這事也平凡得很，雖有幾個疑點，無非是神經作用，每一個人都是過度興奮着。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回家去，讓警佐按照例行手續處理就夠了。你想，芒台格既是自己發起游泳，他又當着衆人的眼睛第一個先跳下池，那末，他的可能的死，那裏說得上有兇謀意味存在其間。」

凡士聲辯道：「我的好麥根，你的見解太偏重法律的論理了。但這個世界是不受論理支配的。我甯可偏重情感，像那些傑作的詩，如果創作的詩人都是純粹的論理學家，他的詩怎麼會長留在世人的心靈中，

例如朗莫的奧迭雪篇，三解韻格的。

麥根越發不耐，惱怒地截住道：「照你的意思，現在你打算怎樣呢？」

凡士帶着挑戰的態度，微笑答道：「我打算請那位醫士來，問一問我們這位主人的現狀如何。」

麥根不服氣地說道：「施塔蒙對於這件事有什麼關係，他分明比較其餘的人都少干連的。」

赫史魯莽地說道：「讓我去找那醫士來。」他立即走出客室，進入幽暗的甬道。幾分鐘後，他便回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個有鬚的老人——醫士赫列德。

那人穿着一身黑色而臃腫的衣服，戴一條舊式的高領，比他的頸項寬了好幾號，走路蹣跚着非常難看。他的神氣却使人一見就發生信任心。凡士立起身來，和他打了個招呼，並簡略地把我們的來意解釋了一下，接着便談到正題。

凡士誠懇地說道：「密司脫李雷特方纔告訴我們密司脫施塔蒙的中酒狀況，不知道他此刻怎樣了？」

那醫士答道：「密司脫施塔蒙並沒有什麼特殊狀況。」他遲疑了一下。「密司脫李雷特既已告訴你們，那末，我現在談談他的病情，也不能算破壞職業道德。我剛到這裏的時候，他完全昏迷，脈搏滯緩，呼吸也極其微弱。我查明了他所喝威士忌酒的數量，當然首須肅清胃部，就和他服了一厘十分之一的嘔吐劑，經過肅清胃部的反應，纔能合乎常態的睡去。他所喝威士忌的數量，實在驚人，似這樣劇烈的酒精毒的病症，我生平難得遇見，直到此刻，他方始蘇醒過來。我正要打電話給他叫一個護士來，這位先生——他指警佐——向我說，你要和我談幾句。」

凡士承認道：「是的。但我們可能和密司脫施塔蒙談一談呢？」
那醫士答道：「他此刻剛剛恢復知覺，孱弱而容易乏力，最好請你等一等，俟我把他送他到樓上的床上後，再去會見他。」

凡士謝了一聲，又問道：「你想我們最好在什麼時候和他談話呢？能不能請你先向他通知一聲？」
赫列德同意道：「那當然可以的。」說罷，就蹣跚地向室門走去。

凡士移轉目光，向麥根說道：「在目前，我們可以先和密司脫施塔蒙略談幾句……」接着，便望一望赫史。「警佐，你能再去把那位密司脫施塔蒙找來麼？」

醫士剛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我想請你此刻不要去驚動密司脫施塔蒙，我到這裏時，她正在的高度神經性狀態中，便給她服了一劑溴化物，叫她回房去安睡。此刻她不能被究問到游泳池的事，到明天就可以完全恢復了。」

凡士答道：「明天會見她也無妨的，那末就是明天罷。」
赫列德這纔走上甬道。接着就聽得他撥動電話號碼的聲音。

四 可怕的駭呼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一時三刻）——

室中暫時靜寂了一下。麥根把煩懣的眼光看着凡士，帶着挑撥的語氣說道：「現在你已滿意了罷？此刻該能提議回家去了。」

凡士靜靜地摸出他的蕾琪紙烟，一壁燒着，一壁調笑似的答道：「我如果不見見那位密昔司美克若，就離開這裏，那我真不能寬恕我自己。老友，你難道不喜歡見見那位寡婦麼？」

麥根嗤之以鼻，但仍抑制着自己的煩懣，仰靠椅背，把厭惡的眼光看着他。

凡士向赫史說：「警佐，請你把管家叫進來。」

赫史恰和麥根相反，很起勁地走出去，帶了那管家進來。那人的年紀在五十以上，身材短而肥，有一個整潔的圓臉，鼻子扁而帶些凹形，眼睛很小，嘴角向下垂着，成一種弓背形。頭上戴着淡黃色假髮套，大小既不相稱，却又掩不了他的禿頂。他的制服褶皺着，裏面的襯衫也不清潔。但他頗有一種自大的傲氣。

凡士說道：「你的名字叫特里南罷？」

那管家恭敬地答道：「正是。」

凡士把目光投射在那人的臉上，顯得十分注意。「特里南，今天晚上所發生的事，似乎有很大的疑點，所以地方律師和我都特地趕到這裏來。」

那管家有意矜持着，同情地說：「是的。假使你允准我說一句話，那我敢說你到這裏來，確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件神祕事實的幕後有着什麼，誰都不能說的啊。」

凡士掀一掀眉，究問道：「你對於今晚這件事，也認為有些神祕麼？那末，你可能告訴我些什麼呢？」

特里南更顯出高傲的神氣。「謝謝你！承你看得起問我。但請你寬恕我，我可不能建議什麼。」

凡士變更了主旨，說道：「赫列德醫士剛纔告訴我，他今天得到緊急的召請，給密司脫施塔蒙珍視酒病；又據密司脫李雷特說，他們在走向游泳池去的時候，密司脫施塔蒙又叫你拿進一瓶威士忌酒。」

「是的，我會遵照密司脫施塔蒙的吩咐，給他拿進一瓶他喜歡的蘇格蘭威士忌酒。不過我也會冒昧地向他進言，日間他已喝得太多了，但他幾乎要斥罵我，我只能自己向自己說『人們每每自戕自的！』你總能諒解，在我的地位，不能不服從主人的命令。」

凡士應道：「當然，我們不能把密司脫施塔蒙的喝醉了酒叫你負責的。」

特里南的嘴角透出一絲微笑。「謝謝你！但我敢說密司脫施塔蒙在過去數星期裏，似乎有什麼不快樂的事在心頭，因而在上星期四連魚都忘掉餵。」

「唔，那或者有什麼嚴重的刺激使他心神不安罷。特里南，上星期四你可注意到那些魚的餓饑呢？」

「我自然注意的，而且我也很喜歡魚，我不是自誇，對於養魚也略有些經驗，在那幾種稀有的魚上，我有時不能贊成主人的飼養方法，暗中把養魚的水作化學測驗，就是要使水成酸性和鹼性。我曾自動地在巨目魚的水缸中加些鹼性，後來那成績果然較從前好得多。」

凡士稱贊道：「你的確有經驗，我也贊成把巨目魚養在有鹼性的水裏的，不過此刻我們應得把養魚的問題攔一攔，你可去對密昔司美克苔說，我們願意在這間客室裏和她會見。」

特里南鞠了一躬退去。不一會，他已領了一個短肥的婦人走進來。她的年紀約有四十，但從她的衣飾上看，她顯然在竭力地想予人以青年的印象；可惜衣飾雖然入時，終於掩不住她的老態。

凡士給她拖了一張椅子，請她坐下來，然後用簡語說明我們的地位和來意。她的態度很鎮靜，聽了凡士的話，毫無驚異之色。凡士說：「像這樣一件奇怪的事，在場的人都懷着某種疑團，我們進行偵查，當然是有意義的。真的，我覺得有好幾個人對於芒台格的失蹤，都抱着很大的疑團呢。」

密昔司美克苦安靜地坐着，沒有立即回答，她祇冷淡地一笑。

凡士向她諦視了一回，問道：「密昔司美克苦，你的心裡可也抱着何種疑團麼？」

那婦人發出一種嚴冷的聲浪，反詰道：「你的語意我不十分明白，不知道你是說的什麼性質的疑團。芒台格無疑地是死了，如果是別人在水底失蹤，我們還可假定那人是和我們開玩笑；但芒台格是缺乏幽默性的，他根本不懂得幽默，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人。」

「聽說你認識芒台格已經好久了？」

「真是好久了。」她的語聲裏顯然含着憎惡的意味。

「我又聽說當那芒台格不再浮出水面的時候，你會縱聲呼過，是不是？」

那婦人淡淡地答道：「誠然的，這是少女們常有的衝動；不過像我這樣的年齡，確也應當鎮定些。」

凡士把眼光看在他的紙煙上，思量了一回。「你在他跳下池的時候，可曾碰巧他預料他不再起來麼？」

她聳一聳肩膀，眼光中閃出剛戾之色。「我不會這樣預料，但我也和其餘的好多人一般，常常希望他如此。」

「怪有趣！但在芒台格不浮出來以後，你會全神貫注地看那對岸，那末，你看見了什麼呢？」

她把眼睛閉了一半，成一條狹縫，這種神氣不禁揭破了她那偽裝的淡漠態度。她說：「我却記不得當時曾否全神貫注，我也許在池面上找尋的，那不是很自然的麼？」

「對的，一個人在泅泳時失蹤，其餘在場的人自然會本能地向水面上找尋。不過你那時給人家的印

象，却不是出於這種本能的衝動，而是向對岸的石壁看得出神。」

那婦人把眼光移向李雷特臉上，浮出輕蔑而憎惡的微笑，冷冷地說道：「我知道了，大概是這個雜種想把他自己的嫌疑轉嫁到別人身上。」接着又轉過頭來看着凡士，咬牙說道：「我可以給你一個建議，關於這回事的一切，密司脫李雷特比任何人明瞭，你只要問他就是了。」

凡士不經意地點點頭。「密司脫李雷特已告訴我們不少的奇異事實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紙烟，把身子僕向前些。「有一件事，也許你願意知道，在幾分鐘前，池中忽然發生了一種很大的激水聲，那地點就是你先前全神貫注看着的所在。」

那婦人的態度變了一變，身體坐得挺直，兩手緊握着椅子的靠手，深深而又緩慢的呼吸着，似乎借此使自己鎮靜些。她說：「真的麼？」她的目光凝注着凡士。「你確信如此麼？」

「當然是確切的事實，但你爲什麼這樣驚異呢？」

「你要知道，那池本來有着許多的奇怪故事——」

凡士中阻道：「確是奇怪得很，但我想你總不會迷信罷？」

她又現出微笑，身體也鬆懈了些，恢復了先前的鎮靜。「我的年齡當然不會迷信了，但有時還不能自制，總覺得這屋子和四周的環境，會使人神經不安。你方纔不是說池中有激水聲麼？我真想不出究竟是什麼來由。」她忽帶着滑稽的口氣。「說不定是施塔蒙所養的一種飛魚罷？」但她的態度隨即又變得端重，却把輕視的眼光看着凡士。「你別的可還有什麼話要問我呢？」她顯然不願意把她所懷疑的告訴我們。凡士懶懶地立起身來，說道：「別的沒有什麼了。我的詢問工作可說已水窮山盡，但我還得請你目前

暫留在你的臥室內。」

那婦人也站起身來，如釋重負地呼了一口長氣。她說：「這個我早料到了，死了一個人，竟會使人這樣的拘束和麻煩！」她又譏誚地說：「但我如叫特里南給我弄些飲料，總不見得違反你們的規例罷？」

凡士鞠躬答道：「當然這是隨便的，只要這屋子的地窖中有所儲藏，你需要什麼，我都能給你辦到。」她半諷道：「你真是太好了，我想特里南一定會給我弄一瓶濃烈的酒來。」說罷，又滑稽地向凡士謝了一聲，翩然入室。

凡士把管家叫進來，吩咐道：「密昔司美克要一瓶烈性的酒，你可以給她拿些白蘭地去。」

特里南唯唯聽命。他走出後，赫列德醫士由外面走進來。

那醫士向凡士說：「密司脫施塔蒙已經被送到樓上去了，護士也就要來了，我想你如果要會見他，此刻就去也不妨的。」

於是我們便由赫列德醫士引上了第二層樓上施塔蒙的臥室中。那所在恰在樓梯頭上，施塔蒙用驚異而憎厭的眼光接待我們。我覺得他雖然躺在床上，却看得出他的身材特別高長，臉上縐紋很多，顏色蒼白，簡直像一個僵屍。他那銳利的眼睛上，罩着一重黑圈，面頰上陷成深凹；頭頂已略略光禿，然而眉毛却濃厚而近於黑色；他的神態固然很荏弱，可是仍看得出他是個富於堅忍力和體格矯健的人。假使把他放進那侈述浪漫事實的航海小說裏做一個主角，我想倒是很相稱的。

我們走進他的臥室，赫列德醫士先介紹地向他說：「就是這幾位願意和你談談。」

施塔蒙無力地向我們每一個人看了個遍，然後說道：「那末，他們是誰呢？要和我談什麼呢？」

的。」
 凡士向他說明了來歷，又補充道：「密司脫施塔蒙，今夜你的產地上發生了一件慘事，我們是偵查來

的。」
 「一件慘事，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的眼光凝注在凡士的臉上。

「恐怕你的一位客人溺死了。」

施塔蒙的頭從枕上抬起，眼中發出異光，他那顫動的手却不住的在綢被上撫摸。他大聲道：「一個人溺死了，是誰在什麼地方溺死的？我希望這個人是格立甫，他在這幾個星期裏真把我麻煩死了。」

凡士搖搖頭。「不是格立甫，是少年芒台格，在那游泳池裏溺死的。」

「吠芒台格。」他的頭又倒在枕上去。「芒台格，這沒用的驢子……卡尼斯怎麼樣呀？」

赫列德醫士忙安慰他說：「她當然很吃驚，但此刻已安穩地睡了，明天一定可以完全復原。」

施塔蒙似乎放了心。一會兒，他疲乏地轉過頭來，再看住凡士。「我想你總要問我幾句話，是不是？」

凡士也凝視着他。我覺得凡士的眼光中，含着些懷疑的意味。同時我自己也感受一種印象，這個躺在床上的人，好像有意做作，他所表示的不是實在，但我又說不出何以會使我有這個印象。

凡士說道：「我知道你這個星期來的集會裏，有一個女客人臨時缺席，她是寫信來道歉辭謝的。」

施塔蒙答道：「是的。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這裏面有什麼特異之處？」

「我們並不感到特異，但覺得有些兒值得注意。這位女客人的姓名是什麼呢？」

施塔蒙躊躇了一下，從凡士的臉上收回了他的視線，簡單地說道：「她叫艾倫白羅德。」

「你能不能再告訴我些關於她的事實呢？」

施塔蒙不願意地答道：「我所知道的關於她的事實很少，我也已有好幾年不會見她了。最初我是在赴歐洲的船中遇見她的，後來又在巴黎碰着一次，她的身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個很動人的女子。上星期中，忽然意外地打電話給我，她說她新從東方回來，願意和我繼續以前的友誼。我這次集會本還需要位女客，所以就請了她。可是星期五早晨，他又打電話來，說是臨時發生的，她要到南美洲去。我能有一說出的關於她的事實，就祇這一點。」

凡士問道：「你可會偶然和她提起這次集會裏所邀請的人名呢？」

「我會說史蒂兒和芒台格也參加的，因為這兩個人都登過舞台，她也許知道他們的名字。」

凡士慢慢地把紙烟放到嘴邊而沉思：「她是不是真個知道這兩個？」

「我彷彿記得她會說起在柏林遇見過芒台格的。」

凡士走到窗口，又踱了回來，喃喃地說道：「很奇怪的巧合。」

施塔蒙的視線跟隨着凡士。他問道：「這有什麼奇怪呀？」

凡士聳一聳肩，在床邊立着。他不願施塔蒙的問句，却莊肅地問道：「我並沒有醉意，你有醉意麼？」

施塔蒙從枕上仰抬起身子，目光灼灼地看着凡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凡士的態度變得和婉些：「密司脫施塔蒙，我的意思就是關於芒台格的死，我覺得每一個和我談過話的人都好像有一種特殊的隱秘；而且這裏又使我覺得似乎有一種陰謀的暗示。」

施塔蒙說道：「芒台格的屍體發現了沒有？他也許在婦女們面前賣弄他的花巧，不慎地撞碎了他的頭顱。你如發現了他的屍體，總可以指示些端倪啊。」

「他的屍體還沒有發現呢，因為時間太晏，不及去弄船和鈎子。」

施塔蒙大聲說道：「何必要這麼費事，那鐵柵上面有兩扇可以啓閉的門，在那水泥壩上又有一個轉旋的機關，可以開放了使池裏的水流出池身。我每年都要放水一次，把池子洗滌一下的。」

凡士歡喜地向着赫史。「警佐，這一點不是值得知道的麼。」接着又向施塔蒙。「那鐵柵上的機關，可是不容易處理罷？」

施塔蒙答道：「只要有四五人費上一個鐘頭的工夫，總可以辦妥的了。」

「這樣說，我們到天明一起去辦這件事罷。」他又看看施塔蒙，好像又想着什麼。他說：「還有一點，剛纔赫史警佐手下的一個探員來報告，在那池的對岸，忽然發生了一種很大的激水聲。」

施塔蒙想了一想道：「大概有一塊石頭墜下來了。那石壁上的大石，鬆動了已經好久。」他的身子不安地牽動了一下。「難道這個又有些什麼關係？」

「密昔司美克苔對於這一點好像很驚異。」

施塔蒙諷諷地說道：「這是她在那裏發神經罷了。唔！是的，大概李雷特曾告訴她關於池的不經故事。但你又作什麼見解呢！」

凡士笑道：「我對於這一點還無從推想。不過自發生這回事以後，似乎使好幾個人都感受一種非常奇怪的印象，他們都不完全相信這是意外的不測變故。」

施塔蒙說了一聲「倒霉！」用肘骨支撐着他的身子，他的頭越向前伸出，臉上的肌肉不住的牽動。他繼續提高了聲浪說：「溺死了一個人，就不能不勞動許多警士四處亂闖，真是天曉得的！其實芒台格這壞

蛋，這世界上少掉了他，倒反而好些。」他發怒了，聲音越說越高。「芒台格是跳進池裏不再出來的麼？爲了這，便有了驚擾我病體的理由麼？」

正在這時，忽有一種令人駭異的阻擾，一個瘋癲般的婦人的駭呼聲從樓上發生，那扇通前道的門又洞開着，可怕的駭呼聲直刺進我們耳朵，使我們有寒凍的感覺。

五 活的龍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兩點鐘——

赫史警佐立即轉過身子，向門口奔去，他的手不期然地伸進他的放手鎗的袋裏，但是他剛剛踏到門口，李雷特忙趕過去，伸手按在警佐的肩上。

他勸阻道：「沒有什麼事的，你不必驚慌。」

赫史回過頭來，看見是李雷特，他啐了一聲，摔脫李雷特的手，奔上甬道。所有的門都開着，還有好幾個人的喧呼聲，他們分明也被那駭呼聲所引動，不約而同走出來探究這聲音的來由。

「你們都不要亂闖，給我回進你們的臥室裏去。」赫史站在門口，這樣地大聲喝阻着。

那些人見了赫史威脅的態度，只得退了進去，接着便聽得那些門關閉的聲音。赫史驚駭之餘，這時卻沒發見什麼，一時倒有點手足無所措起來。他回頭惘惘似地向李雷特諦視。李雷特站在門旁，也鎮靜地看着赫史，他的臉上却有些着惱的神氣。

赫史問道：「這種駭呼聲是從那裏來的？又是什麼意思？」

在李雷特答道以前，施塔蒙已將身子支撐得半坐的樣子，眼中發着火燄似的光，向凡士說道：「看上帝的身上，你們幾位能不能立刻離開此地呢？你們已在這裏攪擾得夠了！」他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快出去！」隨即又向赫列德說：「醫士，請你上樓去看看我的母親，恐怕她又在發病了。」他噫了一聲，「這屋子裏真是鬧翻了！」

赫列德無言地走了出去，接着就聽得他上樓的聲音。

凡士祇是靜靜地站着吸烟，對於剛纔發生的小驚擾，似乎並不怎樣注意。他的目光仍然有意無意地投射在施塔蒙的臉上。

他作抱歉聲道：「密司脫施塔蒙，我們竟驚擾了你的母親，真是對不起！你總知道，每一個人的神經都是很脆弱的，我希望你到明天早晨完全恢復健爽。」他隨又向麥根說：「我們下樓去罷。」

李雷特感激地點點頭。「這是最好的了。」說罷，他就在前面引導，走出了臥室。赫史還在甬道中站了一站，向三層樓上看了好久。

凡士呼喚道：「警佐，你的神經緊張得過度了，來罷。」他這纔不甘心地隨我們走下樓。

我們回到客室中坐定，凡士把疑問的目光看着李雷特，等待他的解釋。李雷特緩緩地重新摸出了他的烟斗，裝好了烟，在燒着了以後，方始說話。

「施塔蒙的母親梅丹施塔蒙，住在三層樓上，她是個不很健全的人。」他伸手在額角上演了個手勢。「但並無危險性。有時她的神經錯亂，會發生種種幻想，往往說出許多沒有倫次的話來。」

凡士懸揣道：「這像是一種輕微的瘋癲，大概由於蘊藏着某種恐怖而起的。」

李雷特答道：「也許如此。曾經有一個給她診治過好幾年的精神病醫士，向施塔蒙建議送她到私人的精神病院去，但施塔蒙不贊成。他將她搬上三層樓，派一個人陪伴她。三層樓上又有一個很大的陽台，和一個爲她特闢的花房。她的體格本來很好，並有充分的調護，大部份的時間她的理智是完全清楚的，不過不讓她出來。她就把大部份的光陰消磨在種植珍異的花卉上。」

「她發病大約多少時間一次呢？」

「一年也不過兩三次。但是她對於人和事物，每每有特異的見解，幸而在實際沒有什麼害處的。」

「發病時是什麼樣子？」

「不是次次相同的。據我所知，有時她會和虛幻空想的人談話，或是爭辯；有時會向人亂說她少年時所遭遇的事實；有時她又會毫無理由地忽然痛恨某人，嗚嗚罵，或是說出許多威嚇的話來。」

凡士點頭道：「這狀況頗合病型的。」他吸了幾口雷琪紙烟，又改換了題旨說：「我倒很願意知道密昔司施塔蒙的陽台和花房，在這屋子的那一面？」

李雷特抬起了目光向着凡士，聲音放高些，答道：「在東北角上。」但我覺得他是有意不將一句話說得完全。

凡士從嘴邊拿下了紙烟，微顯出注意的神氣。「那不是可以看得見那池的麼？」

李雷特遲疑了一下。「正是可以看得見的。而且她對於那池有着特殊的興味，好幾次發病的起因，都出於那池。她往往靜坐幾個鐘頭，對着池面看得出神。那位陪伴她的德國女護士歇菀資曾告訴我，她每夜都要在窗口向池面歛神靜觀幾分鐘，纔肯安睡。」

「這倒是很有興味的，你可知道那池是什麼時候建築的呢？」

李雷特緊鎖着眉峯，在思索往事。「這個我却不能夠確實知道，大概這池是施塔蒙祖父造的。當時僅築了堤壩，使溪流加闊了些，我想那也不過用以點綴景票罷了。到了施塔蒙的父親卡休施塔蒙手上，又在靠屋子這邊的池岸上添築了一垛短牆，就是現在的堤壁，使得那溪裏的水不致過於流近屋子。直到施塔蒙本人手上，纔開始利用那水作為游泳池，加築了濾水的鐵柵和門。因為那溪流中夾有污物，造了鐵柵便可以清濾；又造孽閉塞上流，能隨時清潔池身。」

「那末，這池又怎會稱為龍池的呢？」

李雷特聳聳肩，嘴角邊透出一絲笑影。「這是由於古印第安人的傳說罷。這裏的印第安人把這池叫出許多名稱，如亞猛芒開登一類，總括它的意義，就是「水怪的所在地。」當我小時候，「龍池」的名稱已經很普遍了，這名稱確能譯出原來名稱的意義，有許迷信的傳說和奇怪的故事，都由這池而產生，甚至把水龍和水怪用做恐嚇遠命的小孩子的利器。」

麥根站了起來，看一看他的表，厭倦地說道：「我想這時候不適宜於討論神話學罷。」

凡士笑道：「老友，再請坐一會。我敢說這些人種學上的材料很有趣，今夜我們忙了好些時，此刻纔略略走前了一步，我漸漸明瞭那些人所以各懷着疑團和互相猜忌的由來。」他又回身向着李雷特：「當密昔司施塔蒙發病的時候，可都是這般駭呼麼？」

李雷特思量有頃。「不一定，有時候是這樣的。」

「她的這種駭呼，會不會也與由池而引起的幻覺有關呢？」

「似乎有關。但她的真正發病原因，是誰都不能知道的。有時我也看見施塔蒙詢問她爲了什麼而發病，但她都是所答非所問的說不清楚。她好像擔心着什麼未來的事，別人總無法明白。我想這無非是一種想像力的模糊的反應，在她的意識上，本來就沒有具體的表現。」

這當兒忽有人拉開了門幕，湧身進來却是赫列德醫士。他的臉上現在困擾的神情。他說：「還好，你們幾位都沒有離開這裏。密昔司施塔蒙此刻異常興奮，她堅持着要見見你們。可是她正發作時間性的舊病，似乎很驚惶，不肯服任何安神的藥。但我却可以保證你們，她的病狀並不嚴重。本來我不應把這些情形告訴你們的，在事實上——」

李雷特緩緩地接口道：「我已把密昔司施塔蒙的病情向這幾位說過了。」

赫列德繼續道：「既然如此，我可以坦白地說，這是很叫人擔憂的事，她竟那樣地堅持着要見見警務員——剛纔她自己這樣稱呼着的。」他的神氣似乎鬆舒了些，「我想她既然要見見你們，如果不以爲嫌，見見她也好，等到你們和她談一談後，或許會引起她的滿足的反應。不過我應得警告一聲，她的神經有些錯亂，請你們對待她小心一點。」

凡士立起身來。「醫士，你放心，我們都明白的。如果我們去和她談話，最好這幾個人一起兒去。」

於是我們重新走上樓梯，到了第二層樓，繼續走上去。赫列德醫士引導我們踏上三層樓一條寬廣的通道，向那屋子的後部進行，有一股淡黃的燈光從門口裏照到幽黑的通道上來。

密昔司施塔蒙的臥室很寬大，擺滿了維多利亞式的傢具。地板上覆着一條綠色破舊的地毯，牆上也都是糊着退了色的綠紙；椅子一例罩着白色或淡綠的緞子套，但此刻已變成灰色而污暗了。一張大床放

在門的右邊，張着淺紅色花麻布的帳子；窗簾也是同樣的花麻布做的，帘內掛着綴有花邊的窗幕，也已陳舊而縹污。床的對面是一個壁爐，爐沿邊上供列着一組光滑約海螺殼，並有不少零星物件。壁上掛有幾張退色的大油畫。

在我們走進這間臥室的當兒，有一個高碩而灰髮的婦人，避在門的一旁，預備退去。

赫列德醫士說道：「密昔司歇菀資，你可以留在這裏的。」

密昔司施塔蒙站在臥室盡端靠窗口的所在，我一見她的形狀，就使背脊上驟然感到一股寒氣。她斜立在一張椅子的背後，兩隻手把握着椅背；她的頭向前伸出，眼睛裏閃着異光，顯一種駭懼和期望的神氣。她雖然身材瘦小，但她給予我的印象，却似乎是個有能耐而富於膂力的婦人。那兩隻按在椅背上的露出筋骨的手，簡直不像是女人，而像是男人的，我以為她能夠輕易地把那張椅子舉起來隨意揮舞。她有着羅馬人式的鼻子，嘴唇成了一條狹縫，頭髮是灰白色，却夾雜了些黑色的，由額前向後梳，直掩覆到兩隻凸出的耳朵上。身上穿着一件退色紅縐日本式寬袍，長到地板，她那兩隻脚祇有線結的拖鞋的尖露在外面。

赫列德醫士簡單而過度謹慎的說了幾句介紹的話，密昔司施塔蒙並不留意，她只注視着我們，嘴角邊露出一絲牽強的微笑，似乎她正諦視着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某種東西。一會兒，她的笑容漸漸斂去，又似乎有一種恐怖籠着她的面部。

她開口就這樣說：「你們要知道，這件事是龍幹的啊。我告訴你們，龍幹了這件事，是沒有辦法的。」

凡士輕輕地說道：「是的，但你可能告訴我，是什麼龍呢？」

密昔司施塔蒙用手向窗外指了一指：「那龍就在我的窗口下面的池裏，你們可知道那池為什麼叫

做龍池，我告訴你們，那就爲了這池是龍的家。我們施塔蒙一家的生命財產，都是那龍捍衛着的，如果我家將有什麼危險發生，那龍就會震怒而實施它的捍衛行動。」

凡士發着柔和而有同情的聲浪，問道：「你從那一點上認今夜的事是那龍實施它的捍衛行動呢？」

「這個我怎會不知道。」她的眼光裏閃着顛癩的異光。「我單獨住在這樓上，一年一年地過去，對於外面的事情，我件件都知道，他們總是想瞞着我，其實他們是愚蠢的，什麼也瞞不過我。我知道在最近兩天中所發生的事情，我也知道這屋子裏充滿了陰謀和忌嫉。剛纔我聽得了那種奇怪聲音，走到樓梯頭上傾聽我兒子所說的一切話，芒台格潛沒到水中，被龍捉住了。」

凡士婉辯道：「芒台格並不是你們家宅的仇敵，那龍爲什麼要殺死他呢？」

密昔司施塔蒙推開那張椅子，向前走進一步，抗聲道：「芒台格正是我們家的仇敵哩，他誘惑和欺騙我的女兒，企圖娶她，可是她實在配不上我的女兒。他假意在我的女兒面前表示真誠，背後又和別的女子鬼混，這兩天我已看見多次了。」

凡士點點頭。「我已能明白你的意思，但那個所謂「龍」，會不會只是一種神話？」

「那不是神話，我常常看見它的。我在小時候就看見過它，那些村中的老印第安人也都看見過，我每次到他們的草屋中去，他們都和我談起。在夏天的薄暮時，我常常坐在巖石頂上，等它從池裏出來，因爲它總是在日落後出現的。有時那些小山的黑影掩覆下來，池面上罩着濃霧，它會從水中飛起向北飛去。我每逢它飛去，總要在這窗口坐候它回來。我的護士以爲我早些安睡的好，却不知它是我的朋友，會保護我，所以我在它回到池裏以前，總不敢先睡的。但有時我坐在巖石頂上等它，它倒不肯飛出池面，只在水中攪出些

水紋，使我知道它在裏面。逢到這樣的夜裏，我纔可以安逸地先睡，用不着坐在窗口等它回來。」她說時，兩手安閒地垂在兩邊，聲調抑揚而有詩意，眼光却不看着我們，空洞地從我們的頭頂上越過。

凡士對她端相了一回，做出有禮貌的態度，說道：「你的這些話確有興味，但是從事實方面說，這些話未免近於孩子們的幻想。你總也知道，「龍」這樣東西的存在，在現代科學上不能成立的。」

她輕蔑而冷冷地答道：「所謂現代科學，那不過是一個掩護人類愚昧的名詞。我請問，產生和滋長的定律，生和死的定律，現代科學有沒有解答？人們可知道水的底下有些什麼？——這世界大部份是不可測量的水啊！我的兒子從河裏和淺溪裏搜集了些魚種，但他可能搜索那廣大的海洋麼？他能說那廣大的海洋中沒有怪物存在麼？就從他所搜集的少數魚上說，他還是莫明其妙。不單是我的兒子如此，其餘養魚的人也不能明白魚類的神祕。少年，你不必和我談科學罷，我自己相我的這隻老眼，所看見的已經不少了。」

「你的話固然不錯，但即使有什麼大飛魚棲止在這池裏，你竟認為它有神祕的智能，可參與你們的家務，那豈不是太看重了它麼？」

她又輕視地反駁道：「人類對某種動物既絕對不知道它的底細，又怎能估量它的智能？人類自以為在智能上高於一切動物，實際只是人類的自誇罷了。」

凡士微笑道：「我看你好像是不愛人類的。」

她作恨恨聲道：「我是憎惡人類的，這世界上如果沒有了人類，一定要更清潔和更平安些。」

凡士點頭表示同情，接着仍挽到正題：「現在時候已經很晏，我想請問你堅持要看看我們，是爲了什麼？」

她的眼中現出神經性的緊張，直着身子，頭部略略向前，兩手曲叉在左右腰部。「你不是警務員麼？你到這裏來不是要進行偵查麼？我可以告訴你，芒台格是被龍殺死的，用不着偵查。這屋子裏的人對於芒台格的死，全都沒有關係。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她的聲音越說越高，顯然充滿了熱烈的情感。

凡士靜靜地看着她，他的視線長久沒有離開她的臉。他問道：「密昔司施塔蒙，你怎麼會假定我們疑心這屋子裏什麼人有關係？」

她微微有些惱怒。「你們如果不疑心，也不會到這裏來了。」

凡士又問道：「你對於這一件慘事，是不是在你呼喊以前聽得你兒子說纔知道的？」

「是的呀。其實我已知道了好幾天，我知道有一種慘事籠罩着我們這個屋子。」

「那你又爲什麼要呼喊呢？」

「因爲我知道這件事是龍幹的，我有點吃驚。」

凡士又婉聲辯駁道：「你究竟憑着什麼，纔知道芒台格的失蹤，是池中的龍所傷害呢？」

「因爲在今夜裏我有所聽得和看見的。」

「唔！是這樣。」

「大約在一個以前，我因着某種原因睡不着，從床上起來，站在這窗口，看那下面的池。忽然天空中有個巨大的東西，同時聽得那聽慣了的撲翼聲，越過越近，那當然是龍回來了。我看見它掠過樹頂，撲到對岸石壁的前面。接着就看見它潛沒到池中，激起一陣水花，和一陣聲音，以後就寂然了。」

凡士便走到窗口，向外面望去。他說道：「外面黑得很，我從這裏看去，却是望不見那石壁的，並且連水

也看不見。」

她抗辯道：「你看不見，我是能看見的。我能看見許多別人所看不見的東西，我告訴你，我曾看見那龍回到老家裏來。」

凡士的目光又注射在她的臉上，聲音低沉地問道：「回來，它從那裏回來的？」

那老婦人詭譎地微笑：「我不能洩露龍的祕密，我不能告訴你，但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它已把屍體帶開去藏好了。」

「屍體，可是芒台格的屍體？」

「自然是芒台格的屍體，它從來不把屍體留在池裏的。」

凡士掀一掀眉，進一步問道：「以前龍也殺死過別人麼？」

那老婦人把聲音曳長着答道：「很多呢，但它總要把屍體藏起來的。」

凡士提示她道：「如果我們明天會發現了芒台格的屍體，可怎麼樣呢？那不是要和你的理想有些衝突麼？」

她乾咳了一聲，使我聽了不禁打了個寒噤。

「你要發現他的屍體麼？要在池中發現他的屍體麼？那是不可能的了，他不在那裏了。」

凡士重新向她端視。一會兒，他鞠了一躬：「密昔司施塔蒙，謝謝你的好意！我希望這件事不會攪擾你太甚，你今夜可以安逸地睡了。」

他說罷，轉身向室門走去。我們都跟隨在後面。到了甬道中，赫列德醫士立停下來。

「我還要在這裏勾留些時，希望能夠使她安睡。但我該向你說一句，她剛纔所說的，不能過於認真，她往往在一個短時間裏發生這樣的幻想，實際毫無意義。」

凡士伸出手來，和那醫士的手握了一握，說道：「醫士，我完全明白的。」

六 又一指控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二時二十分）——

我們又回到客室中。麥根的煩懣，顯得不能再耐。他說：「凡士，你的事情現在可以完畢了罷！」

凡士隨口應道：「還不會哩。」

他的這種態度，很使我驚異，我難得看見他遇事像今夜這樣的認真。密司脫施塔蒙的神經性的幻覺，竟引起了他的深切注意。但我終於不明白他有什麼理由，還要延長這個在我看來無關緊要而且近乎無聊的會談。他站在壁爐面前，呆看着他的紙烟上的烟紋，臉上現出迷惑的神氣，他的思維不知有怎樣廣大的範圍。過了幾分鐘，他偶側一側頭，這纔把他的思維從寫遠的所在收攝到現實中來。那李雷特這時却站在中央的一張桌子旁邊。

他目注着李雷特，問道：「密昔司施塔蒙所說還有別的被龍殺害的人的屍體，都被龍藏過，這話有沒有根據？」

李雷特緩緩地向前走了一步，眼光下視他的烟斗。「這句話不能說全無根據。據我所知，那油裏確曾溺死過兩個人。但密昔司施塔蒙的話，也許是根據着村嫗們所侍說的，有人在池中失蹤的神祕故事。」

「這些話倒像是古代所傳紐華克的「無底洞」的故事，但你所說有兩個人溺死，那是怎樣發生的呢？」

李雷特答道：「一個是發生在七年前，施塔蒙和我剛剛從沽沽島回來不久，原來那時曾有兩個可疑的人在附近徘徊，我想他們是在找尋盜劫的機會。內中有一個人，忽然從對岸石壁頂上跌到池中，有兩個小女學生目睹的，那人顯然溺死了。後來警士捉到了那人的同伴，經過一番鞫訊，果然證實了有一個人失蹤。」

凡士複說道：「失蹤？」

李雷特點點頭：「只能說失蹤，那個跌下池的人的屍體，到現在還是杳然。」

「你想怎麼會找不到屍體的？」

「這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池裏的水有時會高漲起來，沖過西面的堤壩，如果這個人的屍體恰恰在水流的某一角度，那水儘是以把浮起的屍體沖過壩去。這個人的屍體，大概就被水沖過堤壩，流入黑逞河去了。」

凡士說道：「這個解釋未免偏於理想，但也有成立的可能，還有一個人怎樣溺死的呢？」

「那是一個小孩子。他和幾個同伴閒玩走到這裏，看見了池，就下去游泳。他從石壁邊上的淺水處，潛沒到水中，就不再上來了。後來有一個匿名的人打電話報告警署，將池水放乾，也是很奇怪的找不着屍體。報紙上把這事舖張起來，記了兩天，那孩子的屍體忽然在印第安人石洞那邊發現了，已經折裂了頭顱。」

凡士問道：「你對於這一回事，可也有什麼解釋？」

李雷特迅疾地向凡士瞅了一眼。「我想那孩子也許在潛水時撞碎了頭顱，同伴慌張起來，他們怕被牽累，不敢讓屍體留在池裏，移到石洞中去。那個打電話報告的人，說不定就是其中的一個。」

凡士閉攏了眼睛思量。「這兩件事，看起來都很簡單，到了密昔司施塔蒙脆弱的意識中，就認為有神祕意味，附會為龍所傷害。」

李雷特同意道：「也許正是如此。」

室中又一度靜寂。凡士起身踱步，他慢慢地踱到客室的盡端，又走了回來，兩隻手插在外掛袋中，頭向胸前斜傾，他的嘴上的紙烟因而向下垂落。他這種神態，分明由於某種刺激，陷入了思維向深淵。在重新回到壁爐前的時候，他熄滅了紙烟，然後回身問李雷特。

「你剛纔會提到沾沾島去過，可是爲了想發掘瑪麗的寶藏麼？」

「是的，因爲別的有名的寶藏都很空泛，只有湯勃生船主的寶藏是最真實而且最大的。」

「你們到島上去掘藏，用的可是凱丁的地圖？」（據說湯勃生船主親自繪了那寶藏所在的地圖，傳給他的朋友凱丁；凱丁約了朋友去開掘，却沒有發現。那地圖輾轉入於英國海軍之手，同時也流傳於外。）

我們都有點詫異，凡士何以有這樣的閒情，忽然談到這個毫不相干的問題。李雷特的眼光裏，顯然也有同樣的感覺。他答道：「我們用的並不是那張流行的圖。施塔蒙在旅行時得到了一張舊圖，那製圖的年期，比較一八三八年英國海軍巡視沾沾島所測繪的圖還早好幾年。這圖既這樣古舊，施塔蒙認為就是最真確的一張。我們會將這圖和美國海軍部的航海圖比對過，所以我們就依着這圖的指示進行掘藏。」

「那圖上不是指示着寶藏在島上的一個洞中麼？」

「關於這一點的詳情，我倒有點模糊了，施塔蒙因此認為值得注意，我承認也有同樣的印象。原來這圖和美國航海圖比對，有一個重要的異點，就是這圖上指示陸地的所在，在航海圖上是華孚海灣，那寶藏的所在，便在這部份的陸地上。」

凡士仰起面來，眼瞳迅疾地轉動了一下。他把聲音略略提高，保持着矜持的態度，說道：「我明白了，這是多麼有趣的一回事呀！這一個異點，明明是因着島上的巖石的崩落和大雨的沖瀉，形勢已變了一變，有一部份陸地，此刻已消失了。我料想施塔蒙所認為寶藏所在的陸地，此刻已淪為海灣，寶藏也淹沒在海水中了。」

「是呀。在一八八九年法國海軍所測繪的圖上，那海灣的部位，遠不及一八九一年美國海軍所測繪的圖上的部位那樣大。因而施塔蒙認為那寶藏定在華孚海灣的水中，那一部份的水量確是較淺的。」

「這個工作是很困難的罷？你們在那邊就攔了多少時候呢？」

「大約有三個月工夫。施塔蒙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纔知道要發掘寶藏，還需要相當的工具。爲了地質變遷的緣故，淺灘部份非常危險，水底下又有許多奇怪的洞穴，我們如果要發掘，必須備有一種特製的潛水鐘，還要有一個巨大力量的撈物機。我們帶去的潛水設備，實在太簡單幼稚，撈物機也太小了。」

當凡士和李雷特談這個掘藏問題的時候，麥根愈顯得煩躁不安，他又立起身來，用力咬住了雪茄，向凡士走近一步，說道：「你究竟談到什麼地方去呀？如果你要作一次沽沽島的旅行，我相信密司脫李雷特必能願意和你約一個日期仔細談談的。眼前這件事實，我到此刻還看不出有什麼完全不合邏輯和違反常態之處。」

赫史對於凡士的問話，始終在用心傾聽着。這時也向麥根表示反對的意見道：「主任，我不敢十分相信這裏的一切都合乎常態。今夜這裏發生了不少的奇怪事哩，我不能就此放手，我準備進行偵查。」他的語意非常堅決。

凡士向赫史贊許地微笑道：「好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隨又看着麥根：「再有半個鐘頭的工夫，我們可以回去了。」

麥根不樂道：「你還要幹些什麼呢？」

「我想和格立甫談一談。警佐，你去吩咐管家，叫他來罷。」凡士說着，換燒了一支烟。

不一刻，特里南已把那格立甫領進來了。他的樣子是個魁梧有力的，一個紅色獵狗形的臉子；兩捲灰色的頭髮覆着兩隻緊貼的小耳朵；穿了一件家常的晚餐禮服，却也有幾種粗俗而華貴的點綴。他那短褂的緞子鑲邊，挺着高高的光角；襯衫前面有兩粒鑽石鈕子；黑色的領帶上有白色細紋，硬領却似乎太高些。那緞子的背心袋口上扣了一條白金鍊條，鍊上鑲了一枚大珍珠。

格立甫把兩手插在衣袋裏，向我們走近了幾步，含怒地注視着我們。他問道：「我聽說你們中間有一位是地方律師。」

凡士應道：「是的。」說着，他用手指着麥根。

格立甫的眼光跟着凡士的手，隨卽就把挑戰的神氣全個兒集中着麥根。他說：「好的，我想地方律師總能告訴我，爲了什麼我竟像囚犯似的被剝奪了自由。」他又指着赫史：「他要我留在這裏，等候未來的通知，真叫人有點莫測高深。」

麥根開始向這屋子裏的人說話，他鄭重地答道：「密司脫格立甫，這裏發生了一件慘事……」

格立甫隨即截住道：「即使發生了什麼事，就能不經合法的手續，把我拘禁起來麼？」

麥根解釋道：「因為這件案子有幾點特殊情形，必須調查，為便利起見，赫史警佐纔請求每一個證人暫留在這裏，以便我們隨時有所詢問。」

那人惱怒的情感方始平靜了些，他的語氣也減少了些敵對意味。他說：「好的，你們有什麼要問的，就向我問罷。」

凡士前移了一步，和婉地說道：「密司脫格立甫，請坐，吸一支烟，我們決不使你在這裏多耽擱的。」

那人懷疑地向凡士瞅了一眼，接着聳了聳肩，拉過一張椅子。凡士等他將一支烟裝進了嵌有寶石的長烟嘴裏，方始問話。

「你對於今夜芒台格的失蹤，可曾感覺到有些特異處麼？」

「你說有什麼特異處麼？」他反問了一句，緩緩抬起了目光。「原來問題在此，是不是？但我也並不說這裏沒有特異處，我倒很願意告訴你們這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般人的普通印象，我很希望你這一點上比別人明白些。」

「其實——」格立甫又似乎規避這個題目。「在這一點上，有什麼可以說得明白呢？像芒台格這樣的人，常幹着不顧利害的事情，我以為他照例應食此報。不過這件事既發生在夜間，却又這樣的乾脆，那就不免使人感到特異。」

凡士帶着不滿意的神氣，說道：「你的話不錯。不過我向你徵求的，不是論理的批評；我是要知道過去

兩天中這屋裏的景况，由那種景况造成一種空氣，今夜纔有這一幕慘劇發生。」

格里甫的情感又顯得不甚平靜。「你說到空氣，大有意思，我敢說這裏面果然很有點兇謀意味。假如芒台格的死，不是這樣乾脆的溺斃，而是別種方式的，那倒確實需要有一個澈底的偵查呢。然而他既不是毒死，又不是被鎗射死，也不是偶然眩暈從窗口跌下去，或是在樓梯上失足滾下去折頸而致死；他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從跳板上潛沒到水中的。」

「你可知道困難點就在這裏。我聽說你和密司脫李雷特以及少年達敦，都曾下水去找過他？」

「那是我們最低限度的應盡之責啊。不過在我方面，我可以老實說，未免近乎滑稽，因為我的泅水技術非常拙劣，如果我在水中碰着他，他也許會把我一起拉下去。然而在當時，眼見了這件事，無論他的技術怎樣拙劣，總不能袖手旁觀的。」

凡士微笑道：「我很欽佩你的勇敢！但我聽說芒台格已和密司施塔蒙訂婚了。」

格立甫點點頭，吸了一口烟，冷靜地說道：「我却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原因，一般溫良的女子，每每會落進這樣男子的圈套。不過我相信密司施塔蒙遲早總會和他解除婚約的。」

「我如果問到你自已對於密司施塔蒙的感情怎麼樣，你總不會見怪罷？」

格立甫顯出驚異的神氣，但立即恢復常態，大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你決不能從我身上看出什麼劣點來的。我當然喜歡卡尼斯，但不論什麼人見了她，無不喜歡。如果說這種喜歡就是戀愛的傾向，便大大地誤會了。我的年紀已老，也有自知之明，我對她的感情，只是一種父親式的愛。她每逢她的哥哥喝醉了酒，常來和我商量，我也常給她有益的指示。是的，昨天我還忠告過她，我以為她和芒台格訂婚，實在一

件愚不可及的事。」

「她對於你的忠告，表現些什麼態度？」

「什麼態度呢，她也和一切女子聽了別人忠告時的態度一樣，高傲自信和輕視罷了。你要知道女子的性情，從來不接受忠告的；即使有時候請求忠告，那也不過抱着決定的成見，來徵求別人對於她湊趣的同意而已。」

凡士又折回本題，問道：「在你看來，今夜芒台格究竟遭遇了什麼？」

格立甫展開了兩隻手，表示這問題很明顯。他說：「也許他的頭撞着了池底，或是忽而在水中扭筋，別的還有什麼遭遇呢？」

凡士把凝冷的眼光注視着他，但語氣却很平談。「我們真是一點頭緒也沒有。然而這事分明有着很多的可能性，希望你能引導我們從黑暗中出來。」

格立甫也向凡士回視着。好久，他纔冷冷地說道：「我領會你的意思。可是我敢給你一個忠告，你最好忘掉了這件事。芒台格自己希求這個酬報，如今已得到了；這是出乎意外的一種不測，却能使每一個人感到滿意。你如果要憑着你的理想，從事追究，那當然聽隨尊便。不過你遲早總會找到我，此刻所告訴你的結果，這結果便是芒台格偶然溺斃的。」

「你這番話莫非在暗示着芒台格的死，是和那些高談闊論的犯罪學家們坐在安樂椅上所說的沒有破綻的的兇案一樣麼？」

「我只是坦白地把我的意思告訴你，並不暗示什麼。」

「這樣，我真是很感激你的，不過——」他熄滅了紙烟的火，「無論如何，我以為必須出去巡視一下。」

這時又發生了一個意外的阻擾，忽然那樓梯上似乎有扭打聲，接着就聽得施塔蒙咆哮聲。

「不要拉住我，我自己知道我在幹什麼事。」

厚重的門幕隨着咆哮聲而被拉開，施塔蒙穿着睡袍，目光眈眈地看着我們，背後緊隨着囚勸阻而喘息的赫列德醫士。他的頭髮蓬亂，分明是剛從床上起來的。他看遍了客室中的人後，目光就猙獰地集注在格立甫一個人臉上。他一手拉住了門鈕，厲聲問道：「格立甫，你在這班警察面前說些什麼呀？」

格立甫站起來，和悅地辯道：「我的好魯罕，我沒有說什麼，我有什麼話可以說呢。」

施塔蒙依然怒氣勃勃地說道：「我不相信，我知道你是在這裏製造糾紛。你本來常常在這裏尋是弄非的。你已經使卡尼斯反對我，現在又想使這班警察反對我了。」她的身子有些發抖，眼睛裏閃出異光。「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錢，你莫想弄得到手，你自己以為說了一堆廢話，就可以脇迫我了……」他的語聲由高而漸漸低沉，以後便沒了倫次。

赫列德又輕輕拉一拉她的手臂，仍想拉她回去。施塔蒙用力掙脫，大踏步走進室中。

格立甫小心地站在那裏，臉上現出憐憫的神氣，靜靜地說道：「我的好友，你弄錯了，你此刻已失了常度，但你明天一定會知道你的話無理，明白我決不會出賣你。」

「咳！你不會出賣我麼？」施塔蒙的怒火已熄滅了一半，可是他仍不肯全信。「你不曾把我說到芒白格的話也告訴這班警察罷？」

格立甫舉起他的手，正想答辯，施塔蒙却急速地繼續說下去。

「你如果說了，我是可以承認，我會說過的，我有批評芒台格的權力，這權力比別人更強。關於這一點，你對於芒台格所說的話，比我說的更壞，因為你比我更恨他。你恨他的原因，我也知道的，你對於卡尼斯的感情，總不能逃過我的眼睛。」他伸出一隻手，門顫動的手指指着格立甫。「如果芒台格是被人謀殺的，那謀殺的人就是你。」

施塔蒙說了這話，因着用力過度而疲乏，頹然倒身在一張椅子上，渾身顫動，好像在發着抽痙病一般。凡士走到他面前，用和悅而確定語氣向他安慰道：「密司脫施塔蒙，我以為今夜這裏發生了一種嚴重的錯誤，密司脫格立甫並沒有說到關於你的話，他所說的沒有一句對你有不忠實的意思，你方纔的話却是太過分了。」

施塔蒙昏沉似的抬起目光。格立甫走到他身邊，一手按在他的肩上，說道：「老友，請你休息一下罷。」他躊躇着，但沒有說什麼，便由格立甫和赫列德醫士將他扶起來，向室門走去。

凡士說道：「密司脫格立甫，今夜我們也不必再談了。但仍須請你暫留在此地，明天再說。」

格立甫回過頭來，從肩上點一點頭，答道：「好的。」於是他和醫士攙扶着施塔蒙走上甬道，向樓梯進行。不多一會，門鈴響了，特里南忙去開了，門進來的是赫列德醫士電召的護士，特里南立即引上了二層樓。

凡士從門口回進室中，在李雷特面前停了步。

當施塔蒙怒斥格立甫的時候，李雷特始終默無一言，他只靜悄悄地在吸煙。

凡士問道：「密司脫李雷特，你對於方纔這一幕，可有什麼感想呢？」

李雷特的眼光看在烟斗上，縐一縐眉峯。「我並沒有發生什麼感想，只覺得他的神經已失去控制，顯然是在大醉之後受了震驚的結果。」他停了一停，又補充道：「也許他的潛意識中，在經濟問題上對格立甫有某種懷疑，醉後神經脆弱，便不自禁地把這意念浮現出來。」

凡士說道：「這話有理，但他為什麼提起謀殺字樣呢？」

李雷特解釋道：「這或是驚慌過度，又爲了你們到這裏來，纔起了疑心，實際上他不曾目睹這回事，對於這回事的詳情是不明瞭的。」

凡士沒有答，慢慢地走到壁爐面前，細看爐沿上一隻雕刻的金質小鐘，又伸手在花紋上換摩了一下，然後回過身來，臉色忽然變得嚴肅，仰起目光看着遠處。

他說：「今夜我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密司脫李雷特，謝謝你的幫助！但請你也暫留在這裏，明天早晨我們再碰頭。」

李雷特鞠了一躬，默默地退出室外。

麥根起身問道：「你明天早晨還要來麼？」

凡士歛去了嚴肅的態度，答道：「老友，你也同樣要到這裏來呢，你對於你的全體選民，負有這種義務。你要知道，這是一件極動人的案子，我可以和你賭一張我所收藏的舍贊的水彩畫，等到芒台格的屍體發現和醫官的檢驗報告送進來，你就可以證實我此刻的話了。」

麥根的視線投射在凡士臉上，似乎搜索什麼。「你可是已得到了某種解釋，確信芒台格的死不是出於意外麼？」

凡士簡單而含糊的答道：「我已知道得很多很多了。」麥根深知他的習性，這時便不再究問。

七 乾涸的池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半）——

凡士有着一種通常叫做直覺的智能，能夠察出我們所不易察覺的事情；其實這種智能，是合乎冷靜的理論的。他的決心有時在我們看來是出於他的直覺，實際却因為他對於人類的複雜而詭譎的性格有特殊的認識。他在每一案件作初步偵查時，總不肯把心中所懷疑的告訴麥根，都要等到一切事實明瞭後，方始把真相揭露出來；麥根已知道他這種習性，也就容忍着了；但據我所知，凡士的決心是難得錯誤的，就爲了他的決心的成立，是根據着某種我們所不易察覺的確定的啓示。

不過麥根在上夜回家的時候，也曾略略申辯過，以爲在醫官的報告成立以前，不必繼續進行。凡士却堅持着要他在下一天早晨同到施塔蒙老屋去，麥根反對無效，也祇得允從。他也有着和我一樣的經驗，知道凡士如沒有充分的理由，決不會有這一要求。所以下一天早晨九點半鐘，凡士駕着汽車到麥根寓所，麥根倒不很願意，終於上了凡士的車子，一同到印華特的施塔蒙產地去。

在上一夜我們未離施塔蒙老屋以前，凡士曾和赫史警佐商定了一種進行步驟：屋內的人都須留在屋內，不許擅離，但並不限制他們的行動。凡士更堅持着在他勘驗以前，不許任何人在產地上走動，對於通

到游泳池的途徑，在勘察以前，尤其禁止任何人通過。他對於水欄北面的低地特別注意，雖然赫史已和西里錫找尋過足印，並無影跡，他似乎還不放心，要親自作一度勘察。赫列德醫士被允許除外，得自由出入；但他所招來的那個護士，却必須同其餘的人一樣地留在屋中，要等到相當時間，纔能被許可離開屋子。那管家特里南須通知其他僕人——一個廚子，一個女僕，都不能擅離，大家留在屋內，等候未來的命令。

凡士還建議赫史警佐，指派他手下的探員，分別守候在這屋子的四回緊要處所，監視屋內的主客。警佐並須招致若干人，在下一天早晨齊集在施塔蒙產地上，準備閉住濾水鐵柵上的門，和開啓壩堤上的鎖，放乾了池中的水。凡士並吩咐赫史，叫這班人沿着東路到池邊去，免得池邊再有新的足印。

麥根指派赫史擔負這案子的全責，並應允向偵緝部主任莫朗接洽，給他準備委派的公文。因此，赫史決定這一夜，自己也留在施塔蒙老屋裏。他這樣的興奮，我也難得看見的，他曾坦白地承認，這件事在表面上真像是平常得很，但因了某種感覺，堅持着幕後一定有嚴重的陰謀。

凡士對於這案子如此關切，當然也使我詫異。從前他對於麥根偵查罪案，本是很冷漠的，而在這件事上，却有充分濃厚的興味，我知道他一定已遠矚或感悟到某種我們所不能明瞭的線索。但他的這種態度，在一般輿論方面，倒是很適當的。因為芒台格的死，當時經報紙渲染後，曾引全國人士的驚駭和注意。就是麥根後來也慷慨地承認，如果不是凡士在第一夜中就主張澈查，那末，現代的一個最狡譎的兇犯，也許會永遠逍遙法外呢。

這夜我和凡士回到寓所，已在上午三時以後，凡士却還不想睡，坐在鋼琴面前，彈奏着貝多芬的沙內澹一〇六曲的第三節，音調淒涼而熱烈，我就知道他的心裏必有一種深切而難解的問題。在彈到了末節

時，他忽然從鋼琴椅上回過頭來。

「范，我們明天早晨還有很繁重的工作，你爲什麼不睡呢？我此刻還想看一些書。」他說罷，自己斟了些白蘭地和蘇打，拿了酒杯向圖書室走去。

我爲了某種理由，一時竟也睡不着，隨手從中央桌子上拿起了一本「快樂主義者密立斯」，靠在窗口翻閱，約摸一個多鐘頭，纔回我的臥室去。當我由圖書室經過時，向裏面窺視了一下，只見凡士兩手扶着头，正在聚精會神地讀着一本展開在地面前的厚書，旁邊還擺了十幾本書；在側面的書架上，却還擺着一張黃色地圖。他聽得我在門外窺視，便說：「范，你真是個好人，請你給我拿一瓶拿破侖酒和蘇打來。」我便給他拿了酒，送到他面前。

我站在他的背後，從他的肩上看過去，原來他所讀的是一本舊的有插圖的動物學。他的一邊展開着一本史密司的「龍的演進史」和雷美的「魔鬼學」；另一邊攤着一本哈威的討論拜蛇問題的專集。

凡士向我說道：「范，神學很有特殊興味，我應謝謝白蘭地酒。」說罷，他繼續看下去。我也就回到臥室裏睡了。

到了下一天早晨，凡士起身比我早，我起來時，他已坐在休憩室裏，穿着一身黃褐色絲毛交織物的衣服，正喝着土耳其咖啡和吸着雷琪紙烟。他說：「范，你就按鈴叫古利預備你的平民化的早餐，我們就要去拜訪那位不服氣的地方律師哩。」

我們坐車到麥根寓所，足足在車中等了二十幾分鐘，麥根方始帶着不樂的神氣走出來，踏上我們的汽車，勉強向我們招呼。他說：「凡士，這件事我考慮越多，越覺得你這樣忙碌，徒然耗費了你和我的工夫。」

凡士和婉地問道：「你今天還有別的事情麼？」

麥根答道：「睡眠就是一件緊要的事。昨夜我在那邊就攔了大半夜，剛纔睡得正熟，我那守門的孩子擦動我的電話，告訴我你們在門口等我。」

凡士裝出一副憐憫的神氣，說道：「這真是很可惜的！但老友，我總希望這件事不致使你失望啊。」

麥根曖咕了一聲，便沉默無言。車子駛行在路上，我們也不再說話，一直駛到施塔蒙的產地，在那老屋面前停下來。那時候我們已久的赫史警佐，連忙下階迎接。他的神氣忽也有些疑惑不定，似乎也不能十分相信昨夜的事真個有嚴重陰謀。

赫史不待凡士發問，便報告說：「自你離開這裏後，並沒有發生別的事，一切進行都很順利，這班人的行動也霎時都變了。他們今天一起兒進早餐，融融洩洩地像是一羣斑鳩。」

凡士微笑道：「這倒是有趣的，那施塔蒙怎樣呢？」

「此刻他也起來了，他的面頰上有點發青，可是他又喝過兩三杯酒了。」

「密司施塔蒙今晨露過臉沒有？」

「她也出現過了。」赫史忽然現出惶惑的神氣。「她倒是個奇怪人，昨夜她的神經病發作，幾乎每一刻鐘，都要暈過去，到了今天早晨，她却又一點沒有什麼，並且很活潑快樂了。假使你問我有什麼批評，我可以說她似乎因了未婚夫失蹤而快意呢。」

「你看她和誰最接近？」

赫史扮了個鬼臉。「他們並不叫我一同進早餐，我怎能知道呢。我能夠弄到些東西吃，已經算是運氣。」

了。但在早餐以後，我見她和李雷特單獨在客室裏談了很久。」

「唔！」凡士眼光看在他的紙烟上，沉思有頃。「原來如此。」

麥根嗤着鼻子，向凡士臉上投了一個輕蔑的眼光。「你對於這種事實，也許要認為這裏面的陰謀已顯着濃密化罷？」

凡士也用戲謔的眼光回視他。「還不止濃密化，簡直已經凝結攏來了。」他又側過臉兒看着赫史。「那密昔司施塔蒙又怎樣呢？」

赫史答道：「她今天完全好了，那位醫士剛剛來過，察看了一遍，說是眼前已用不着他，等到下午再來。說起醫士，我已打了個電話給檢驗醫官陶里木斯，叫他到這裏來一趟。因為我想起今天是星期日，遲了恐找不着他，等一會我們發現了芒台格的屍體，就要用得着他哩。」

凡士問道：「那末，你已叫你的手下人把池門的門關住了罷？」

「關住了。不過這項工作很吃力，有一扇門被水浸透重得非常，現在已弄好了。還幸水位很低，那池壩上的鎖也已用錘子打開。照施塔蒙的話，我們再費上一個鐘頭的工夫，便可以使池裏的水流乾了。剛纔施塔蒙也要去看看放水的情形，我說這事用不着他費心，我們儘可辦得妥當。」

凡士點一點頭。「你辦得很好。但你的工人可曾在那壩堤的鎖口上掩護些網一類的東西？因為那屍體也許會隨着水流淌過去的。」

赫史略現出得意的神情。「這個我早就想到了，我已叫他們在鎖口上罩着一重粗的鐵絲網。」

凡士又問道：「今天早晨可會有什麼客人到這裏來呢？」

「沒有，就是有，他們也無法進來。昨夜我叫布克，西里錫，史納金等回去休息一下，叫了另一班人來看守。今晨他們又回來值差了。現在布克留在這門口的小間裏，史納金守在東面大門口，西里錫仍在池邊，不許人走近去。」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仰起目光來看着凡士。「現在你打算怎樣進行呢？也許你要見見密司施塔蒙和那個少年達敦。你如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敢說這兩個人都是可疑的。」

凡士道：「警佐，我此刻想去看看那產地的情形，且不去驚動屋子裏的人。你最好先去把密司脫施塔蒙叫來，好陪我們一塊兒勘察。」

赫史躊躇了一下，纔走進屋內去。不久就同了施塔蒙來見凡士。

施塔蒙沒有穿外褂，也沒有戴帽子，只穿着灰色綢的無袖的運動襯衫，下面穿着灰色絨的褲子。他的臉色很憔悴，眼眶下似乎陷成窟窿。他在下了石階，向我們走來的時候，態度頗鎮靜。但在我看來，他的神經終有些不甯，那鎮靜顯然是竭力裝扮着的。

他和婉地向我們招呼。「諸位早安！昨夜我太偏於幻想，萬分抱歉！請諸位寬恕我。大概是受了氣候的壓迫，而且——」

凡士不待他說完，忙安慰他道：「沒關係，我們都能諒解你的。這局勢也實在難受了，現在我們打算看看你的產地，尤其那池的情形，我想煩你做一個嚮導。」

「好的。」施塔蒙應了一聲，向屋子的北方走去。「這地方也確是特異，在紐約或是其他都市裏都找不到相同的所在。」

我們在他的後面跟着，走上一組階級的上端，又走下去，那邊就可以通到游泳池。但仍向屋子的後面走去，却是一條狹窄的小路。

施塔蒙說道：「這條便是東路，還是我父親手裏鋪築的。從這條路穿過松林，下了小山，就接聯到產地界線外的一條老公路。」

凡士問道：「那條老公路通到什麼地方？」

「說不出特殊的地點，那條路沿着棲鳥所，直達香林的南端，便分歧為兩條路：一條向北通穀床和北面的印第安人石洞，再過去便接到一條通河濱的園路。又一條沿着柯林山下去，轉灣通到兵工爐北面的培生路；可是那條路失修已久，我們難得走的。」

東路的右側，就是這屋子的在南向，有一所寬大的汽車間，面前還有一方水泥的轉車場。施塔蒙又說道：「汽車間在這裏，原不甚方便，我們却不得不如此。如果我們將汽車間移到正屋面前，那就不免損害風景，所以我們已將水泥徑展長到南向的屋子前面了。」

凡士向那樹林濃密的小山看去，問道：「這條東路可經過游泳池麼？」

「經過的，但並不直接，離池還有五十碼遠。」

「那末，我們現在就從東路上過去，等一回我們再從池前的階級上回進屋子裏，好不好？」

施塔蒙高興地說道：「很好。」說着，他伸在前面引導，循着一個斜坡走下去，經過一座短橋，橋下就是貫注那些溪流。我們向左略灣，就很清楚地看見那池北岸的石壁。再向前數尺，就是一條小徑，用水泥鋪築的，大約有十八吋寬闊，折角地向池的那一面展開。

小徑的兩旁是濃密的樹木和矮樹，施塔蒙在前，我們隨後，走上了小徑，那樹木直到接近池的東北角爲止。這所在恰當池的濾水鐵柵和石壁之間，我們可以看清池的全部，又可看見施塔蒙巨廈，就雄峙在池的對面小山頂上。

那時池裏的水已經放去不少，在靠着石壁的這一半，已露出了池底。只有靠屋子的一面，還留着約有二十尺寬的水沒有流盡。就是這一半沒有流盡的水，也在急速地從池的西端的鎖口裏瀉出去。那濾水柵上的門已緊緊關閉着，因而做成一種池東首的高壩，把水壅成一個臨時的小池。還幸在這個時令，水位很低，所以門雖開着，水卻沒有溢過門頂或騰溢上岸，只有在門隙之間，有幾股細流涓涓地仍流回池身。

池裏的水既這樣淺，那芒台格的屍體却還沒有發現。赫史睜大了眼睛，仔細向池面上看着，自語道：「芒台格的屍體大概已沉到池的那一端的最深所在去了。」

在我們站立的前面，離石壁不多幾尺，露出一塊圓錐形的石壁的頂，大半已陷入污泥中，像一個矗立着的石筍。施塔蒙指着石頭，說道：「這就是昨夜你們聽得激水聲的由來了。好幾個星期以來，我總擔心着這塊石頭會掉落下來，幸而昨夜沒有傷人。不過我也警告過那些要游泳的人，不可接近這塊石頭落下來的線路。現在我却須多一個麻煩，要把它設法移去了。」

他說罷，也把目光凝注在池面上。這時祇有一條狹窄的水流，留存在岸壁的一端，芒台格的屍體依然不見。他悻悻地說道：「我猜想芒台格就在跳板的附近砸碎他的頭顱的，這池真像魔鬼一般的不祥，人們往往會在這裏溺死。」

凡士的目光看向前面，問道：「魔鬼，你是不是說：『不撒？』」（不撒是印第安人間的一種魔鬼，相傳是

龍首，鹿角，魚鱗，鷹爪，大翼，長尾，形狀非常可怕。這一怪形的石刻，曾在一六六五年被莫凱時教士在梅瑟瑟的山谷中發現；一八八七年愛姆斯特朗有一本小冊子專記此物。

施塔蒙迅疾地看了凡士一眼，半笑半噁地說道：「原來你也聽得過這種無聊傳說的。我的好上帝，大概這裏的年老婦人，不久就要使我相信這池裏真有一條吃人的龍呢。但這個「不撒」名詞，你是從那裏知道的？這裏的印第安人，都把龍叫做「亞猛芒開登」。我已好久不聽得「不撒」名詞了。從前有一個老印第安人的酋長，由西部旅行到這裏會說過這個名詞。他描摹那「不撒」的怪形的時候，頭髮都豎了起來。他是個很幹鍊的老人，我到現在還記得。」

凡士仍看着那逐漸流落的水。「不撒」和「亞猛芒開登」在實際上原是一個東西，就是怪龍，即不過是方言的不同罷了。萊諾勃人叫龍爲亞猛芒開登，但沿着梅瑟瑟比的阿爾印第安人，却把怪龍叫做「不撒」。

這時那剩餘的水似乎越發退落得快，施塔蒙打算要到池旁邊的那塊低地上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些。但凡士立即拉住了她。

「對不起，我們還要到那邊去尋找足印。」施塔蒙似乎很詫異。凡士繼續說：「我這見解也許是愚蠢的，不過我會推想芒台格或是泗過了池面，到這空地上悄悄離去。」

施塔蒙突出了下頰。驚呼道：「我的天，他爲什麼要這樣幹呢？」

凡士不經意地答道：「他不一定會如此。但如這地裏竟沒有他的屍體，事情就非常尷尬，我們不能不找出他的失蹤理由。」

施塔蒙似乎絕對不信。她道：「那是笑話，屍體自然在池裏，不會沒有的。他明明溺死在池裏，關不出什麼神祕的花巧。」

「好，我們等一會再說。請問這池底是什麼性質的泥土？」

「泥土是堅硬而沙質的。以前我曾想用水泥舖底，但經過考慮後，覺得舖了水泥底，未必比現狀更好。因為現在池底已是很潔的了，底上所累積的層泥，只有一寸厚，等到池中的水全部流乾，你僅須穿一雙橡膠拖鞋，在池底不論那一部份行走，總不會污損了鞋子。」

池中的水已愈流愈狹，只剩了三尺的寬度，我想再過幾分鐘，全部池底就會顯露出來。我們五個人——凡士，麥根，赫史，施塔蒙和我——都凝神地站在水池小徑的盡端，注視着逐漸乾涸的池底。一會兒，池底的較高部份已沒有水，那一股更狹的細流，一尺一尺地向壩堤流去，到了更衣室面前就過去了，又流近了跳板面前。我的神經忽然緊張起來，水終於流過跳板，向壩堤的盡端流去，我突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似我被什麼魔力控制着。我強制着把眼光離開了那瀕於乾涸的水，看看我身邊的四個人。

施塔蒙愕眙地把嘴張開着。麥根緊縐着雙眉。赫史也扳着臉兒嚴肅得可怕。凡士在急速地吸烟，眉毛略略掀起，嘴邊正似有一種微笑。我自己知道我的眼睛這時好像受了催眠術一般的凝滯。我再看到水壩的鎖口上去時，全部池底都顯露出來，水已流乾了。

這當兒忽有一種光銳而帶有神經性的笑聲，直刺入我們的耳鼓。我們都驚異地仰面看去，那正屋第三層樓的陽台上，站着一個形容枯槁的老婦人，伸着兩臂，向池的這方面揮動——這便是施塔蒙的母親。驟然間，我還不明瞭她這種詭秘而可怕表示，有什麼用意。但隨即我就領會了，原來那池底全部顯

露出來後，竟沒有芒台格的屍體。我們站立的所在，池底的每一方寸都看得很清楚的。

八 水底怪印

——（八日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半）

這結果大出我們每一個人的意外，使我們好久都開不出口。我看看麥根，他的雙眉皺得愈緊，顯得驚駭而迷惑。赫史用力地咬着雪茄，睜大眼睛向人呆看，他往常每經歷着這類奇怪事，都會不自禁地現出這副樣子，此刻却更詫異得厲害。施塔蒙目注池壩的鎖口，身體向前僂着，好久不動，成爲一個雕刻的人。

凡士在我們中間要算最平靜的一個，灰色而凝冷的眼睛，在掀起的眉毛下面帶着一種微笑；嘴角邊也似乎有一種得意的微笑。但在最初，他也並沒有料到芒台格的屍體會不在這池裏。

施塔蒙第一個先說話。他喃喃地呼道：「天啊！這是不可信的！唉！這是不可能的啊！」他戰慄地從襯衫袋裏摸出了一支黑而小的紙烟，勉強擦火燒着。

凡士聳一聳肩，向赫史說道：「警佐，現在我們去尋找足印，比較的更有意義了。」他也摸出了一支雷琪紙烟。

赫史困惑不安地說道：「也許是的罷，又恐怕不見得，你看那一塊石筍似的大石怎麼樣，屍體會不會被壓在底下？」

凡士搖頭道：「不會的，這塊大石倒落在池中的部份，面積不到十八寸，決不能掩蔽整個人體。」
施塔蒙從嘴邊拿下了紙烟，轉身看着凡士：「你說得不錯，池底的泥土很硬，那塊石頭決不能把屍體

打進泥底裏去的。他又把身子轉過去，向堤壩那邊望了一望。「我們對於芒台格的失蹤，只有另尋解釋了。」

赫史的駭愕化爲惱怒，他悻悻地復說道：「另尋解釋。」他又回頭看着凡士。「昨夜我在這裏並沒有發現足印，至少我和史納金沒有找得一些影迹。」

凡士和婉地建議道：「警佐，我們不妨再找一找的。你最好去把史納金叫來，可以有條理地細細察勘。」

赫史一言不發，悶悶地從那水泥小徑向東路走去了。因爲史納金正被派守候在臨東路的大門口。

麥根尋思地踱到施塔蒙面前，問道：「密司脫施塔蒙，你對於芒台格的失蹤，可有什麼意見呢？」

施塔蒙重新向池底環視了一下，憂鬱地搖搖頭。「我想不出他爲什麼失蹤，除非他從這方面離開了池，悄悄地走去。」

凡士戲謔地向麥根一笑。「那條怪龍也是一個可能的解釋呢。」

施塔蒙突然紅着臉，嘴唇也有些顫動，大聲說道：「謝謝你，請你不要再提這種無聊的話罷。這件事即使不牽涉迷信的神話，我們已經糟得夠了。一切的事，我們都要有合理的解釋。」

凡士嘆息道：「對的，理性本應當超乎一切之一。」

我偶然抬起頭，恰巧看見那正屋第三層樓的陽臺上，女護士歇菴資和赫列德醫士扶着施塔蒙的母親，向屋內走去。

一會兒，赫史已領着史納金走過來了。

於是我們開始找尋足印。先從站立的地點——就是濾水鐵柵的右側到池邊之間的草地上，費了好多時候，並沒有尋得。凡士、赫史、史納金三個人，又從濾水鐵柵起，到池北岸石壁之間的平地上搜索。這塊地約有十五尺見方，分成兩部份：一部接連水泥小徑，便是我和麥根施塔蒙站立的所在，舖有不整齊的草皮；一部靠近池，本是乾結的泥地。

不多一刻，凡士已從石壁角上走回我們站立的所在，他臉上顯着惶惑的神氣。「那邊沒有足印，芒台格決不會從這部份離池登岸的。」

接着赫史也走回來，煩懣地說道：「昨夜我已和史納金用電筒仔細搜尋過，我想今天再不會找到什麼了。」

麥根的眼光看在那石壁上，並不指定向某一個人問道：「芒台格可會爬上一塊巖石，隨後跳過了空地而向這條小徑上來呢？」

凡士應道：「芒台格或許是個運動家，但決不是個會騰空的飛人。」

施塔蒙呆呆地站在那裏，好像受了催眠術似的。他說道：「如果芒台格不是從這塊空地上離池，那我直想不出有什麼神祕的離池方法。」

凡士說道：「可是實際上他已明明離了這池，我們還得再搜尋一下。」

他說罷，就向濾水鐵柵走去，踏上了那寬闊的頂石，我們都不期然隨着他，不知他究竟懷着何種期望。他走上柵頂的一半，便立停下來，偻着身子向水平線看去，那水平線的痕迹，在柵頂下面足有六呎，但距離水門的頂，却有八呎。濾水的東西是一種塗鉛的金屬線所製的小孔，後面又加了一重有孔的屏障，那質地

似乎是一種極細的水泥。我推想芒台格如果要從濾水柵上爬到柵頂，倘沒有同黨幫助，那是絕不可能的。

凡士站在那裏察看了一會，繼續走過濾水鐵柵，向着池的南角的更衣室走去。自濾水鐵柵的盡端起，直到池面的壩堤，那邊有一條水泥製的岸牆，高出水面約有六呎光景。

赫史說明道：「這個岸牆雖不甚高，但可以確定芒台格不會從這裏爬出來。因為十幾盞弧光燈正照在這裏，他要是爬上來，定會有人看見。」

施塔蒙點頭表示同意。「對的，他決不會從這方面離池。」

凡士繼續走到壩堤前，細細察看了一回，並試試鎖開上端的金屬鋼是否堅牢，證明了這部份沒有別的出路。接着他又走到壩堤下面的池底，這時水已流完，露出些光銳不整的亂石，凡士踱了好一會子。

施塔蒙忽然高聲道：「你不必在這裏多費工失，自從上月份起，這一帶的水很淺，便是一隻死貓也不會淌過壩堤去。」

凡士答道：「不錯。」他隨即走上岸，到了我們站立的所在，又說：「我並不是想在這裏找尋屍體。即使這裏的水不淺，也不會把屍體淌到壩堤外面。因為一個人溺死，至少要有二十四個鐘頭，他的屍體纔會浮上水面。」

麥根怪問道：「你既知道如此，爲什麼又在那邊找什麼呢？」

「老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像——好的，我們再回到池的那一端去，那低地上竟沒有足印，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們都回轉身子，沿着岸牆，穿過濾水鐵柵的頂，重新走到那一塊小小的方地上。

麥根顯出懊悔的神氣，問道：「這地方已尋過一遍，並沒有足印，你還要找什麼呢？」

凡士沉思道：「這正是奇怪的事，此地應該有足印的；不然，難道芒台格會飛了去……」他的眼光忽然凝注在我們足旁的一小塊稀疏的草皮上，語聲就此停止。接着，他走前幾步，踉了下來，細察那草地，起身仍回到原來的所在，說道：「那草地上有擦損的痕跡，但却是直角形，不像足印。」

赫史接口道：「是的，我昨夜就看見了。那痕迹像是有什麼人把一隻箱子或一隻沉重的手提皮包在草地上放過，但也不是一放就留下痕迹的，總要有好幾個星期或好幾個月纔會有痕迹；而且這個即使是足印，却又離地邊有十二呎以上，也不能合理。」

施塔蒙拋掉他的烟尾，兩手插入衣袋，困惑地說道：「這件事越把我弄糊塗了，我真是難受。照這樣子，勢必又產生什麼無稽的流言，這倒霉的游泳池，已經使我聽到不少叫人懊惱的流言了。」

凡士正仰着面，看對面的一排巖石，說道：「密司脫施塔蒙，那邊有好幾塊凸出的石頭，你想芒台格可能會從那些石頭上爬上去呢？」

施塔蒙搖搖頭，答道：「那決不會，你看那些石塊彼此距離很遠，不相連接，他決不能爬上去。我在小時候，曾經爬上了內中一塊石頭，弄得進不能進，退不能退，我父親費了好些手脚，纔把我救下來。」

「那末，芒台格可會用繩子搔上去？」

「這倒是可能的。芒台格是個運動家，他儘可以用他的手升搔。但我想不出這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麥根忽然省悟着什麼，插口道：「凡士，我想這一着確有可能，芒台格離開池面，只有這一條上升的路。你總記得李雷特告訴我們的話，當芒台格跳下池不再浮出水面的時候，那位密昔司美克曾全神貫注

地，看着對岸的石壁，後來她聽得了池中有激水聲的報告，又顯得十分驚駭；她也許對於芒台格的離池方法，事先有些知情。」

凡士遲疑道：「這話似不免牽強；但芒台格已經失蹤，你這話對不對，只好留待將來證明了。」他又回身向着施塔蒙道：「我們從這裏怎樣可以到那石壁頂上去呢？」

施塔蒙答道：「我們可從東路上走過去，穿過了香林，走上石坡，便看見這岩石是最高的，以下就是削落的石坡；再穿過了香林和印第安人的居處，直到都維爾溪爲止。你如果以爲有到岩石頂上看一看的必要，那須十分鐘就可以走到了。」

「我想頗值得上去看一看，假使上面有什麼足印，我們很容易察出的。」

施塔蒙便引導我們向東路進行。我們向北走出產地的大門，約有一百碼光景，又向西轉灣，沿着一條弓形的小道，直達了香林，便開始走上巉峭向上的石坡。不多一會，我們已站在巖石的頂端，俯瞰下面空池的底，足有一百呎深。對面小山頂上的施塔蒙老屋，差不多和我們成了平行線。那裏的地勢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一部份石塊分列爲兩行，中間陷落，形成一條有泥土的狹溝，約有十呎長，很容易找尋足印。而且昨天下過大雨，假使有人從池中爬上了岩頂，更從這岩頂到平地上去，纔要經過這一條狹溝，那末，泥土上絕不會不留下足印的。但是經了凡士和赫史的察勘，却絕沒有什麼足印或其他痕迹。其實就是我這雙沒有訓練過的眼睛，也很清楚的看見那裏並無異象。

麥根悵惘地說道：「這明明可以知道他不是用爬岩石的方法離池的。」

凡士應道：「我也這樣想。」他摸出一支紙烟，擦火燒着，「如果芒台格從這岩石上離池，他就是真個

騰空飛去了。」

施塔蒙的臉色越發慘白。她向凡士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又想着那離奇無稽的龍的故
事？」

凡士軒眉道：「我的話並沒有這樣的暗示。但我也明白你的含意，那不撒——龍——不是生了翅膀
的麼？」

施塔蒙含怒地瞅了凡士一眼，發出一種乾笑。「這些龍的故事，能刺激我的神經，不時使我會想起它，
令我實在有點怔忡不甯。」她又取出一支紙烟，走向岩石的邊際去，指着岩石尖端下的一塊大石基。「你
看，昨夜落下去的就是這上面的一塊大石了。」她察看那石基的邊上，又用手在石邊的隙縫摸了一摸。
「我早就怕這塊大石會從裂縫處折斷，昨天我和李雷特就在這裂縫處試推過一下，却想不到昨夜這光
頂就會落下去。現在其餘部份似乎都很堅實了，即使再有大雨，也不妨了。」

「這真是很有趣味的。」凡士說了這一句，便回身走下石坡，仍向着丁香林回到東路去，重新走上那
通池的水泥小徑。

那一塊在澗水鐵柵和石壁之間的低池，似乎對凡士有特殊的吸引力。他站在小徑的盡端，看着乾涸
的池底出神。在水泥小徑的右首，便是我們背後，有一宅小小的石屋，約五呎高，十呎見方，四周全被藤蔓蒙
絡着，我早就看見了，並不注意。凡士忽然指着那石屋，向施塔蒙問道：「那邊一所矮矮的石屋，是什麼東西？
看去好像是墓穴哩。」

施塔蒙答道：「正是墓穴。我的祖父蓄意要葬在這裏產地上，所以築了這墓穴，以便埋藏他的骸骨，並

準備給家屬問其他的人長眠。但我的父親却願葬到公墓裏去，因此我沒有開過這墓穴。但是我的母親却又願將來葬在這裏面。」她躊躇了一下，顯出惶惑的神氣。「我不知怎的，總覺得這一切產業，依然現在的條例，勢難永願這樣延續下去；你總知道這裏不像歐洲，終有這一天，它會被公家所佔有。」

凡士說道：「這便是可詛咒的商品化的文明了。但那墓穴裏面，除了你的祖父以外，可曾葬過別的什麼人？」

「有的。除了我的祖父葬在內中的一個墳穴外，好像還有兩個和祖父的一個幼弟葬在裏面，他們都是在我出生以前就故世了。我也沒有細細查閱過家屬的聖經。而且我如要進去視察，先須整開這墓道的鐵門，因為墓穴的鑰匙，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也許你的母親知道鑰匙的所在罷？」

施塔蒙急速地向凡士瞟了一眼。「這倒是奇怪的，你也會說這句話。好幾年前，我的母親曾告訴我，墓穴上的鑰匙已被她藏過了，以後永沒有人能去攬犯這墓穴了。她常有這種怪僻的思想，其實這也和家屬間的傳統，和鄰近的迷信觀念有關的。」

「會不會也和龍的故事有關？」

施塔蒙懊喪地說道：「正是有關的。她有一種愚蠢的觀念，以為那龍保佑我們一家，庇護我家祖先的幽靈，並保護施塔蒙族的骸骨，老年的人每每會有這種幻想。」頓了一頓，又說：「就談到鑰匙，我想起先我母親也許曾藏過，但此刻她大概也忘記在什麼地方了。」

凡士點頭道：「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你可曾當着賓客們的面，提起或談論過這個墓穴？」

施塔蒙思量有頃，答道：「沒有向任何人談起過。我想任何人連墓道在這產地上的事也未必知道。因為這石墓隱蔽在樹木後面，從屋子那邊看不見這裏，平時又沒有人會走到池的這一面來。但李雷特當然例外。」

凡士仰起面，呆望着施塔蒙老屋。我暗暗忖量，不知他此刻又愛着些什麼。過了一會，他又轉過身子，向施塔蒙說道：「這石墓真充滿着浪漫意味，我倒很想去看一看。」說罷，就離開水泥徑，向那樹叢中走去。施塔蒙跟在後面，頗有點不耐的神氣。

凡士問道：「這裏可有通到石墓的路？」

「從東路有一條小徑可通的。但那條小徑也許已被野草封沒了。」

凡士向前走了十多呎，便站下來，那地點恰當水泥小徑和石墓之間的中心。他仔細端相那石墓。據施塔蒙說，這石墓的一部份築在地面以下，所以那最高的尖頂，離地面也不過六呎，看去便顯得臃腫而低矮。蓋瓦的屋頂，形勢欹斜，以便瀉水；四周的石牆，石質是和施塔蒙正屋所用的相同，籐蔓已爬上了簷邊。向西一面有一扇熟鐵加釘的門，固然已古舊生鏽，却仍給予人一種堅實的印象。門口有三級石階，碧油油地長滿了青苔。旁邊靠近甬道的一面，有一堆厚重的木板，因為久經風雨，已顯得彎曲。凡士巡視這石墓一周後，便在這一堆木板前站下來。

他問道：「這些木板有什麼用處呢？」

施塔蒙答道：「沒有什麼用處，這是做瀘水柵上面的水門所剩下的。」

凡士依然向那水泥小徑走去。他等到施塔蒙也回身也跟在後面時，忽自言自語地慨嘆：「這也是奇

怪的，誰都不會相信這種環境能存在於現代的都市區域以內。」

麥根總是默默地隨着凡士走到這時候，我看他的神氣，覺得他對於凡士旁及那顯然不相干的石墓，已不能再耐了。果然，他焦煩地說道：「凡士，我們已明明無事可爲，雖然沒有找到足印，但那芒台格終有方法離開道池的。這個祕密等到他將來自願披露的時候，我們自然會知道。我們現在可以走了。」他這樣說着，我以為他的內心一定和他所表示的相反。他分明不滿意於種種事實，但他所表示的，却顯得缺乏常識。可是就我個人說，則除了順從他的建議以外的確也沒有別的較佳的辦法。

凡士躊躇着說道：「我承認你的結論很合理，但芒台格的失蹤却又非常不合理。如果你能寬容一些，我還想再看看池的底。」他又回頭向施塔蒙說：「在水流從水門頂上溢過來以前，這池還能保留乾涸狀態多少時候？」

施塔蒙走到瀘水鐵柵那邊，向上面漸漸高漲的水望了一眼，報告道：「這池大概有兩個鐘頭的乾涸時間，現在已經乾了一個半鐘頭，只剩了半個鐘頭光景了。如果過了兩個鐘頭不開放水門，那水便會溢到岸上來，泛濫到產地的各低窪部分去。」

凡士道：「半個鐘頭的時間也儘夠了。」他望着赫史。「警佐，我們最好把石墓旁邊的木板搬來，舖在池底的泥土上，我要從這裏和芒台格下水處之間的一部份仔細察看一遍。」

赫史始終興奮，對於能解釋這神祕局勢的方法，不論什麼事都願意幹。他伸頭向史納金招呼了一下，兩個人很快地奔向石墓那邊去。十分鐘分，池底已舖成了一條乾的小徑。那舖接的方法，先把一塊板從我們站立的岸上放下池去，然後就蹲在這塊板上再舖第二塊，以次舖接下去，直到那些板舖完，就到了池底

的中心。這些木板都是一呎闊和二吋厚，池底下的泥土又不怎樣深，木板舖起來，不致於陷落或傾翻，走上
去必然很穩的。

在舖接的時候，麥根站在一旁吸煙。他見凡士捲起褲腳管，小心地走上第一塊傾斜的木板時，又埋怨地說道：「你究竟想找尋什麼。要這樣地虛費工夫，你站在這裏，儘能看得清池底的全部啊。」

凡士俯着身子，側過了臉向着麥根。「老友，我坦白地說，我並不想找尋什麼。但這個池很使我着迷，如果不在這神祕的的案子發生地點仔細拜訪一回，我總捨不得就走。」他又招呼赫史道：「警佐，來，這條橋走起來很方便的。」

麥根勉強地走上木板，他譏誚地答道：「你能承認並不想找尋什麼，我倒很樂意。剛纔我簡直以為你是在找尋那龍呢。」

凡士微笑道：「不，照傳說，龍是不露真相的。但據東方關於龍的神話，却能夠隨意變化美女。」

施塔蒙走上木板時在我前面，他聽了凡士的話，忽地站住，用手撫摸他的額角，作惱怒聲道：「請你們不要再提起那可惡的龍罷，今天我的神經實在受不住了！」

凡士說道：「抱歉之至！但你總知道，我們並不是故意要使你受驚的。」

不多一會，凡士已走完了最末的一塊木板，他站下來向四周視察，用手按在眼睛上調節光線。我們幾個人依次成爲一列的站在他旁邊，天氣既暖，太陽光照在我們身上，又沒一絲兒風，更覺得非常悶熱。我的眼光越過了施塔蒙和麥根，看到凡士的動作。他正聚精會神地細察四周的泥土，真使人懷疑，他究竟抱着什麼奇怪的意念，要幹這在表面上毫無意義的勾當。照我看來，這件事也許會造成一個滑稽的結果。

我正這樣想着，凡士忽然在木板的盡端屈膝跪下來，他的身子對着跳板的一面俯下去。他驚呼道：「哎喲！我的姑母！我的寶貝的姑母！」接着，他竟脫離了木板，跨到池底的泥土上去，並戴上獨眼鏡，俯倒了身子，細察他所發現的東西。

麥根問道：「凡士，你發現什麼了？」

凡士伸出一隻手，表示着阻止發問。他抑制着驚惶的情感，說道：「等一等，你不要走過來。」說罷，繼續向前走得很遠，又緩緩地轉灣，走向對岸石壁方面；不多遠，又回過來，差不多和我們所站的木板成了平行線，向着石壁盡端的那塊低地走去。他一路走時，眼光始終凝注在池底上，我們也不期然地跟着在木板上走動。他走到了離傾斜的低岸數呎光景，便立停下來，說道：「警佐，你把那塊木板移到這所在來。」

赫史照辦了。

木板放平之後，凡士向我們招招手，叫我們都踏在那塊木板上。從凡士的緊張的神氣，和不自然的語聲上，顯然他已有了驚人的發現，所以我們踏上那狹小的木板時，也都發生了緊張的情緒，但又無從猜測他究竟察出了什麼。

凡士仍俯着身子，指着池底的一處泥土，大聲說道：「麥根，你看，這就是我發現的。這些痕迹從靠近池中心的跳板旁邊出發，直到這裏的低岸為止；並且這些痕迹非常凌亂，會向相反的方向進行，又在池中心的部分繞了一個大圈子。」

他所指示的痕迹，最初因為泥底的高低不平，我們都看不清楚；此刻我們也都俯下身子，依着他的指示，細細察看，這纔漸漸地明瞭恐怖的原因。原來在那淺泥上，有一個大獸蹄模樣的印子，足有十四吋長，並

有像鱗片似的皺紋。他所指示的是最清晰的一個，左右兩旁還有同樣的印子，形成一條不整齊的線路。而且更有可怖的，沿着這些獸蹄印，又有無數的邊線印迹，却很像是什麼可怕怪物的三爪的爪印，我們都驚得呆了。

九 衣袋裏的信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十二時半）——

麥根在平日本有應付非常事變的鎮靜習慣，此刻却呆望着那些獸蹄印發怔，他的手在一握一張地牽動，似乎他的身體因為受到了強烈的刺激，一時竟失却了控制力。赫史和史納金都呆得像木雞一般，眼光凝視着奇怪的足印。我在數秒鐘間，模糊地想不出這印迹的含義；但我却祇有驚恐而不信，因而我的神經上起了異樣的感覺。同時我竭力自持，不使我受到這難堪的意念的壓制。

感受刺激最深的，要算施塔蒙了。他的臉色本來已很慘白，此刻更成了死灰色，幾乎要驚暈過去。他的僵直的身子有些搖動，接着似要向後倒仰，好像被什麼無形之手擊了他一下，呼吸頓時急促起來。一霎間，他的臉上忽然湧上了血液，臉色變成了淺絳，嘴旁和咽喉旁的肌肉在不自然的牽動，就同患着劇烈的喉症一般。

凡士靜靜地站着，和他毫無感情的語聲，方始把我們從昏迷中喚回了知覺。他說道：「真的，這些印迹非常動人哩。但此刻我的鞋子已經濕透，上岸去罷。」

我們又排隊似的轉了個方向。赫史和史納金已將木板放成原狀。凡士的鞋子本已濕透，我們就不必

跟着他踏着泥土上岸了。

施塔蒙在我們都走上了石壁盡端的那塊低地時，忽然顫抖地拉着凡士的衣袖，期期地說道：「你對於這些印子，有什麼意見？」他的聲音很低沉，一些沒有頓挫。

凡士隨口應道：「此刻我還沒有什麼意思哩。」說罷，他就回身向着赫史：「警佐，我打算把這些印迹畫成圖樣，也是一種記錄。水門不久就要開了，畫一個圖，時間上還來得及罷？」

赫史起勁地答道：「這不成問題，我準可以畫好圖樣。」他立即向史納金發令道：「你就去把這些印迹畫在你的記事簿上，再量一量尺寸，要快些。畫好以後，把木板從池裏拿起來，重新疊好，然後叫你的助手們開放水門，鎖好壩堤上的鎖。等到各事辦妥了，就來報告。」

凡士見他那種幹練的神氣，贊許地笑了一笑：「你安排得很得當。這裏已沒有了我們的事，可以回進屋子裏去了，抄近路去最好。」

於是我們沿着瀘水鐵柵的頂，向對面的更衣室走去，池岸上面的水，已濺積得很高，距離那關閉的水門的頂不到一呎。我向後回看，史納金正跪在兩塊木板上，記事簿展開在他的面前，描畫那池底的奇怪足印。史納金對於這種工作，在紐約警署裏再沒有比他更勝任的了，從前在一件案子上，赫史也是選了他到雪地上去描摹足印的。

在我們經過池旁的更衣室時，凡士突然停步，向赫史說道：「警佐，更衣室中當然有芒台格換下來的衣服，你可曾檢出來沒有？如果仍在那邊，我們可以順便進去拿來。那衣服裏也許藏有什麼秘密，譬如自殺的字條，或女子寫的恫嚇信，或其他新聞記者們所追求的有趣線索之類，那對於我們都是很有裨補的。」

他的話雖帶點諷刺意味，但是據我的經驗，這樣子正是他對於這神秘局勢感到棘手的時候，任何可能的線路，他都要試一試。赫史隨即走進更衣室搜尋，不一會，就挾着芒台格的衣服走了出來。我們便上了石級，走向屋裏去。

剛走上了石級的頂，那檢驗警官陶里木斯的汽車恰恰駛到他跳下車來，與匆匆地趕到我們面前。他的身材短小，容易使氣，像是一個股票商人。他穿着一身灰色衣裳，那頂草帽老是戴成一個傾斜的角度。他向我們招呼之後，就把兩手插在衣袋裏，又開了兩腳，皺皺眉向赫史凝視着。

他埋怨道：「你連星期日都不使我休息一天，在這樣好的天氣，拉我到鄉下來。好，屍體在那裏？讓我趕快辦好了公事，回家去吃中飯。」他說罷，墊起了足趾向赫史看。

赫史不禁發窘，喉嚨裏咯咯作響，說不出話來。末後，他抱歉聲道：「醫士，真對不起！這裏實際上竟沒有屍體——」

「什麼！沒有屍體？」陶里木斯踏平了墊着的腳，把帽子推向額角後面，呆看着赫史。「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人的衣服？」

赫史低聲答道：「就是屬於那個我要你檢驗的人所有。但我們竟沒有找到他的人。」

那醫士惱怒起來。「你打電話給我時，這個人在什麼地方呢？可是那屍體向你說了聲再會走開去了？你是不是在和我開玩笑？」

麥根調解道：「醫士，我們煩你到這裏來，十分抱歉！這事的解釋很簡單，警佐有充分理由，確信有一個人在可疑的情勢下溺死在這裏的游泳池裏，可是經放乾池水後，竟沒有發現屍體，因而我們也正在奇怪

着。

陶里木斯略略點一點頭。但他隨即又換了一副神氣，回頭望着赫史。「我是檢驗警官，我可不是偵查失蹤人的首領呢！」

赫史申辯道：「我想——」

但醫士立即剪住道：「我的上帝，『你想』，刑事部裏的人員竟也會想……今天是休息的日子，天氣又這般熱，爲了你們有一種想，就把我拖到這鬼氣森森的地方來。老實說我不要你們想，我只要屍體；如果沒有屍體，我可不能聽人家隨意呼喚的。」

赫史也不禁有些發怒。但他已經和那醫士相處久了，知道和這位利嘴的醫士周旋，不能過於認真的，所以他終於嘻了一嘻，他的怒意自動地消失了。

他打趣地說道：「過去有屍體給你的時候，你也是抱怨着；現在沒找着屍體，你應該樂意了，可是你却同樣抱怨。」他又換了一副莊重的態度。「醫士，我老實說，我此刻煩你到這裏來走一趟，確是很抱歉的。不過你如果處在我這個地位的話……」

那醫士搶着說道：「好了，一個刑事部的警佐，竟找不到一個屍體！」

這種輕薄的言語激惱了麥根。他說：「醫士，這是一個嚴重的疑案。論理，那人的屍體應當在游泳池裏，可是竟沒有，確是使每一個人都要大惑不解的。」

陶里木斯伸出了兩手，把手心向上，重重地嘆息了一聲。「密司脫麥根，我不是哲學家，我只是一個醫士，無論如何，總不能憑着理想來剖驗。」

凡士徐徐吐出一口烟來，說道：「那末，你現在還可以準時進你的午膳，警佐並不會留阻你。」

陶里木斯笑了一笑，摸出一塊藍色手帕，在額角上揩抹着。「你也許說得不錯，我要走了。」

赫史又把眼光看着他，囁嚅地說道：「如果我們找到了屍體——」

那醫士應道：「你不必顧慮到我的情感，無論屍體尋得着尋不着，我都不管；要是你尋到了的話，請你不要在進膳的時候叫我。」他快意地揮一揮手，向我們告辭，隨即回身跳上他的汽車去了。

凡士目注醫士的背影，微笑地說道：「警佐的躁急脾氣，今天受到打擊了。我們到屋裏去罷。」

施塔蒙取出鑰匙，開了正屋的側門，我們便走上一條從屋後通到大樓的甬道。雖在白晝，那甬道中也充滿着沉悶霉臭的空氣，從大門裏漏進來的陽光，也似乎受了這種空氣的影響，顯得很慘澹。

經過圖書室時，我聽得裏面有好幾個人在談話，大概這屋裏的人已多數聚在這裏。但在一瞬間，室中的談話突然靜止。接着那李雷特就踱了出來，他的態度雖仍鎮靜，神氣上總掩飾不了他的沮喪不安。他簡單地向我們招呼了一下，便用一種沉鬱的音調發問。

「今天你們可曾有什麼新發現呢？」

凡士和婉地答道：「發現了很多，可是芒台格的屍體却逃走了。」

李雷特向凡士投射了一個嘲笑的眼光，問道：「他不在池裏麼？」

「奇怪，的他真的澈底不見了。」

李雷特皺着眉峯，又向凡士看了一眼，並依次看一看別人，似乎他想說些什麼，但終於沒有表示。

凡士繼續道：「現在我們想到芒台格的臥室裏看看，你願意同去麼？」

李雷特沒有答。他的眼光忽瞥見了赫史手中所拿的衣服，領着說道：「照理，昨天我就該把芒台格的衣服拿進屋裏來的，我却沒有想得起；那末，你是以為在這衣服上能尋得出失踪的線索來呢？」

凡士聳一聳他的肩，繼續向正門的甬道走去，一壁答道：「也許可以的，誰能預料呀。」

施塔蒙吩咐那站在門口的管家特里南，拿一雙拖鞋給凡士換，以便洗刷那皮鞋上的泥污。特里南隨即遵辦後，我們就走上樓梯去。

我們到了二層樓北部盡端芒台格下榻的一間臥室裏。我估量它的部位恰當密昔司施塔蒙臥室的下面，雖然這所在沒有樓上臥室大，但我們立在窗口，同樣可以看到那游泳池。室中的佈置還算考究，却不像有人常住，大概這一間在賓客過多的時候纔用着的。在那衣櫃旁邊的一張低桌子上，放了一隻海豹皮的旅行皮包，皮包的蓋開啓着，攔住在牆壁上，裏面裝了些銀質的化妝用品，大都是男子們用的東西。靠牀邊的一張椅子上，攔着一件紫醬色綢的梳洗衣；牀脚的一端掛了一件紫色綢的睡衣。

赫史把那身從更衣室裏拿來的衣服放在中央一張桌子上，摸摸衣袋裏的東西。

凡士踱到窗口，瞭望那游泳池，有四個人正忙着開放那池的水門；史納金正在把最後一塊木板拖上岸，送到石墓那邊去，大概他的描摹足印的工作已經完畢了。他向外面眺望了幾分鐘，沉思地吸煙，他的眼光又從池東的濾水柵看到池西的壩堤，最後看到對面的石壁。

他說：「密司脫施塔蒙，其實你應當在使水再放入池中以前，就把那塊掉落的大石弄了起來。」

施塔蒙似正有什麼問題在他的心裏，不甚注意凡士的話。他答道：「現在已來不及了。好在那塊大石掉落的部份很淺，過幾天我可以設法弄起來的。」

凡士對於施塔蒙的答話也不甚在意，緩緩地回身向中央的桌子走去。赫史已將芒台格衣服袋中的東西都傾倒出來，堆在一旁，這時他正翻轉最後一個袋子，隨即展開了兩手，向凡士報告。

「衣袋裏的東西都在這裏，沒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的。」

凡士向桌上那些東西看去，一隻白金的表和練條，一把小刀，一個金質紙烟盒和打火機，一支墨水筆，幾個鑰匙，兩條手巾，少量的銀幣和紙幣看罷，又走到旅行皮包那邊去，略俯着身子，察看包中的東西。他道：「警佐，這裏的東西也不足幫助我們。」接着他就把身子站直，向四周察看，先視察梳洗桌的面，又抽開兩隻抽屜，又看看牀上的枕頭底下，末後又摸摸那睡衣和梳洗衣的袋子。

他失望似的坐到窗口的一隻椅子上去，嘆了一口氣。「這裏的一切都合乎常態，我們只好向別的面找尋線索了。」

施塔蒙走到衣櫥那邊去，把櫥門開了下來，並開亮櫥裏的電燈。李雷特也被搜索的性趣所鼓動，走到那邊去，從施塔蒙的肩膀上望去，忽然點點頭，自語道：「那是他的畫間衣服啊。」

凡士忙站起來，說道：「是的，我竟忘記了。警佐，你去把芒台格的衣服統統拿出來搜一下。」

赫史便去把櫥中芒台格的衣服都拿到桌上，袋中的東西全都倒出來，却也沒有任何重要的物事。最後赫史從裏面短褂袋中摸出了一個皮夾，皮夾中有三封信。一封沒有封套，祇摺疊着；兩封有封套的信，一封是一家成衣肆的傳單，一封是一個人請求借款。那一封沒有封套的信，却是這件神秘案子中，一條重要的線索。

凡士把那封信看了一遍，臉上現出疑惑的神氣，一言不發，授給我們幾個人看。那是一張淡藍色的信

凡士冷冷地答道：「足印是有，但不是芒台格所留下。而且那足印並不是在通東路那面的池岸邊發現的，却是在池中的泥底上。」

「唔！在池底上。」李雷特正在裝他的烟斗，這回却有不少的烟葉散落在斗外。他又問道：「那是些什麼樣的足印呢？」

凡士仰起面，眼光看到承塵。「什麼樣的，倒說不出來，有點像有史以前的巨大動物所留下的。」

李雷特不自禁地失驚道：「那不是龍麼？」接着他勉強一笑，用顫動的手指塞實斗內的烟，又用一種強自抑制的聲浪說道：「雖然如此，我總不能相信芒台格的失蹤，會和神話發生聯繫。」

「我也相信不會。不過那池底的怪印，我們也總要查明它的來由。」

「我倒願意看看那些怪印，可惜此刻已來不及了。」李雷特說着，走到窗口去，向那游泳池望了一望。「水已經從水門裏流進池中了。」

這時甬道中有一種重濁的步履聲，接着那史納金就出現在門口，手上拿了幾張紙。他報告道：「警佐，這就是那足印的圖樣；我已叫工人把水門開放，那堤壩上的鎖也快要閉攏了。現在你還有什麼吩咐？」從史納金的語聲裏，似乎他在池底上的工作，使他神經上感到不安，說話不大自然。

赫史接過了足印的圖樣，說道：「此刻你再去指揮鎖壩的工作，等到一切事都完畢了，就打發那些工人回去，你自己仍舊守在那通大路的門口。」

史納金舉手行了一個禮，默默地退去了。

凡士走到赫史面前，戴上了獨眼鏡，仔細察看那圖樣，讚美道：「畫得不錯，這傢伙倒是個天才的繪圖

者！他又轉身向李雷特。「你看，這就是池底上發現的神密足印。」

李雷特踟躕地走到赫史身邊，看那足印的圖樣。我忙注意他的神情，可是他的臉色，並沒有絲毫變異的表示。他看罷，緩緩抬起眼光，注視凡士。他說：「這確是奇怪的！我竟想不出什麼東西會在池底留下這奇怪的足印。」

一〇 罐形洞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一點鐘）——

我們在這裏逗留，不覺已是一點鐘。施塔蒙堅意請我們進午膳，他吩咐管家特里南在客室裏侍候，自己却和李雷特到餐室內進餐去。客室中便剩下我們四個人。

麥根眼光裏現着困擾，向凡士瞥了一下，說道：「你現在看這件事究竟怎樣？那池底上可怕的印迹，我真想不出是什麼來由。」

凡士也困擾地搖搖頭，帶着消極的意味，說道：「我真討厭這一回事，這裏面所含的詭譎性質，似乎隱藏着什麼超越我們日常經驗的秘事。」

麥根道：「如果這施塔蒙產地附近沒有那龍的傳說，那我們對於這些印迹，儘可為釋為普通人的足印被水冲大或冲成這種畸形的模樣。」

凡士又搖搖頭，微笑道：「這固然不能說全無理由。不過事實上却不是這樣的，有幾個印是順着水流的方向，却也有幾個和水流的方向成直角形，而這兩種印迹的形式，又絕對沒有變異。並且那水放出時很

遲緩，池底上的泥頗堅韌，連那印迹上鱗片似的痕迹也沒有被水沖模糊。就是退一步說，那些大印迹是被水沖成的，但那些三爪一般的印迹，又怎樣解釋呢？」

說到這裏，他突然跳起身來，急速地走到門口，拉起了厚重的門幕。門外却站着管家特里南，手上拿着凡士的皮鞋，臉色像死灰一般。眼睛向前直視。凡士嚴冷地看了他一下。他不住的顫動，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身子。

他期期地說道：「我——我很抱歉！我因為聽得你正在談話，不敢驚擾你，所以我——在這裏等候着。」他略略擎起手中的皮鞋。「這是你的鞋子。」

凡士返身回到座位上，一壁說道：「特里南，謝謝你給我弄乾淨了鞋子。我不過有點好奇心，要看看門外有什麼人在着。」

那人卑順地走進來，踢在地上，小心地替凡士脫去拖鞋，換上皮鞋，他當結鞋帶的時候，手指還在顫動。接着他就收拾午膳的盆碟，放入盤裏，在赫史的賤賤的目光中拿了出去。

赫史問道：「這個人爲什麼鬼鬼祟祟的在門外偷聽？我想他的心裏一定隱藏了什麼。」

凡士笑道：「當然的，但我想也不過是龍的問題。」

麥根厭煩地說道：「凡士，我們且慢談那無聊的龍的問題。你對於芒台格衣袋中的一封信，有什麼見解？」

凡士燒了一支雷琪紙烟，把身子仰靠着椅背，答道：「老實說，我並不是未卜先知者，這件事即使是一種戲劇性的勾當，但我總不明白芒台格離池赴約，究竟採用了什麼驚人的方法，一點迹象都沒有留下。」

來。」

赫史插口道：「這傢伙總有什麼方法離去的。假使我們查不出來，他簡直壓倒我們了。密司脫凡士，對不對？」

「警佐，你太客氣了，這事的解釋也許很簡單的，但現在我感覺到裏面，却顯得複雜呢。」
麥根說道：「雖然如此，那封短信和芒台格的失蹤，却明明是合符的。」

凡士應道：「是的，可是太合符了，那池底上的怪印和岸邊並無任何足印，却又是互相矛盾的。」他說完了這話，在室中往來踱步。一會兒，他繼續說道：「那個艾倫白羅德所藉以勾留的汽車，也是奇怪的。我想此刻和密司施塔蒙談一談，也許有點意思。」他便向赫史說：「警佐，你能把那管家叫進來麼？」

赫史出去叫了管家來。凡士吩咐他請密司施塔蒙到客室裏會見。管家應着，不多一刻他便引了她走進來。

密司施塔蒙雖不算怎樣美麗却也相當動人。昨夜她會暈厥好多次，此刻她的神氣很甯靜，這倒很使我詫異。她穿了一件沒袖子的白色網球衫，兩腿裸着，腳上穿着橘黃色羊毛襪，一雙皮條製成的運動鞋，襪統口捲到腳踝骨上。她雖不能算是一個運動員的典型，却也給予人一種有精神有力量的印象。

凡士客氣地給她移過一張椅子，但她也客氣地謝絕了，她表示願意站立。

凡士和悅地說道：「你也許要吸一支紙烟罷。」說着，隨手將烟盒送到她面前。

她取了一支。凡士又將打火機給她。我看她的神氣，似乎有點心思不屬的樣子，好像她正想着另一地方的另一事。赫史曾說她對於芒台格的死，彷彿看做漠不相關，凡士大概也有這個印象，所以他第一句話，

就從這一點上發問。

他說：「密司施塔蒙，你對於昨夜發生的不幸事件，究竟有什麼感想？」

那女子坦白地答道：「我自然很驚駭，但我不知怎樣說纔好。我想大家也都是如此。」

凡士向他諦視了一回，說道：「不過你對於這不幸事件的反應，應該更深切些，你不是已和密司脫芒台格訂過婚了麼？」

她點點頭：「是的，但我敢說這裏面有一種錯誤，現在已明白了。假使不是如此，那末，我所感受的自然更悲切些。」

凡士突然冒昧地問道：「密司施塔蒙，你想芒台格的死，可是出於意外麼？」

她回視凡士一下，答道：「除了認爲意外，別的沒有可能的解釋了。雖然，你這話的含義我也明白的，因爲我已聽夠了那些無稽之談。其實這回事除了由於偶然的不測以外，萬不能把那些無稽之談附會上去的。」

「這樣說，你對於龍的故事不很相信罷？」

她大約認爲有趣，不禁大笑。她說：「我是不相信童話的。你相信麼？」

凡士輕輕地答道：「我倒很相信童話中却敏五子的故事，有時我又懷疑那孩子好得太過分。」

她茫然地看着凡士：「你的話我怎麼不很懂？」

凡士微笑道：「沒關係，不過昨夜潛沒到池中的人，至今還沒有找着他的屍體，未免使我們有些悵惘。」

她道：「你可是說——」

「是的，密司脫芒台格竟徹底的沒有影踪了。」

那女子驚異起來，期期地說道：「在午膳時，我的哥哥却不曾告訴我……你可是確實知道芒台格不見了呢？」

「自然確實的。你難道不曉得我們會放乾了那池裏的水？」凡士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把視線凝注在她的臉上。「我們只在池底下發現了些奇怪的足印。」

她的呼吸驟然急促，睜大了眼睛，問道：「什麼樣的足印呢？」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奇怪的足印，假使我相信神話中的潛水怪物，那末，那足印便是怪物留下的。」

那女子本站在門幕附近，這時她一手拉住了門幕，似乎要藉此支持她的身體。但不多一會，她就恢復了鎮靜，放下拉門幕的手，走前幾步，靠在壁爐沿上，勉強地一笑。

「我聽到了似乎足以證明真有龍的話，就這樣吃驚，未免太忽視實際了。」

凡士和婉地說道：「密司施塔蒙，我相信你有這種傾向。但你既重視實際，這裏有一封信，也許會引起你的注意。」說着，他從衣袋裏取出那張淡藍色有香味的信箋，授給那女子。

她讀信的時候，神色如常。但在把信箋交還凡士時，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似乎那封信反而能給予她精神上的慰安。

她說：「這封信比你所說的足印，要合理得多了。」

凡士點頭道：「這封信的本身固然算得很合理，同時由於這封信的其他事實，却又非常不合理，譬如這個「永遠屬你的艾倫」她竟坐在汽車裏等候她的情人，你想在印華特這樣靜的夜裏，汽車的聲音不是在數百碼以外也可聽得麼？」

那女子突然省悟似的，大聲道：「是的，是的，我會聽得汽車的聲音。」她的眼睛裏閃着異光。「你這樣一說，方始喚起我的記憶，在芒台格跳下池十分鐘以後，密司脫李雷特和別的人都在池中尋找的時候，我常常聽得一種汽車開動和齒輪軋軋的聲音。你總知道那就是汽車發動的聲音，而且也確是從東路方面傳來。」

「是不是從這方面駛開去的？」

「是從這方面駛向都維爾而去。那時我驚得發昏，跪倒在池邊，那汽車聲音還混合着激水的聲音送入我的耳鼓，我沒有注意。在那緊張的幾分鐘裏，這種事似乎極平常，所以事後我完全忘記了。如今看了這封信和聽了你的話，又使我重新記起來。」她說時，顯出一種誠摯而緊張的神氣。

凡士慰藉她道：「我完全明白的。你能記起汽車的聲音，真給予我們不少的助力。」說着，他特地走到她面前，伸手表示出友誼的同情。她也顯露感激的神氣，伸手和他交握。於是他便領她到門口，說道：「我們的談話已經足夠了，煩你順便請密司脫李雷特到這裏來。」

那女子點一點頭，向圖書室去了。

麥根問道：「凡士，她說會聽得汽車聲音，你想是不是實在的話呢？」

「當然實在的。」凡士說着，走到中央桌子旁邊，沉思地吸了一回烟，他的臉上顯然有迷惑的神情。接

着他自語道：「這女子也很奇怪，她決不會確信芒台格是坐汽車逃走的。但她又確實聽得了汽車聲音，我懷疑她也許掩護着什麼人，麥根，她真是個好女子呢。」

「那麼，你以為她也許知道或懷疑什麼能？」

凡士移步到近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答道：「她不會知道什麼，但她的心中一定有所懷疑。」

在這當兒，李雷特口啣烟斗，走進客室來。他臉上裝着愉快的態度，到壁爐面前站住，他拿下口中的烟斗，說道：「密司施塔蒙對我說，你要見我，我希望你不曾說什麼使她煩擾的話。」

凡士向他端相了一回，方始答道：「密司施塔蒙對於這不幸事件，似乎並不怎樣煩擾啊。」

「說不定她已覺悟到——」李雷特忽然中止了不說下去，重新在他的烟斗上裝烟。「你可曾把那封短信給她看麼？」

「當然要給她看的。」

李雷特又道：「那封信却使我想起了汽車的事。自我看了信，便追想昨晚芒台格入水以後我所感受的印象，想起了當我在水中搜尋了一會浮出水面時，曾聽得東路上有汽車聲音。那時我的全神貫注在不幸事件上，對於那種事自然不去注意，也許就因了這緣故，事後便完全忘懷了。」

凡士告訴他道：「密司施塔蒙也聽得東路上有汽車聲音。但你聽得時，是在芒台格入水以後多少時候呢？」

李雷特仰面追憶了一下。「大約十分鐘。不過在那種情勢下，不容易估量準確的時間。」

「你的話不錯。但你可能確定決不止兩三分鐘呢？」

李雷特加重了語氣，答道：「當然不會這樣短促的。你想我們在他潛沒到水中後，等他浮出水面，已有兩分鐘光景；我入水搜尋了一遍，浮出水面時，纔聽得那汽車聲音。」

凡士發表他的見解道：「既是如此，那就分明和那位女子所坐的汽車無關。因為芒台格要到守候在大門口的汽車上去，只消一兩分鐘的時間就夠了，他固然不會在路上逗留，更不會坐在汽車裏和他的情人調情，然後開走的。」

李雷特也顯出迷惑的神氣，他側着頭想了一想，纔道：「你的意思很對，不過他也許覺得沒有匆遽離去的必要，或是先穿上什麼衣服，然後開車駛去，那末，時間上便合符了。」

凡士略略點頭道：「也許如此。不過這裏面的可能性很多的。」

忽然樓梯上起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穿過了甬道，走向客室裏來。門幕掀開時，原來是施塔蒙和醫士赫列德，他們的談話便因此打斷了。

那醫士鄭重地作抱歉聲道：「對不起，我又來煩擾諸位！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到這裏來時，密昔司施塔蒙的健康已有顯著的進步，我因而希望她不久可恢復常態。但在我第二次到這裏來時，她的病忽又發作了，大概昨夜的事機，使她感受了異常的刺激。她堅持着要看看你們的放水工作，結果却引起了她嚴重的驚惶。我深信她心中一定懷有什麼成見，不肯告訴我和她的兒子。」他不自然地移動了一步，又調整一下他的喉嚨，繼續說道：「昨夜她和諸位見了一見，似乎她的神經上的緊張鬆弛得多，因此，我取向諸位建議，如果你們再和她見一見，或者還可以有些效果，她也許會把心中隱藏的事告訴你們。實際上她也願意會見你們的。」

凡士答道：「醫士，我們也願意見見密昔司施塔蒙，但可能單是我們這幾個人上樓去呢？」

赫列德醫士略一躊躇，便點了點頭，說道：「這樣更好。也許她的心事，因看某種不合理的理由，祇是不願意經她的家屬和她所熟識的人知道，你們這幾個人上去，反而方便些。」

於是我們四個人起身，上樓，赫列德醫士和施塔蒙李雷特仍留在客室裏。

我們到了三層樓，那看護婦歐苑資等候在密昔司施塔蒙臥室門口，分明赫列德醫士早已將我們要上樓的事通知了她。密昔司施塔蒙坐在窗口，兩隻手按在膝上，神氣很安靜，昨夜我們所見的那種譏笑狀態，此刻已沒有了，她好似很滿意的樣子。

她見了我們，就發出一種得意的低笑，說道：「我早知道你們要再來見我了。昨夜我告訴你們，龍殺死了他，並告訴你們屍體已不在池中，你們不相信，所以今天又來討教了。你們的來意是不是如此咳！你們無意識的科學，到底使你們失敗了。」她作了一陣乾咳，從鼻子裏哼出可憎惡的笑聲。「剛纔我看見你們在對岸和石壁上找尋什麼，可是要找足印罷？你們不知道龍帶了它的俘虜，是從水面飛起的，我已看見好多次了。在池水漸漸流乾的當兒，我站在窗口，看見你們在等候着那個早已不在的東西。後來你們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舖了木板，走到池裏去看。其實我昨天的話是確實的，屍體早被龍帶去了。」她張開了兩手，按在椅子圈上，那手指忽屈忽伸，就像什麼巨鳥的爪一般。

凡士柔和地答道：「密昔司施塔蒙，我們在池中找到些東西的。那池底上有不少奇怪的足印。」

那老婦人微笑着，像是一個老年人撫弄小孩子一般。「這個我也要告訴你們的，那便是龍爪的印，你們辨認不出麼？」她的這句答語，又不禁使我脊梁上起了一陣寒凜。

凡士問道：「密昔司施塔蒙，龍把屍體帶到什麼地方去，你可能告訴我麼？」

她現出得意的笑容，眼睛裏閃着狡獪的光彩，答道：「我知道你總要問我這句話的，我却不能告訴你，這是龍的祕密，同時也是我的祕密。」

凡士又問道：「龍除了這個池以外，還有別的巢窟沒有？」

「怎麼沒有。這池却是龍的老家，所以纔稱做龍池。有時它飛到黑遼河去，暫伏些時；有時又潛居在都維爾溪中。到了冬寒的夜間，它會轉到山谷中，住在印第安人的石洞裏。可是它從來不將所殺害的人藏到這些地方的。它另有一個藏匿屍體的地方，那地方不但比歷史還古，比人類還要古，乃是世界在幼稚時期給它造成的一個石穴。」她的語聲漸漸低下去，眼睛裏却射出狂熱的光彩，好像一個宗教熱的殉道者，將被引去受苦刑時的神氣。

「你的這些話都是很有興味的，在眼前的局勢中，我想這些話對我們大有助力。但你對於那龍藏匿的地點，可是一定不肯告訴我們麼？」

那老婦人把身子坐直了些，堅決地答道：「一定不能告訴你。」說着，她的目光曖昧地向前凝視。

凡士同情地向她端相了一回，隨即結束了這一場難堪的談話。

我們回到客室，凡士把談話經過簡括地告訴赫列德醫士。那醫士便和施塔蒙上樓去了。

凡士吸了一回烟，自言自語地說道：「她的預言很奇怪，使人莫明其妙。」他的身子擺動了一下，坐得舒適些，這纔抬起目光，向李雷特問些關於龍的許多住處有沒有迷信的傳說。

李雷特的答語雖似坦白，但對於密昔司施塔蒙的幻想，並沒有什麼可以揭示之處。他說：「龍的遷居

故事，確有很多傳說的。例如人家常說它常到鄰近的黑邊河都維爾溪和地獄門那些地方去。我幼年時候，還記得人們常說它不時被發現在印第安人的石洞中。但大家仍都相信它的老家，還是在這池裏。」

凡士道：「密昔司施塔蒙說到龍藏匿它所害人的屍體，那地點比人類和歷史還要古；她又說那地方是世界在幼稚時期給它造成的；你想這句話她是指什麼說的呢？」

李雷特蹙着眉，尋思了一會，他從嘴邊拿下烟斗時，臉上的肌肉纔鬆弛下來，他大聲道：「這一定是指那些罐洞說的，她所描摹也很符合。在丁香林附近的巖石腳跟上，就有好個。你總知道那就是冰河期的罐形洞，因着冰的轉旋而形成的。它那年代的古遠的確超出人類的歷史。不過那些洞並不怎樣奇特，只是巖石中幾個管子形的小洞而已。」

凡士點頭道：「是的，我也知道有這種罐形洞，却不知道印華特地方也有。它離此地有多少遠呢？」

「不怎麼遠從丁香林走過去，十分鐘便可到了。」

「是不是靠近東路？」

「就在東路的西邊。」

「這樣說，坐汽車去更快的。」凡士立即走到甬道上。「麥根，你來，我們坐一回汽車去。密司脫李雷特，能不能給我們做個嚮導？」他首先向前門走去。我心裏正詫異着他爲什麼突然間有這新奇的意念，但我們的身子却已不由自己的跟着他走了出去。

在我們出了前門走下右級時，麥根反對道：「凡士，你這種奔波有什麼意思？」

凡士答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覺得有一種傾向，要去看看那些罐形洞。」

他上了汽車。麥根雖然反對，也終於跟着登車。一分鐘後，我們便繞過這屋子的南角，折向東路駛去。到了這產地的邊界，史納金開了大門，讓我們出去，很快的駛過棲鳥所，向丁香林駛去。

大約駛行了五百碼光景，李雷特做了一個手勢，叫凡士停車。凡士把車子停在路旁，首先跳下來，那地點離開一塊高巖石的脚跟約有五十呎。那巖石就是由龍池北岸伸展出來的。

凡士輕意地說道：「我們此刻要做一回考察地質的工作了。」他雖是隨口說的，但我感覺到很含有嚴重意味。

李雷特引導着向前走去，一壁說道：「這裏有好幾個大的罐洞，有一個洞內還長了一棵橡樹，有幾個洞不十分清晰，祇有一個最整齊，好似雕鑿成的。可說是冰活動的的標本。這洞就在前面不遠。」

這時我們已走到了巖石的脚下，就在那高巖的大石上面，有一個不規則橢圓形的斷痕，約有二十呎長，像是鑿成的。這斷痕一直伸展到大石的根脚，收縮到四呎左右闊，看樣子好像有一顆隕星從上墜下來，從石壁上擦過，直落到地上，纔形成直立的管子狀。在斷痕的根部，恰巧有一塊突出在前面的石頭，約有五呎，便做了這斷痕底部的圍牆，成爲井形的罐洞。

李雷特說道：「這洞最爲奇妙，那上面有三層連續的斷痕，可以看得出當那悠久的冰河時期，冰的漲退，並且還保存着洞的平整模樣。」

凡士擲去了烟尾，走近洞去察看。

麥根跟在後面，却不耐地問道：「你到這地方來做什麼？密昔司施塔蒙的謔語，怎麼好當做真實呢？」凡士不答，很迅捷地爬上了那塊圍牆式的低石，向洞中望去。好一會，他纔說道：「麥根，你不要說廢話，

這罐洞的內部，也許會引起你的興趣呢。」他的語聲裏含有不必要的恐怖意味，我們就都爬上了低石，俯窺罐洞的底。

我們看下去，纔知道恐怖意味的由來。那洞底上仰臥着一個穿着游泳衣的人體，頭顱左邊有破裂的傷痕，血液直流到肩上，已凝結而成黑色；羊毛質的游泳衣被撕裂到胸口，身體上還有三條長形的破裂的傷口，兩腿扭曲，壓在身子底下；兩隻手臂歪曲地展開，似已脫離了軀幹。我們第一個印象，就認為他是被人從很高的所在擲到這洞裏，所以四肢殘得這般樣子。

李雷特一看便認識，簡單地說道：「他就是可憐的芒台格啊！」

一一 鑰匙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

李雷特向洞底凝視的時候，臉上有一種嚴肅的神氣，並不詫異，似乎這一回踏勘的結果，是在他的預料中。我們雖然感覺到恐怖，但芒台格屍體的發現，却也不怎樣驚奇。麥根在偵查的進行中，固然不贊同赫史佐認為有犯罪性質的見解，不過他也要找尋屍體的；我覺得他最初因着這案沒有屬於兇謀的合理迹象，所以抱反對的意念，後來也和這意念竭力掙扎和遏制。赫史却始終以為這一回表面上看似平常的失踪事件，背後定有嚴重陰謀。我自己見了芒台格的屍體，也立即覺得我的潛意識中，早已懷疑芒台格這種類似意外不測的遭遇，必有隱秘的內幕。

那李雷特認明芒台格的屍體後，就從低石上滑落到地上，站住了呆看着左邊的高巖石，陷入沉思狀。

態。他一壁伸手到袋中摸他的烟斗，一壁自語道：「龍的作祟的理論。佈置得倒很合符啊。」

凡士應道：「誠然合符的，不過我覺得太合符了，屍體竟會在這裏發現，豈不違反時代麼？」

我們下了低石，都回身向停着的汽車走去。麥根重新燒了一支雪茄，困惑地問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局勢，凡士，你想他怎麼會到這罐洞裏來的呢？」

赫史興奮而滿意地說道：「無論如何，我們已找着了我們所要找的東西，並且我們也有了着手工作的東西了。密司脫凡士，如果你不反對，我打算請你先把我戴送到大門口，好吩咐史納金來看守這個所在。」

凡士點頭表示同意，踏到車上司機的座位去。我見他的神氣，似乎也感到困擾，正在思索什麼。他在偵查的過程中，常盼望得着些兇謀的確切證據，可是在眼前事實，却又像不和他的預料想完全相合。一會兒，汽車開到大門口，把史納金載送到罐洞地點去，赫史吩咐他守着罐洞，不許任何人走近巖石部份。接着我們就駛回施塔蒙老屋。

下車的時候，凡士關照我們對於發現芒台格屍體的事，暫時守秘；他還有一兩件事先要辦妥，然後揭露給屋中人知道。

我們從前門進了屋子，赫史向電話處走去，自語道：「我必須通知陶里木斯醫生——」但他忽又停了步，回身看着麥根，臉上露出羞怯的微笑。他問道：「主任，你可能代我打一個電話麼？那位醫士對我有些愉快，你告訴他我們已找着了屍體，他自會相信的。」

麥根似乎心緒不佳，沉悶地說道：「警佐，你不妨自己打的。」可是他看了赫史那種躊躇和請求的神

氣却不禁笑起來了，又道：「好，讓我通知他。」於是走到電話機旁，把找着屍體的事告訴了陶里木斯醫士。他放下聽筒後，便向我們報告說：「他即刻就到。」

施塔蒙聽得我們進來，走下樓梯，後面仍然跟着赫列德醫士。他走近我們時，便問道：「剛纔我看見你們乘了汽車向東路去的，可曾查出什麼呢？」

凡士向他凝視了一會，方始答道：「有的，我們已找着了屍體。但在目前，我們打算不把這件事給屋裏其他的人知道。」

施塔蒙期期地說：「你可是說——已發現了芒台格的屍體麼？天啊！在什麼地方呢？」他的臉色驟然慘白，雖在幽暗的甬道裏，我也看得清楚。

凡士輕輕地答道：「就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他取出一支雷琪紙烟，忙着擦火。「那屍體的樣子很難看，頭部有重傷，胸前還有三條長的抓傷痕迹。」

施塔蒙驚呼道：「三條抓傷痕迹！」他的身子搖動着，似乎要昏暈過去，忙靠到柱子上去，又大聲問道：「什麼抓傷痕迹？朋友！請你明白地告訴我，你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凡士吸了兩口烟，悠閒地答道：「如果我是迷信的，我敢說那是龍爪抓傷的痕迹，和在池底發現的三爪印迹相同。」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用意，忽然帶着滑稽的態度。

施塔蒙越發驚得呆了，好幾分鐘說不出語，身子仍不住的搖曳，眼光釘着凡士，似乎眼見了什麼鬼怪。既而他臉上湧現了血色，強自振作着，發出近乎瘋狂的聲浪，問道：「你們是不是有意驚駭我，弄出這種搗鬼的事來？」凡士不答。他又把猙獰的眼光移注到李雷特臉上，大聲道：「這種搗鬼的事，你應當負責，你是

懷着什麼目的？這事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李雷特平靜地答道：「魯孚·密司脫凡士所說是實在的，當然不會真有龍爪傷芒台格，但三條傷痕確是有的。」

施塔蒙的怒火因着李雷特的平靜態度而漸漸息下去，發出一種沒有歡意的笑聲，似藉以排除剛纔的恐怖。他說：「我想去喝一些酒。」就此向圖書室走去了。

凡士對於施塔蒙的反應，似乎不甚重視。這時他回頭向赫列德醫士說道：「醫士，我想此刻再去見一見密昔司施塔蒙，你的意思怎樣？」

那醫士略一遲疑，緩緩地點點頭，答道：「我想可以的。你們在午膳以後的一次會談，似乎對於她也有很大的效果。不過此刻你們上去，時間上不要太長久。」

我們立即上樓。赫列德醫士和李雷特都跟着施塔蒙走到圖書室去。

密昔司施塔蒙仍坐在先前見我們的那張椅子上，她的態度更安靜了。但她看見我們進去時，却有些詭異，她抬起了目光，眉毛略略掀起，顯示一種端凝的神氣。

凡士說道：「密昔司施塔蒙，我有一事要請問你，昨晚十點鐘略略過些，你可曾碰巧地聽得東路上有汽車開動的聲音麼？」

她淡漠地搖搖頭，答道：「我沒有聽得，因為我晚膳後就在椅子上打盹，所以連我的兒子的賓客們到游泳池去都沒有聽得。」

凡士踱到窗口，向外面眺望，說道：「這真是不巧了，從這裏可以很清楚地望見游泳池和東路呢。」

她靜默着。

凡士又從窗口踱回來，站在她面前，誠摯地說道：「密昔司施塔蒙，我想我們已找到了那龍藏匿屍體的地點。」

那老婦人安閒地答道：「假使如此，你們所知道的，一定比上次見我時還要多了。」

凡士點頭道：「是的。但你上次所說龍藏匿屍體的地點，是不是指那些冰河時期形成的罐洞說的？」她現出一種譎詐的微笑。「你們既已發現了那藏匿地點，此刻又爲什麼要再問我呢？」

「爲了這洞是新近纔被人發現的，據我所知，在不多幾年以前，有一個人，在閒逛的時候無意中發現那個洞。」

「我却在童年時就知道了。這個區域以內，什麼事我都知道，並且我現在所知道的，你們還不會知道。」她抬起頭，眼光裏有一種奇異而瞭解的神情。「你們可是已找着那少年的屍體麼？」

「正是，我們已找着了。」

「他的身上應該有龍的標記啊？」

「有的。那屍體就在丁香林附近巖石腳下的罐洞裏。」

那老婦人的呼吸突然加速，好像正遏阻着自己的感情。接着忽又顯出曠野的神氣，銳聲說道：「這正像我所告訴你的，對不對？這人是我們家的仇敵，所以龍把他殺死了，又把屍體帶開去藏好。」

凡士批評道：「龍到底藏得不嚴密，所以被我們找着了。」

她又顯露譎詐的微笑。「你們能夠找着他，原因就爲了龍有意使你們找着他。」

凡士側着頭，舉手做了個姿勢，對於她的話，又像接受又像是拒絕。但隨即又問道：「密昔司施塔蒙，我再請問你一句，當我們放乾了池水的時候，龍自己爲什麼不被我們發現呢？」

那老婦人答道：「它已在今天破曉時分飛去了。當它從池中飛起的時候，我看見的，那時它的剪影映在微曦中非常清晰。它飛去的原因，就爲了它每次殺死一個施塔蒙族的仇人，知道那池水總要被放乾的。」

「這樣說，此刻總在池裏了？」

她搖頭道：「它回池的時候，都要到夜裏。」

「你想今夜它會回來麼？」

她仰起了面，眼光越過我們這幾個人，向空中凝視，臉上現出虔敬的樣子，歌唱似的說道：「它今夜是要回來的，因爲它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呢。」她的神氣真像一個古代某種宗教的祭師，在鄭重地說着預言。不過她的話一進了我的耳鼓，我總不自禁地感到一種寒凜。

凡士向她諦視了好久，問道：「它將在什麼時候完成工作呢？」

「自然在適當的時候。」她現出一種嚴冷的假笑。接着又說：「也許就在今天夜裏。」

凡士的目光仍注在她臉上，說道：「有趣的。」略停一停，繼續問道：「密昔司施塔蒙，在池東面的那個石墓，龍對它可有什麼關係？」

「龍不但保護我們活人，也保護施塔蒙族的幽靈。」

「你的兒子曾告訴我那石墓的鑰匙是你執掌着，別的人不知道在那裏。」

「鑰匙是被我藏匿着，因此別人纔不能去攪犯墓中的屍體。」

凡士進一步問道：「我知道你百年以後願意葬在那墓穴裏，你把鑰匙藏過，將來又怎能開啓呢？」他狡獪地一笑。「這個我已經佈置好了，到了那時候，鑰匙自然會出現的，不到那時候決不會出現。」凡士不再發問，向她告別出來。我不知他爲了什麼，又要去見她一次。而這次會晤，似乎毫無所得，只談了些不屑無聊的話，所以我們下樓進客室的時候，我覺得心中寬鬆得多。麥根顯然也和我有同一感想，當那客室中沒有其他的人在時，就直率地向凡士問道：「你究竟爲了什麼，又去煩擾那可憐而有幻想的婦人？她那關係龍的謬說，當然是毫無意義的。」

凡士坐在一張椅子上，伸開了兩腿，眼望着承慶。他答道：「麥根，我倒不以爲毫無意義，我覺得她也許正把握着這案的秘鑰呢。如果將她的關係龍住在池中的幻想除外，她確一個狡獪的婦人。她所知道的，比她願意說的更多。你不要忘記，她的那個窗口，恰好望得見游泳池和東路，當我告訴她已在罐洞中找着了芒台格的屍體時，她絕不驚慌。她還使我有一種印象，雖然她因着龍的問題而致精神錯亂，造出神怪的故事，可是她在無意中却使我覺到她明明在煊染龍的迷信，要教我們也迷信。也許她抱着某種更深的動機，利用一種特殊而有防禦性的技巧，掩護一件合理的事實，把我們蒙蔽着。」

麥根沉思地點點頭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當她描述那龍的故事時，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不過她對於龍的存在，的確是深信不疑的。」

「這是對的，她果然深信那龍住在池中，並且保護施塔蒙家族。不過在她的信念中，另有一種屬於人的因素參雜在內，我祇是想不出罷了……」凡士的語聲漸漸低沉下去，他把身子向後稍移，坐得更舒服。

些，低垂着眼皮在沉思着。

麥根又問道：「你剛纔提起石墓上的鑰匙，是什麼意思？」

凡士坦白地答道：「我並沒有什麼作用。」他的臉上表示他正正在馳思什麼寫遠之處。「那石墓和低岸的低地太接近了，那池底的神祕足印又是向這方面進行的。」他坐直了身子，眼光凝視在紙烟上。「那石墓的地位太重要了，它真是是誘惑，像一個凸出的尖端——一個戰線上的尖端。」

麥根有些着惱，他反對道：「什麼凸出的戰線，從各方面看去，絕對不會有人從池中出來，經過那低地，因為發現屍體的地點，是在距離很遠的罐洞中啊。」

凡士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不能和你的邏輯的。那石墓在外表上看，固然不會有什麼關係，也無從加以指摘，但我總覺得它的地位太重要，使我困擾異常。我真願望它建築在產地上的其他部份。麥根，你看那石墓恰巧靠近正屋和靠池邊的低地，而那低地却又是唯一的離地出路。」

麥根抗議道：「凡士，你越說越遠了，我想你再往下說，大概要說到相對論和折光線的大題目上去了。」

凡士擲掉了烟尾，站起身來，答道：「我的好麥根，你要知道，我本來已脫離了太陽系的範圍，正在神話的領域中蹣跚着哩。在神話的領域裏，物理的定論是被排除了的，而掌權的却是超人世的怪物。我可以說我已變成了孩子了。」

他的談諧態度使麥根不再說下去。麥根把皺眉的鬼臉向他睨了一眼，便不語了。他每逢在討論一件嚴重問題時忽有這種態度，便是暗示着他的思維正集中某一問題上，並且已從黑暗中找着了些光明，而

他在洞明那問題的癥結以前，又決不肯輕易發表，麥根和我都是熟知他這種習性的。

過了一會，麥根纔繼續問道：「你現在可要進行偵查，還是先讓檢驗官驗過了屍體？」

凡士答道：「我現有一兩件事好做呢。我要向李雷特再問幾句話，還要和少年達敦談談。那密司脫施塔蒙所搜集的熱帶的魚，我也想去看看，大概你又認爲這舉動無聊了。」

麥根又皺皺眉，把手指在椅圈上敲彈着，大聲問道：「先辦那一件？」

凡士把兩腿伸舒了一下，說道：「我想先叫李雷特來，他最熟悉各方面的事情，而且善於建議。」

赫史起勁地走出去傳喚。不一會，那李雷特進來時，臉色却和先前兩樣些，帶着困擾的神氣。

他告訴凡士道：「格立甫剛纔幾乎和達敦打起來，他們倆都在指斥對方和芒台格失蹤有關係。達敦明明暗示着格立甫昨夜在池中尋找是虛偽，因而格立甫立刻發怒。如果不是我和赫列德醫士竭力勸阻，達敦少不得要被毆擊的。」

凡士說道：「這倒值得注意。但施塔蒙和格立甫之間，可曾和解呢？」

李雷特搖搖頭，答道：「恐怕還沒有，他們今天一整天怒目相向，施塔蒙自己以爲昨夜指斥格立甫的話，都是正確的意見。我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敢說怎樣明白，但據我觀察，格立甫似乎對施塔蒙有什麼挾持，施塔蒙很懼他。」

凡士踱到窗口，看看外面的陽光，就那麼問道：「你可碰巧地知道密昔司施塔蒙對格立甫的感情怎麼樣？」

「密昔司施塔蒙不大喜歡他罷，幾個星期以前，我曾聽得她警告施塔蒙，要對他謹防。」

「你想她可會把格立甫看做施塔蒙家的仇敵呢？」

「那是無疑的。不過她這種成見是根據着什麼理由，我却想不出。她所知道的事情，真是比這屋子裏的任何人都要多些。」

凡士慢慢地從窗口踱回來，仍站在壁爐面前。「說到格立甫，我倒有一點要知道，昨夜他入水搜尋芒台格，實際他在水中有多少時候！」

李雷特有些詫異。「這個可說不出來。那時我首先跳下池，格立甫和達敦也跟着入水，我想他大概在池中有十分鐘光景，或者更久些。」

「那末，在你所說的時間裏，格立甫是否在大家的視線以內呢？」

李雷特追想了一下，鄭重地答道：「那倒不一定。據我記憶所及，他曾潛沒水中一次或兩次，後來他又泅到巖石下面的淺水處去，我記得他曾在黑暗處向我呼叫，告訴我找不到芒台格。達敦剛纔記起這回事，他指斥格立甫和芒台格失蹤有關係，或許就根據着這一點。」他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又緩緩地搖了一搖頭。「我以為達敦的見解是錯誤的，你要知道，格立甫不是一個熟練的游泳家，他一定認為他的脚能站在淺水處可以穩妥些，纔泅到那邊去的。」

「他在呼叫你以後，隔了多少時候纔回到池的這一面來？」

李雷特躊躇道：「我已經記不起來，那時我非常慌亂，所以這一點的經過時間，就弄得模糊不清。我祇記得當我放棄搜尋，爬上這邊的岸牆時，格立甫不久便跟着上岸。達敦却是第一個離池的，他喝的酒太多，精神上不很健全，所以他很感到疲乏。」

「達敦不會泅過池面到那巖石下面淺水處去罷？」

「他沒有，他始終和我在一起。我雖然不大喜歡他，這一點却不能不給他申說明白，他在搜尋芒台格的時候，他是很勇敢很忍耐，而且竭力振作的。」

「我現在想和達敦談談，你知道我還不會和他見過面哩。照你的一番話，本來使我認為他和這件事毫無關係，可以讓他脫離漩渦；但他在這件事上忽有熱誠的表示，又使我覺得有和他一談的必要。你想格立甫這個人，在這屋裏竟不被重視，沒一個人不憎厭他，不是很可惜麼？」

凡士說罷，重新坐下來，又燒了一支蕾琪紙烟。李雷特凝神注視他，不說什麼。他又突然仰起頭來，問道：「你對於那石墓的鑰匙，可知道些什麼？」

我以為李雷特對於這一問，要顯露詫異了，可是他並不。他似乎認為凡士的問句很平常而自然。他答道：「這一點除了施塔蒙自己所告訴我的以外，不知道什麼。那鑰匙已遺失了好幾年了，但密昔司施塔蒙却說已被她藏過。我自幼時直到現在，沒有再見過那鑰匙。」

「那末，你幼時是見過的了，假使你看見時，可能辨認得出呢？」

李雷特道：「辨認得出。因為那鑰匙很特別，彎曲部份作奇異的卷軸形，有些像日本花紋，幹梗部份很長，足有六吋以上，柄端却有一個大S形，縱前常掛卡休施塔蒙書桌上面的一個鈎子上。現在密昔司施塔蒙或許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或許是不知道。但這個東西，究竟有關係沒有呢？」

凡士笑道：「我想沒有什麼關係罷，你給予我們的助力，我真是十分感激。現在那檢驗警官已快要來了，我打算乘這個時間和達敦談幾句，請你通知他到這裏來。」

李雷特鞠了一躬道：「只要我能力所及，當然願意效勞的。」說罷，便向室外走去了。

一一一 盤詰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三點鐘）——

卡文達敦身材細小，穿着一身運動服裝，式樣頗為精緻；左腕上戴着一隻有練條的金手釧。他一走到客室門口，就站住了向我們直視。他那瘦損而無血色的臉上，顯着憔悴的神氣，那分明因了過度的驚恐或剛剛發過怒的結果。可是他那一雙眼睛裏，却射出狡獪的光彩。淡黃色的頭髮很濃重，從那瘦削的額角上，向後直梳，嘴上啣了一支紙烟，倒垂下來。他站在門口幾分鐘，兩手的手指在腰部兩旁牽動，這正表現了他的不安和恐懼的心理。

凡士冷靜地向他諦視，宛如在試驗室裏研究什麼標本。接着伸手向旁邊的一張椅子指，了一指和婉地說道：「達敦，請進來，這裏坐。」

達敦趑趄着走進室中，毫無感情地坐在那張椅子上，舉目向四周環視了一下，冷冷地說：「請問你們有什麼見教？」

凡士微笑道：「我知道你是擅長彈鋼琴的。」

達敦抬起目光，帶着一種潛伏的怒氣，說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有某種玩意？」

凡士的態度又變得嚴肅，點點頭應道：「正是，這是一種異常嚴重的玩意。我聽說你圍着你的情敵芒台格失蹤，很感到不安。」

「不安？」達敦複說了一句，用他顫動的手指重新燒他已熄滅了的紙烟。他那審慎的動作，和遲緩的回答，顯然在努力恢復剛纔的鎮靜，足見凡士的趣語，已攻破他戒備的防禦線了。他繼續說：「不安，那也是應有的，有什麼可異？不過我並不曾爲芒台格流過悼惜的眼淚，他是個壞坯子，他的失蹤真是對於任何人都有益的。」

「你想他可會回來麼？」

達敦的咽喉間發出一種咯咯的刺耳聲音，似乎打算發一聲冷笑。他答道：「我想他不會再露臉的了。你難道以爲他的失蹤，是出於自己設計麼？不會的，他決沒有這樣的意識和勇氣。他這一次失蹤，簡直已脫離了舞台上的弧射光線，他離了弧射光線，就不能生存；換句話說，已有什麼人把他抓住了。」

凡士問道：「你想是誰把他抓住呢？」

「這個我怎能知道。」

「可會是格立甫呢？」

達敦的嚴重臉色上，更籠罩了一種冷森森的神氣，眼睛闔了一半，從他的齒縫發出聲音來。他說：「也許就是格立甫，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幹這件事。」

凡士沉聲說道：「你自己不是也有很多理由麼？」

達敦嘴角邊說出一絲猶笑，但隨即消滅不見。他答道：「的確我也很多的理由。不過我是站在穩固的地位上，你不能隨意構陷我。」他略俯着身子，向凡士凝視，又說：「芒台格已經從跳板上跳下池以後，我的游泳衣還沒有穿好。後來他不再出水，我也曾下水去尋找他。你可以查問其餘的人，我是始終和他們在

一起的。」

「我們當然要查問。不過你既絕無關係，又怎能建議格立甫在這件事上有關係呢？他的地位不是和你相仿麼？」

達敦的鼻子裏嗤了聲。「相仿？他是在說夢話呢！」

凡士和婉地說道：「你這個建議，我想你是指格立甫曾泅到對岸淺水處說的，對不對？」

達敦狡猾地看了凡士一眼。「你也知道這一點了麼？但你可知道他在沒人看見的十五分鐘時間裏做了些什麼？」

凡士搖頭道：「我完全不知道。你知道罷？」

「他在這個時間裏，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呢。」達敦這句話的含意，我想我們都能領會的。

凡士問道：「譬如把芒台格的屍體由池中拖出去的事，也做得成麼？」

達敦輕意地答道：「有什麼做不成？」

「可是他能離池的唯一出路，就是那塊低地上，却找不出任何足印；這一點，我們在昨夜和今晨已經證實了。」

達敦皺着眉，抗爭道：「這有什麼關係，格立甫非常狹窄，他儘可以佈置什麼避免留下足印的方法。」

「你這話太空洞了。即使如此，他在那很短的時間裏，怎能處置屍體呢？」
達敦的紙烟的灰斷落在短褂上，他前僂了身子，把灰拂去，然後坐正了說道：「我以為芒台格的屍體，總可在池的對岸那邊找得着的。」

凡士仍注視着他，又尋思了一回，問道：「你可是以為祇格立甫一個人有實施陰謀的可能性？」

達敦強笑道：「倒不止他一個人。但是各人當時的情勢，也須顧到。我在池中時，如果李雷特不和我在一起，我就要疑心他。施塔蒙也有排除芒台格的許多理由，可是他却喝了大量的酒，當時並不在場這裏的兩個女子，美克苦和史蒂兒，也都願意那俊美的芒台格早日脫離這個世界；但我却想不出她如何可以實施。」

凡士說道：「你只是舉出幾個嫌疑人罷了，怎麼就漏掉了密昔司施塔蒙呢？」

「這婦人啊！」達敦的臉上忽蒙上一重黑影，兩手緊握着椅子的靠手，忍住了呼吸，嘆聲道：「這婦人是個魔鬼啊！人們都說她瘋癲，其實她看見的真是太多了，所聽見的也是太多了。」他帶着驚恐的神氣，眼睛空洞地向前直視，放低了聲音說道：「她確是什麼事都幹得出的。我只看見過她兩次，可是她却能使全屋子的人都畏懼她，祇要一見了她，就沒法逃避。」

凡士輕輕地說道：「達敦，你的神經恐怕有些兒不安靜了。」他慢慢地從達敦的臉上收回了視線，吸了一口烟，站起來走到壁爐面前，彈去了紙烟上的灰，然後回身向着達敦。「據密昔司施塔蒙的理想，芒台格是被龍殺死，把他的屍體藏過了。」

達敦不自然地大笑道：「這真是怪異的故事！也許芒台格是一隻杜杜鳥所踐死，也許是一個獨角獸把他觸死的。」

凡士靜悄悄地說道：「雖然如此，有一件事也許能引起你的注意，那芒台格的屍體已被我們發現了。」

達敦驚問道：「在那裏呀？」

「就在東路那邊的一個罐洞裏，胸前還有三條長的爪痕，真像是龍爪抓傷了的。」

達敦跳起來，嘴上的紙烟掉落地。他連連向凡士搖手，顫抖地銳聲說道：「請你不要嚇我，我知道你的用意，是要摧毀我的神經，使我屈服了承認什麼。但我不願照你的意思說，你明白麼？那無稽的——」

凡士的容色非常莊肅，但語聲却很和婉。他說：「達敦，請坐下來，定一定神。我所說的全是事實，我祇是想找些解決這件事的方法，你或許能給我們什麼助力的。」

達敦因着凡士誠懇的表示，略略寧靜些，便默默地坐下來，重新取出一支烟燒着。

凡士又道：「昨夜芒台格在入池以前，可顯得有何特異之處？譬如你看上去，是不是像個被麻醉的人？」

「他是被酒麻醉了，比施塔蒙那樣沉醉自然還差得遠，不過他的神智也確是不如其餘的人清醒。」

「有一個名叫艾倫白羅脫的女子，你可知道？」

達敦皺皺眉。「白羅脫，這姓氏似乎很熟的。」他忽然省悟過來。「是的，施塔蒙曾告訴我，他說有一個名叫艾倫白羅脫的女子，也被邀參加這一個宴會。我以為他總要指派我做她的陪客，可是謝謝上帝，臨時她竟爽約了。」他狡猾地抬起眼光問道：「這個爽約的女子和芒台格失蹤有什麼關係呀？」

凡士隨意解釋道：「據施塔蒙說，她也是芒台格的朋友呢。如今我要問你，昨夜你在池中搜尋的時候，可曾聽得東路上有汽車開動的聲音？」

達敦搖搖頭。「爲了只注意搜尋之故，也許會聽得，但已全不記得了。」

凡士變更道題旨，問道：「當芒台格不再浮出水面以後，你是不是立即感覺到某種陰謀嫌疑？」
達敦毫不遲疑，嚴肅地點點頭。「我確是感覺到的。昨天一整天都感覺到這裏似乎要有什麼事情發生到了，下午我會打算離開這裏，不參加這個宴會；但後來又把這意念打消了。」

「你因着什麼，纔有這種感覺呢？」

達敦沉思了一會，答道：「我此刻却說不出來，我只覺得這裏的東西，似乎每一件都有些異樣，尤其三層樓上那個瘋癲的老婦，任何人對她都有一種可怕的印象……」

凡士的目光緊視着他，隨口應了一聲：「唔！」

「施塔蒙有一種習慣，賓客們到來時，他總要領到樓上去見見她，算是致敬的意思。我記得星期五下午我到這裏來時，密昔司美克苔格立甫和芒台格已先在她的室中。她微笑着向我們說些歡迎的話，好似非常喜悅，但她的眼光却有些奇怪。她顯着盤算和惡兆的神氣，向我們每一個人端相，像是在考慮那個人最爲她憎惡。我覺得她的眼光停滯在芒台格臉上最久，我倒徼倖沒受到同樣待遇。當我們和她分離時，她嘴裏還說：「願我們快樂。」其實她不啻是一條毒蛇，正向着她的俘虜們猶笑。後來我足足喝了三杯威士忌，精神上纔能甯靜些。」

「其餘的人可也有着同樣的感覺呢？」

「我想我們一定也覺得難受的，不過沒有說出來罷了。你要知道，這裏的一班人，本來都互相隱伏着仇恨的。」

凡士又向他諦視了一下，這纔立起身來，向着室門揮揮手，說道：「達敦，此刻你可以出去了。但是芒台

格屍體發現的事，我們還不願讓這裏其餘的人知道。同時你還須留在這裏，和其餘的人一樣地等候未來的通知，你懂得麼？」

達敦不滿地點點頭，他似乎還想說什麼，但終於一聲不響的走出去了。

凡士看着達敦離開客室，然後回身在室門和壁爐之間往來踱步。他低垂了頭，嘴裏吸着紙烟，顯然又陷入了深思中。末後，他慢慢地抬起目光，向麥根說道：「我覺得他絕對不是個好人，他殘忍如響尾蛇，並且知道關於芒台格的死的某種事實，至少他是深切懷疑着。他在知道我們發現屍體以前，已確信在他的對岸某部份可以找到，我想這決不是猜測的，他的語聲實顯示着確信如此。一方面他對於格立甫逗留在對岸淺水處的時間，又準確地注意着。還有他批評密昔司施塔蒙的話也值得重視。而他對於龍的理想又當然是不信的。那末，他又爲什麼如此關心呢？莫非他自己的心裏隱藏了什麼？我還注意汽車聲音一點，別人都說是聽得的，只有他一個却說是全不記得了。」

麥根揚一揚手，止住凡士再推想下去。接着他就插口道：「是的，這裏的一切都顯得矛盾。但有一點，我此刻要能明白，就是格立甫逗留在淺水處的時間裏，事實上能不能幹完他必須幹的事？」

凡士答道：「你提出的這個問題，當然聯繫到芒台格的屍體如何會到罐洞裏去的問題上。我想現在與其坐着或候陶里木斯醫士到來，不如再和格立甫談談，就請警佐叫他進來罷。」

不多一會，赫史便領了格立甫進來。他穿着一身淺色的便服，鈕子孔裏綴了一朵小花。一副紫紅色的臉上，顯着緊張的神氣。我料他自從昨夜和我們會見以後必又喝了不少的酒，他那兇狠的氣燄，也已消失大半了。他在凡士面前站住，我見他用手拿下嘴角邊的長烟嘴時，那手指還分明有些顫動呢。

凡士不很客氣地招呼了一聲，請他坐下便率直問道：「密司脫李雷特和密司脫達敦告訴我們，昨夜你在游泳池中搜尋芒台格時，你會立即泅到池的對岸石壁下面淺水處去？」

格立甫抗辯道：「我何嘗立即泅過去。當時會在水中游了好一會，要想找尋芒台格，後來我想芒台格是向着對岸潛沒下去的，他的身體也許會漂過池面到對岸去，與其笨拙地在水中妨礙李雷特和達敦的找尋，不如到對岸去看看，也許有些益處。我的游泳技術本不熟練，早就告訴你們了。」他頓了一頓，目光投射在凡士臉上，問道：「可是這裏面有什麼理由，我不應當游到對岸去麼？」

「並不是說你不能游到對岸去，我們不過查問查問，在那個嚴重的時間裏，這裏的每一個人在什麼地方和幹些什麼事。」

格立甫紫紅的臉色更加紅了些，仍追問道：「那末，你這樣問我，有什麼作用呢？」

凡士輕輕地答道：「那不過希望解釋一個疑點。」接着又問道：「當你游到淺水處的時候，可曾碰巧地聽得東路上有汽車開動的聲音？」

格立甫詫異地向凡士諦視了一會，突然省悟似的站了起來，臉上的紅色也消失了。他大聲道：「我的上帝，那時我當真聽得的。」他聳起兩肩，右手中執着長烟嘴，不期然揮動，分明他的神思完全集中到追憶上。他又說：「在那時候，我本來有些奇怪，但事後却忘懷了；此刻你一提起，我方始想起來。」

「汽車聲音發生時，是不是在芒台格入池後十分鐘光景？」

「大致差不多。」

「密司脫李雷特和密司脫塔蒙都曾聽得這聲音，他們記憶裏都有點模糊了。」

「我却聽得很清楚，在那時候，我還曾推想這是誰的汽車。」

「是呀，誰的汽車——」凡士的目光看在紙烟上。「這個問題正是我們要查究的啊。你可知道那汽車是向那一方面駛行的？」

格立甫立即答道：「是向都維爾溪方面開去。我還覺得這車子是由池的東首某一部開駛的。我在游到淺水處時，大地非常靜寂，而且靜寂得使人難受，我便呼喊李雷特。接着又在水中找尋了一回，終於沒有影踪，失望地站直起來，頭和肩部都露出水面，就在這個當兒，那汽車聲音傳入我的耳鼓——」

凡士問道：「那車子是不是像本來停在路上的？」

「正是如此。後來我又聽得車輪轉動，那車子便向東路上駛去了。我一壁游回池的這邊，一壁還詫異着有什麼人從這裏離去。」

「我們從芒台格的衣袋裏搜到一封信，知道有一個女子，昨夜十點鐘坐了汽車在臨東路的大門口等候他。」

「竟有這種把戲，他就是這樣離去的麼？」

凡士淡淡地答道：「並不是這樣離去的。推想起來，這裏面一定發生了什麼岔子，使他不能夠這樣離去。原來我們已經找着了他的屍體，那地點却在丁香林附近一個罐洞中。」

格立甫驚異地張開了嘴，眼眶收斂，那兩個瞳子就像兩粒發光的圓珠。他問道：「屍體發現了，他是怎樣死的呢？」

「現在正等候着檢驗醫官到來。不過他那傷痕很可異，頭部有一處重傷，胸前却有幾條爪抓傷似的。」

格立甫越發驚異了。他張惶地截住道：「請停一停，你說的爪傷痕迹，可是三條爪並在一起的？」

「正是如此。並且那三條痕的距離和長短，整齊而一律。」

格立甫身子倒退，仰靠在椅背上，喃喃地呼道：「天啊——」略頓了一下，把粗大的手指撫摸着額角，眼光突然向凡士端相。忽又詭秘地問道：「你可曾把這消息告訴過施塔蒙？」

凡士也回視着他，說話的音調却很平淡。「大約在一個鐘頭之前，我們由外面回進來，就把這消息告訴了她。」接着又鄭重地問道：「你可曾陪伴過施塔蒙作尋覓寶藏的旅行，或曾往熱帶區域搜羅魚種？」

格立甫對於這個問題，臉上現出迷惑的神氣，分明摸不着頭腦。他答道：「我沒有參加過這種無聊舉動，只有幾次我幫助他籌劃旅費和料理用具。」他隨又修正說：「那就是代我向我的委託人借貸些旅費，他回來後就都還清的。」

凡士點頭道：「你自己對於熱帶魚，不是也很有興味麼？」

格立甫的迷惑神氣依然沒有消失。他答道：「我果然不能說對於那些魚沒有興味，因為那些魚顏色富麗，很美觀的。」

「在施塔蒙所搜羅到的魚種裏，可有任何龍魚？」

格立甫倏然坐直了身子，眼睛裏閃出駭怪的光彩。「我的上帝，你可是說——」

凡士揮揮手，插口道：「這祇是學術上的問題。」

格立甫的眼光凝注着凡士。「龍魚是有的，但都不活了。施塔蒙不知用什麼方法，保存了兩條，雖然不

到十二時長，樣子却非常兇惡，他叫那種魚有個很累贅的名稱——」

「是不是叫它『牽納多司，史那尼阿？』」

「這聲音差不多。他還有一種海馬魚，和珊瑚色的海龍魚。你說這些魚和案子有什麼關係？」

凡士嘆了一口氣，緩緩答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很注意他那些魚。」

這時施塔蒙和赫列德醫士從甬道裏走進客室。那醫士說道：「諸位先生，我此刻想走了。你們如果需要我，密司脫施塔蒙知道到什麼地方找我的。」說罷便回身走出客室。不久便聽得那小轎車向車道上駛去的聲音。

施塔蒙站在那裏，用嚴酷的眼光注視着格立甫，作譏嘲聲道：「格立甫你可是在火上再加些油麼？」格立甫聳一聳肩，似乎想答辯幾句；終於只伸展着兩手，表示對於這種無可理喻的態度，根本說不來什麼話。

凡士代答道：「密司脫格立甫正在和我們談論着你的魚。」

施塔蒙仍然懷疑，向格立甫和凡士看了一會，一言不發。轉身退出客室。接着格立甫也得到凡士的同意，跟了施塔蒙而去。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得前門外車道上有汽車聲音；那守在前門的探員布克，引着一個人走進客室中來。

那人便是檢驗醫官陶里木斯。

十三 醫士的啓示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半)——

那檢驗醫官進了客室，先用奚落的眼光把諸人看了一遍，然後凝注在赫史的臉上，說道：「屍體已回來了罷，我們就去看看，不要再給他跑了。」

凡士首先站起身，向室門走去，一壁說道：「我們坐車子去罷，屍體就在東路那邊。」

我和麥根赫史都隨在後面，帶了探員布克，跨上凡士的汽車。陶里木斯仍坐着自己的車子。我們繞過屋子南面，折入東路，不一會已到了發現屍體的所在地，停下車來。凡士引導着走到巖石脚下，指着罐洞的石牆說道：「醫士，屍體就在罐洞裏面，絕對不會有人觸摸過他。」

那醫士顯出憎厭的神氣，一壁爬上石牆，一壁噁咕道：「弄一部梯子來纔行啊。」說着，他已爬到石頂，坐了下來，傾側着身子向洞裏察看了一會，回過頭來扮了個鬼臉，又用手抹一抹額角。「洞裏的人確是死了，他是被什麼東西弄死的？」

赫史說道：「這個就是要你告訴我們的啊。」

陶里木斯自石頂滑到平地，說道：「好的，請你把他弄出來，在地上放平了再說。」

芒台格屍體的四肢已經僵硬，把他從罐洞裏擡出平地，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費了好幾分鐘工夫，擡了出來，把扭曲的四肢弄直了，然後檢驗他頭部和胸前的傷痕。陶里木斯慢慢地站直了身子，把帽子推向後面，顯出捉摸不定的神氣，說道：「這人的傷勢很奇怪，頭部被某種笨重的器械擊了一下，顱骨裂為一條細長的縫，顯然可以致命。但他同時又被人縊勒過。你們看這盾形的軟骨兩旁，都有紫血斑，我敢宣誓說：這種縊痕並不是人力所致，而且也不是繩的遺迹。你們再看看他那凸出的眼睛和厚黑的嘴唇同舌頭。」

赫史問道：「你看他可會是溺死的麼？」

陶里木斯向赫史瞅了一眼。「溺死？我早告訴過你了，他是被擊碎了顱骨，又是被縊死的。你想他的肺部既不能吸入空氣，又怎能喝得進水？」

麥根解釋道：「醫士，醫佐的意思，是說這人在被傷害以前，會不會先已溺死？」

陶里木斯鄭重地搖搖頭。「這是決不會的。假使如此，傷勢就兩樣了，那纖維的周圍不會流血，咽喉間更不會有這深紫的顏色，而祇是浮面的損傷了。」

凡士插口道：「胸前的傷痕怎麼樣呢？」

陶里木斯在回答以前，又俯着身子仔細看了看那三條傷痕，然後站直了，說道：「這傷痕的裂口並不厲害，祇破開了胸膛的外層和內層肌肉，沒有透進胸壁；從傷痕的血斑上，可以知道這傷是在未死以前受着的。」

赫史囁咕地自語道：「他一定受到魯莽的待遇了。」

那醫士又道：「他還有斷折的骨頭呢。左腿在膝蓋下面彎折着，顯得腓骨已斷；他的上膊骨已也斷了；再看了他的胸膛右面的屈壓狀態，或許他的下脅也有一兩根斷折了。」

凡士推測道：「這或是因了他被丟進罐洞裏的緣故罷？」

那醫士點點頭。「很可能的。不過他的兩腳跟的後面外皮上，也有摩擦的傷痕，却是死後所加，似乎他曾在確硬的地面上被拖過。」

凡士的眼光向前空洞地凝視，像在默想什麼，一壁喃喃地說道：「這點倒是值得注意的。」

麥根向凡士瞥了一眼，高聲問道：「你有什麼新的意見？」

凡士隨口應道：「還談不到意見，我祇覺得醫士的啓示，却展開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赫史呆看着屍體，神氣上顯得憎厭和驚駭。他問道：「醫士，這胸前的抓傷痕迹，你想是怎樣來的？」

陶里木斯答道：「這我怎能知道。我是個醫士，不是偵探。我以為這痕迹也許是被什麼尖銳的器械所傷。」

凡士回過頭來，帶着微笑，說道：「醫士，你不知道這問題真是尷尬呢。因為這裏有一種理想，以為這個人是被住在池中的一條龍殺死的，因而警佐纔這樣不安。」

「龍殺死的！」陶里木斯詫異地喊了一聲。接着便將眼光看着赫史，調笑似的說道：「那末，你以為這胸前的傷痕是被龍爪抓破的了？」他隨又搖搖頭，嘆息地說：「龍是殺人的兇手，這兇案便算解決了。好上帝，這世界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呀！」

赫史有些惱怒，強笑道：「醫士，要是在過去兩天裏你也和我一樣的遭受，那你便也什麼都會相信的。」

陶里木斯冷冷地說道：「你可會想到妖怪問題麼？他說不定是妖精害死的，也許是半羊半人的神靈用角觸死了他，也許是地祇弄死了他，也許是女神們用柳條戲他，却傷了他的性命。」他的鼻子裏哼了一聲。「如果我的檢驗報告單上寫明是龍爪抓傷致死，那纔真好看哩！」

凡士的態度忽變得嚴肅起來，他說道：「醫士，你要知道這人確是被某一種龍所殺死的呢？」

那醫士的兩手向上一舉，隨又放了下來，表示不和凡士爭辯。他說：「聽隨你們的見解好了。但據一個

淺識的醫士看上去，那末，這人最初是頭部被擊，接着胸前被抓破，最後被拖到這石洞邊，提起來擲了進去。如果解剖後發現了什麼，再通知你們。」

於是他摸出一支鉛筆和一本拍紙簿，寫了些什麼，撕下來交給赫史。「警佐，這是搬移屍體的命令。不過今天太熱，待明天解剖罷。你也不妨玩一回紙牌，到明天再進行捕龍工作，也不爲遲。」

凡士笑道：「我們真個要這樣幹的。」

赫史道：「醫士，我們爲了記錄起見——」

那醫士搶着說道：「我知道，你不是要問這人已死了多少時候麼？我想我和醫界的同業們，雖到了臨死時候，這問句也會聽得的好，我告訴你，他死了有十二個鐘頭以上，却不會有二十四個鐘頭。」

麥根說道：「醫士，我們有相當理由，相信這人是在昨晚十點鐘死的。」

那醫士看一看他的表，答道：「照這個時間，到此刻已有十八個鐘頭，大致對的。」他回身向他的汽車走去。「我要回家去休息一會，天氣這樣熱，如果再逗留在這裏，也許會感受日射病和眩暈呢。」他上了汽車。「我決從都維爾溪和配森樹蔭路回去，不經過那有龍的池。」他向赫史嘻了一嘻。「我就是怕遇着那條龍啊。」然後纔揮一揮手，開動汽車向東路而去。

赫史仍令史納金和布克看守芒台格的屍體，我們幾個人回到施塔蒙老屋。赫史先行打了個電話到公安處，吩咐把載屍車開到罐洞那邊去，方始一同進入客室。

坐定以後，麥根迷惑地問道：「凡士，你想我們已到了什麼地方？這裏的每一發見，都似乎反使這案子更向不可測度的深淵再陷深一層，看去總令人茫然，尋不着進行的線路。」

凡士却表現着相反的態度。他說：「我的意思並不如此。我以為事實開展得頗順利，陶里木斯給我的啓示是很好的。兇謀的技術非常奇特，但看它的殘忍和瘋狂，就指示着驚人的線索了。你要知道，兇手原本期望我們發現屍體，他祇要我們相信芒台格借着失蹤的方法離開眼前的環境，否則兇手不會把屍體藏得這樣周密的。」

赫史插口道：「密司脫凡士，你的意思我也領會得。芒台格衣袋裏的短信，就是一個重要例子。我想那女子也許有一個同黨，同在汽車中等候芒台格，那同黨就是兇手，把芒台格殺死了，拋入罐洞中。」

凡士答道：「警佐，事實上不會這樣的。假使如此，我們就該發現芒台格離池而出的足印。」

麥根煩擾地詰問道：「芒台格的屍體既在東路那邊發現，他自有離池的路。那末，我們爲什麼找不着足印呢？」

凡士的目光凝注在紙烟的尖端，顯然正有難解決的問題在思索中。他說：「你的話不錯，芒台格總有離的池路，這也就是全案中最詭譎的一點。照我的意思，芒台格所以不留足印，就是因了他已不能留他。也許並沒有計劃到怎樣離池，也許是被拖了離池的。」

麥根不安地站起身來。「我的上帝，你難道又回復到無稽而可憎的龍的理想麼？」

凡士和婉地駁斥道：「我的好麥根，你要知道，這龍至少不是你想像中的龍。我是說芒台格也許在池中就被害，而被拖到罐洞中去的。」

麥根不服氣地說道：「你這個理想有何裨益？反使我們更覺得複雜棘手呢。」

凡士嘆了一口氣。「我也明白這一點。但無論如何，芒台格總有方法從池中旅行到罐洞中；而他的旅

行，却又顯然不是出於自願。」

那素重實際的赫史又插口道：「那東路上的汽車聲音，又怎樣解釋呢？」

凡士答道：「這也是詭譎的一點。但據我想，那汽車或許就是芒台格的旅行工具。但他又怎樣由池中得到汽車中去呢？並且他又被毆擊得這樣慘怖而死。」他深深地吸了幾口烟，回身向麥根說：「這裏還有幾個人不知道已發現屍體，例如那三個女子，羅需史蒂兒，密昔司美克苔，和密司施塔蒙，都還不知道底細。我想現在該向她們發表了，她們聽得這消息後，將有怎樣的反應，也許對我們有些益處。」

於是三個女子被同時喚進客室。她們坐下後，凡士用簡括而扼要的話，把發現芒台格屍體的事告訴了一遍。他的眼光却密切地向她們注視着。我當時不明白他發表這事，爲什麼採取這樣的步驟？但過後也就明瞭，他原是有着深意的。

三個女子都凝神傾聽。凡士的話說完以後，她們都沒有立即表示什麼，室中形成一度短時間的靜默。第一個說話的是羅需史蒂兒，她的聲音低緩而堅定。「屍體既在那邊發現，恰足以印合我昨夜對你說的話。池邊沒有足印一點，原不成問題，像李雷特那樣一個雜血種人，有着許多隱秘的能力，儘可以幹出近乎異蹟的事。而他又恰是最後回進屋子來的一個。」

當時我以爲卡尼斯施塔蒙對於這番話要表示不滿了，她却淡淡地微笑着。但在說話時，神氣又顯得莊肅非常。「芒台格屍體的發現，我並不詫異。但我不能贊同用異蹟一類的話作爲解釋。」她的眼珠突然擴大，呼吸也加速了些，疑問道：「芒台格胸前的傷痕，是什麼來由呢？」

凡士靜靜地說道：「密司施塔蒙，你除了這一點，對於案子的別部份可明白麼？」

「不，我什麼都不明白。」她的眼眶中已充盈了眼淚，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動，不能再說下去。凡士忙安慰她道：「你不必憂慮，我知道你已受着過度的刺激了。」

她懇求地問道：「我此刻可以出去麼？」

「可以的。」凡士說着，立即起身將她送到門口。

密司美克苔在凝神地吸煙，對於密司施塔蒙的話並不留意。在凡士回過來坐下以後，她纔張惶地說道：「我對於這一件淒慘的事情，真是憎厭極了！現在你們既發現了芒台格的屍體，我有幾句話不能不說。格立甫和芒台格是有仇恨的，在星期五晚上，我曾聽得他對芒台格說：『你要娶卡尼斯，我總有方法阻止的。』芒台格笑着問他：『你打算怎麼辦？』他說：『假使龍不捉住你，我的方法還多着呢。』芒台格罵了他一句，就回到自己臥室裏去了。」

「格立甫說的龍，你想他是指什麼說的呢？」

「當時我不明白，到了深夜時，我偶然想起，他也許指李雷特說的。」

「那末，當芒台格入水不再浮起時，你可是因了想起這幾句話而銳呼的麼？」

「正是如此。我昨天一整天擔心着要發生什麼事。在芒台格入水不見後，格立甫也假意跳下池找尋，我特地注意他。不久他就游到對岸去，離開我的視線了。」

「你那時不是仍注視着對岸麼？」

密司美克苔點點頭。「我不能十分信任他，我又看不出他在那邊幹些什麼。後來他回到這邊來，向我附耳說道：『芒台格完了，可厭的東西！』不過我那時還想不出他怎樣能幹成這回事。現在你們既已在

鐘洞中發現屍體，我就不能不把這些話告訴你們了。」

凡士點頭表示同情。又問道：「還有一點，昨夜我把池中的激水聲告訴你時，你爲什麼驚駭呢？」

密昔司美克苦急促地答道：「我疑心那激水聲就是謀害芒台格的計劃的一部份。也許芒台格的屍體從石壁上被拋下來，或是在水中對芒台格做什麼可怕的动作。總之，我是害怕着，非常害怕着！」她忍着呼吸，神氣上還有餘悸。

凡士對她端相了幾分鐘，站起身來鞠了一躬，說道：「謝謝你的幫助！現在你和密司史蒂兒可以回到圖書室去，我還要和別的人談談。如果以後我們有需要你們助力的地方，我相信你們一定肯答應的。」

她們離去以後，我們便討論這案子的進行步驟，竟使我們感覺到無從着手。芒台格被害的屍體，固然是具體事實，同時並有幾個有謀害動機的嫌疑人，可是這裏面却没有相連的節環，和明顯的偵查線路；而且還牽連着那可怕的龍的神話。這案子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啞謎。

但雖如此，那慣例的警務工作，還是要照常進行的。赫史憑着他的經驗，堅持這工作應急速實施，麥根也同意了。凡士爲了要查明主犯，雖着重心理方面的推闡，終於也不反對赫史的建議。我想這案子的內容既如詭秘，恰合了凡士的好奇性格，而給予他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的心裏必然不贊同那些慣例工作。據我觀察，他或許在這案子上已有了某種見解，而尚在模糊的初期，因而他對於赫史的建議，也就不十分反對了。

凡士曾說道：「只要有一個簡單的鑰匙，便可以開啓這個詭秘複雜的案之門，可是這個鑰匙竟弄不到手，我們簡直沒有辦法。真的，這是一個多麼離奇的局勢啊！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承認對於芒台格的死

感到滿意，而且每一個人都互相指控對方有犯罪的可能。但從別一方面看，芒台格的死，却似乎沒有被謀害的可能，游泳的事就是他自己提議的，他又是當着衆人的面，首先潛沒到水中去……然而我却深信這回事是出於預謀，那主犯擺着巧妙的謎陣，佈置成這種看似出於偶然的局勢。」

麥根不耐道：「即使如此，除了讓警佐進行慣例工作外，你有什麼方法攻破這個謎陣呢？」

凡士深思地應道：「目前我還說不出什麼方法；但我的原意是希望今天能看看施塔蒙的那些魚的。」

麥根作譏誚聲道：「你等一等罷，現在你還是讓警佐進行慣例工作；明天你儘可看到那些魚。」

一四 關於龍的神話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半）——

我們離開施塔蒙老屋時，已將近五點鐘了。所有屋中的人，仍被吩咐不得擅離，等候第二天發落。在這一點上施塔蒙表示願意和我們合作，所有賓客除了格立甫外，也都毫無異議地接受麥根的吩咐。格立甫獨提出抗議，並曾威嚇我們，要請他的律師控我們違法；後來他因了發現芒台格的屍體，使這局勢格外嚴重複雜，也就同意再勾留一天。

產地上一切重要甬道都派人看守。赫史決定在偵查的時候，留在施塔蒙老屋中指揮一切。刑事部的其他員警，也來參加助理。屋中的僕役們也都要加以盤詰。一面準備去訪問芒台格的朋友，和偵查艾倫白羅脫的踪跡。並到印華特附近調查，希望能得到些關於東路上那輛汽車的消息。一切在慣例上應有的偵

查手續，都要認真實施的。

麥根凡士和我離了施塔蒙老屋，乘車回到凡士的寓所，走上屋頂花園，大家在藤心的大椅子上坐下來，麥根顯出懊喪的神氣說道：「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置這案子呢？我真想不出來。」

凡士也煩擾地說道：「這案子確是極度困難的，不過這案子的成因，絕非尋常，全部問題的解答，一定就在施塔蒙老屋的某處。那屋子實在是個奇怪的所在，裏面有着離奇的傳說，傳統的迷信，年久而陳腐的空氣，瘋狂而荒謬的鬼魔故事，可以造成種種可能的異事。因為人們到了這個地方，便會產生奇怪的意念，所以那些賓客們，雖然是偶一臨存，也都感染了腐蝕的空氣。這種空氣便足以引動和造成陰毒而奇詭的罪案。你在這兩天中和那些人接觸以後，當然已可感覺到他們都感受了這神祕環境的影響了。」

麥根向凡士諦視了一會，問道：「在你的心目中，有沒有特殊的嫌疑人？」

凡士起身按鈴喚他的僕人古利，一壁答道：「我的思想正集中在疑案的複雜交錯的心理問題上，並不着重在某一個人。我相信在瞭解那奇怪的龍的問題以前，決不能找出確切的答案。」

麥根憎厭地說道：「你又提起那種無聊的話來了！」

「這不是笑話啊！我們如不能瞭解這一點，那就不免要誤入歧途的。」他忽然鄭重地抬起了目光。

「麥根，你總知道龍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罷？」

古利走過來，凡士叫他去拿特製的冷飲品。

他繼續說道：「關於龍的神話，比尋常的神話更奧妙，它能在人類的幻想中佔據着相當的地位，在大部份的宗教裏，都能發現某種方式的龍；而且在各種流傳的故事中，也每每有龍點綴着；它從上古時代起，

就成了人類的遺傳性了。它會引起人的恐怖，造成人的象徵，它在人的腦子裏能增益和毀滅他的想像力，它在我們的內心和先天中實在太深刻了，誰都不能完全不相信龍的神話。如果沒有了龍，我想人類的歷史記載，一定和現在所有的史乘大不相同。因此，我們遇着這個有龍在裏面作祟的疑案，就不能完全以爲龍的神話無聊。」

凡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把他所坐的椅子移動了些，眼光仰看着陰雲瀰漫的天空。龍的觀念究竟從什麼地方產生的，現在已沒有人知道了。在一切古代迷信中，它是最堅韌難援的。那基督教中所謂魔鬼，實際就是古代神話一種變相的龍。對於這種超自然的怪物的來由，曾經有不少學者研究過。據凱乃威的「魔鬼學和魔鬼故事」上說，龍是古代人們把有史以前的蜥蜴誤憶的結果。但司各脫爵士却以爲龍的觀念，最初是從蛇的印象而來的。無論那產生的來由怎樣，它終於成爲堅韌難援和變化多端的迷信。每一處地和每一個人，都有關於龍的信念。在印度，希臘和緬甸等人，以爲龍是一種遠遠的呼聲。撒都王以爲龍是一種大龜，他親眼看見它在御苑中游泳過的。古代的埃及人，以爲龍化成了塞斯神，曾和鬼怪赫羅斯博鬥過。「鬼史」中却說它是呼吸火的怪物，喜歡噬殺惡人。然而龍又不是一律猶惡可怖的，在紀元三千年以前，有一隻龍馬把八卦帶給了伏羲氏，無論那一時代的中國皇帝，便把看見龍認爲吉兆。說到中國的神話，真是充滿了龍的記載，有屬於吉兆，也有屬於凶徵的。陰曆五月初五日紀念屈原自殺，就叫做龍節；費長房的仙杖曾化爲龍，幫助他戰勝了鬼魔。在佛教的神話裏，我們也可以發現龍和魚相關的記載，那龍王就是化身了魚到海中去的……」

麥根突然插口道：「你可是暗示——」

凡士忙揮揮手，阻止他道：「我祇是說關於龍的神話，並不暗示這話和施塔蒙蓄養熱帶魚有什麼關係。在印度支那一帶，都把蛇認做龍的基本，這種觀念也許是從中國和日本傳過去的。因為在中國和日本從前却是把蛇敬如神明的。暹羅也同樣有龍的故事，他們以為龍是住在巖穴中和水底下，這也許是從印度婆羅門教和拜蛇教傳播過去的。」

凡士又深思地仰看天空一會，他繼續說道：「爲了古代關於龍的迷信，真造成不少有趣的故事。就說日本罷，在十九世紀，日本的神道佛教創始者太喜，曾在哥克曹縣一處溪流上畫了一條龍，忽竟變做真龍，從水面上破空而起，他們便確信那條龍到現在還棲息在那裏。其實那迷信的根據，一定就爲了那山溪上面常有濃厚的水蒸氣上升之故。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里勞川的大刀，忽化爲一條翡翠色的龍，竄入水中，至今那條河仍稱爲大刀河。此外在日本的伊紹磨洲，也流傳着一個龍的故事，有一條水龍，每年須有一個童女獻祭，有一個勇士名叫沙薩腦，在那水龍出水的時候，把它斃死，那個被救的童女就和勇士結成夫婦。日本的神話裏，真像中國的一樣，充滿了龍的點綴。麥根，你可還記得安太用毒箭射死了大蜈蚣，援救彼瓦河拜龍民衆的故事麼？」

麥根煩悶地應道：「我不記得這些事，我也不明白這些事有什麼記得的必要。」

「老友，這是最有興味的的神話啊。伊朗的神話也充滿了龍，而且也和水有關係，他們以為有一位神道殺死了一條藏在雲裏的龍，地面上纔會有水。英忒賴曾用他的霹靂震死了一條降旱災的龍；特里坦也會殺死一條三角的龍。在城市美術博物院裏，現在還收藏着一張波斯雪赫拉麻的手蹟，很生動的繪着哥許推司勃和龍戰鬥的事實。」

麥根吁了一聲，說道：「我希望你不要叫我到城市博物院裏去看那個手蹟。」

凡士不理會麥根的譏諷，仍繼續說下去。「在亞美利亞的神話裏，有一個王叫做哀士丹開，這名字的涵義便是龍。他曾和怪物交戰失敗，就被迫帶了他的家屬，到亞美利亞去。他的第一個王后，名叫晏力西，後世就稱她為龍母。所以他們的古詩歌上，有不少這樣的記載。」

凡士拿起特制的冷飲品，喝了一口，又看看麥根，問道：「我說這些故事，你覺得厭倦罷？」

麥根不答。

凡士嘆了一口氣，把身子坐得更舒服些。又吸了一會烟，纔道：「希臘和羅馬也都有龍的神話。例如那吐火的齊梅那，乃是有一部份獅、一部份羊和一部份龍的形態。還有昔斯辟力特的金蘋果，却是一種多頭不死的龍守護着的。凱萊脫却以為龍居住在海河中，形態像各種不同的蛇。他們的先聖掃除了不少這類的怪物，他們至今迷信着。如果在五月一日的晚上，有一條龍吼叫一聲，這一年便要荒歉。除非他們的路耳特神把那吼叫的龍活埋了，纔能免掉荒災。還有一種傳說，龍是藏在地中的，一聽得柯納克的大豎琴，便會從地中鑽出來。」

麥根低沉地說道：「可惜我們沒有大豎琴啊。」

凡士搖搖頭，嘆息道：「老友，我恐怕你永遠不懂得欣賞文學的故事了。你要知道，我們正在對付一條某種方式的龍，對於龍的故事，決不能完全漠視的。在五千年前，人們對於觀念，以為它能隨意變化。滿洲的五爪龍象徵着一種權力，而三爪龍却象徵着死和毀滅，有害於人的。」

麥根突然抬起目光，大聲道：「你可是要我想起池底上的三爪印迹麼？」

「不，並不如此，我只是告訴你幾件歷史的記載罷了。這對於我們的偵查上，也許有一些用處。講到龍的形態，却不是一律的，有些有角，有些是有長鬚的頭，有些是有着鱗片的身體。但不論那一種龍，它的爪都是像我們在池底上發現的印迹那樣的爪。在神話裏，還有許多有翼的龍，它們雖住在池沼中，却也能高飛，並且能把被害人帶到很遠的地方去。舉例說，那特力勃托爾門的神車，就是駕着有翼的龍，在空中飛馳；還有那米達女神，殺死了她的兒女，逃往雅典，她所乘的飛車，也是有翼的龍所駕的。」

麥根立起來踱了一回步，問道：「凡士，你說這許多故事，究竟有什麼意思？」

「你要知道，印第安人的神話，也是包含在文學的龍的神話中的。龍池的稱謂，就是印第安人所題。關於這龍池的一切迷信，也是印第安人流傳下來的。印第安人神話中的主要角色，便是那叫做曼拉浦旭的大兔，它曾和巨人，食人者，以及巫師們戰鬥過，而它的最大勝利，就是它殺死了那條食人的大蛇。那大蛇便是一條水龍，一個水底的權威者，殺害和吞噬漁夫是它的一種嗜好的消遣，印第安人稱它為亞猛芒開登。麥根，現在你可明白這裏面有些關合點麼？我們所對付的，不祇是一種陰謀的事實，還得對付一種詭秘的迷信，這兩方面我們都不能漠視的。」

麥根不耐煩已到了最大的限度，他含怒地走到屋頂欄杆旁邊，俯瞰下面的街市。好久，他纔回過頭來，向凡士說道：「就算你的話是有意義的，那末，你對於進行步驟，可有什麼建議呢？」

凡士冷峭地答道：「老實說，我的心裏並沒有一定計劃；不過明天早晨，我決心還要到那個神祕的屋子裏去。」

麥根皺着眉峯，點頭道：「好，如果你以為明天有去的必要，你儘管去。不過我明天要在辦公處忙一天，

你只能一個人去了。」

但麥根雖這樣說，到了明天九點多鐘，却還是麥根從他的辦公處打電話給凡士。原來他接到赫史的電話報告，就在那天夜裏，施塔蒙老屋中又發生了一件神祕的事情，格立甫忽然失蹤。所以凡士並不會一個人去。

一五 第二失蹤者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半）——

麥根打過電話，就自己開了汽車到三十八街，接凡士上車。這案子早給予麥根很深的刺激，所以一聽得格立甫失蹤的報告，便又活動起來。據他在汽車駛行的時候告訴我們，他認為新的發展，是這案中的一種可以推解的基礎，所以他擱置了其他公務，準備親自進行。他還說：「格立甫有些詭祕神氣，我起初就疑心他，現在他忽然逃走了，這案也就有了一定的偵查方向。」

凡士靜靜地吸煙，搖頭答道：「我的意思却不如此，恐怕這新的發展未必能使這案子較前更有頭緒。你想格立甫爲什麼要逃走呢？我們對他並沒有絲毫和兇案有關的證據，他這一逃，反要招致嫌疑，而且全市的警察要兜捕他，真是太蠢笨了。我看格立甫不像是這樣蠢笨的人。」

麥根道：「他或者怕——」

凡士中阻道：「他怕什麼？他是個不怕什麼的人。如果別的人因害怕而逃走，也還合理些。所以這回事反要使這案子增加了複雜和混亂。」

麥根辯道：「但事實上他總是逃走了。我們到了那邊，自然更明白些。」

凡士簡單地應了一句：「你的話不錯。」便靜默了。

我們在十點鐘前到了施塔蒙老屋。赫史迎在大門口，他悻悻地說道：「糟糕，這個人原是我特別留意的，偏偏給他跑了！」

凡士嘆息道：「真是可惜！但你且看開些，把這回事的經過告訴我們。」

赫史引我們走進客室，站在壁爐面前，向麥根說道：「現在我先把昨天下午所辦的事報告一下罷。第一，我們會盡力調查那名叫白羅脫的女子，却一些沒有端倪；並且在過去的四天中，並沒有開往南美洲的輪船；因而我料想她對施塔蒙說動身往南美洲的話，一定是托詞。不過很奇怪，我們會到相當的旅館裏調查，都沒有這個人；在已往兩星期中從歐洲來的輪船的乘客姓名單上，也沒有她的姓名。我想這個女子一定靠不住，如果我的探夥能夠捉到她，她很不容易向我們解釋呢。」

凡士答道：「警佐，我不是要挫折你的勇氣，恐怕你是永遠找不着她的了。」

麥根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那封短信上所說的時間，東路上不恰是有一輛汽車麼？」

凡士和婉地答道：「是的。不過那女子也許不在汽車中。如果我和警佐易地而處，我決不在那女子身上費什麼心思。」

赫史固執地說道：「但我一定要找到她。」說罷，仍回頭向着麥根。「我也曾調查芒台格的為人，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以外，也查不出什麼來。他常和女子們在一起，可是美貌的伶人誰都是這樣的。他很揮霍，却並不時常工作，沒有人知道他的錢從何而來。」

麥根問道：「關於東路上那輛汽車，可曾查出些什麼？」

赫史又現出悻悻的神氣：「沒有，我們在印華特找不到一個聽見或看見那輛汽車的人。那個站在配森樹蔭路的警士，在八點鐘起便在那邊巡行，他不曾看見任何汽車從小山駛下去。我想那輛汽車下山時，也許是把車燈熄滅了的。」

凡士插口道：「也許那輛汽車始終不曾離開印華特。」

麥根瞅了他一眼，問道：「你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

凡士聳一聳肩，答道：「我不過貢獻一些猜想罷了，難道我的話都是隱藏着什麼的？」

麥根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隨又向赫史問道：「警佐，別的可還有什麼事？」

「這裏的僕役都盤問過了，廚子、女僕，還有那扮着鬼臉的管家，也重新問過。他們所說的，無非是過去兩天中熟聞的流言，別的什麼也不知道。」

凡士又道：「警佐，那管家似乎不能一例而論，他也許不知道什麼，可是他的一副眼睛，却是很惹人懷疑的。」

赫史同意道：「你這話不錯，他確是很狡猾，輕易不會洩漏出什麼來。」

凡士補充道：「警佐，我並不是說你能在那管家身上找得出解決兇案的方法，我只覺得他是智計多端的。現在你該告訴我們格立甫失蹤的事了，這個人居然逃走，却使我很吃驚。」

赫史把身子站得挺直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答道：「是昨夜的事。我在這裏等到十一點鐘，在每一個人回臥室以後，方始回去。我叫史納金繼續負責東路門和前門口，也有人終夜看守。西里錫監視產地南

部的邊境。還有一個探員被派在壩堤下面看守包爾敦路。到今天早晨八點鐘，我就到這裏來。格立甫已經不見了。我會派人到他的寓所和他的辦公處去調查，都沒有到過。」

凡士問道：「是什麼人把他失蹤的消息報告給你呢？」

「就是那管家。」

「唔，那管家。」凡士沉思了一下。「我想最好還是叫他自己來說罷。」

「好的。」赫史立即走了出去，帶了那管家進來。

特里南臉色灰白，眼睛下面現着兩個窟窿，好像他已幾夜沒有睡了。

凡士問道：「特里南，密司脫格立甫失蹤，是不是你第一個發覺的？」

那管家的視線並不和凡士的眼光相接，答道：「是的。那時密司脫格立甫沒有下樓進早餐，密司脫施

塔蒙叫我上樓去請他。」

「在什麼時候？」

「大約八點半鐘。」

「在那個時候，可是別的人都已下樓了呢？」

「是的，別的人都到齊了。時間似乎比平日早一些，密司脫李雷特和密司脫施塔蒙在七點鐘未到就

下樓了。其餘的也不久陸續下樓，就只有密司脫格立甫沒有到。我猜想他們在昨夜裏都沒有睡得酣熟。」

「他們在昨夜可是很早就回臥室的？」

「很早的，約摸在十一點鐘時，我就把樓下的電燈熄滅了。」

「那一個最後回臥室去的？」

「最後一個睡的是密司脫施塔蒙，他昨夜喝的酒又不少。我說這樣的話，要請你原恕，此刻我似乎不能有什麼顧忌。」

凡士諦視着那管家，但他說話的音調却很和婉。「特里南，你很對的，無論怎麼瑣細的事，對於我們也許有重大的益處。我相信你的主人決不會因你說他喝酒而認為不忠順，是不是？」

特里南感激地說道：「謝謝你！」

凡士又問道：「那末，在八點半鐘時，密司脫施塔蒙差你上樓去請密司脫格立甫，以後怎樣呢？」

「密司脫格立甫的臥室就在密司脫施塔蒙臥室的甬道盡端。我上了樓，在那門上叩了一下，沒有聲息；我又叩了一下，仍沒有聲息；再叩幾遍，終於沒有聲息。我心中就有些着慌，覺得這裏的事情實在奇怪。」

「是的，這裏的奇怪事情真是太多了。你且說下去，以後又怎麼樣？」

「我只得旋轉那門鈕。」他的眼睛閃了一下，但依舊不看着我們。「誰知那門並沒有下鍵，我就推開了向裏面看，那床上却似乎不會有人睡過，我更奇怪起來。」

凡士不耐地催促道：「特里南，你不必發表你的見解，你只把事實告訴我們便了。」

那管家忙道：「我走進臥室，看清楚密司脫格立甫確不在裏面，隨即回到餐室，向密司脫施塔蒙表示我要和他單獨說一句話。他走到外面甬道中，我就把密司脫格立甫不見的事報告給他。」

「密司脫施塔蒙可會說些什麼話？」

「他沒有說什麼，但他臉上有詭異的神氣。他站在樓下尋思了一回，就把我推開，匆匆走上樓去。我也就到餐室裏伺候客人們去了。」

赫史接下去說道：「施塔蒙下樓的時候，我恰在前而甬道裏。他的神氣有點詭異，一見了我便走來告訴我格立甫失蹤的事。我會略略找尋了一番，並查問那些守候的人，他們都說沒有看見什麼人離開產地。我便打電話向密司脫麥根報告。」

凡士不安地說了一聲：「奇怪！」便摸出一支蕾琪紙烟，擦火吸着。他這不安，我不知爲了什麼因素。接着他又轉身問那管家：「密司脫格立甫昨夜是什麼時候上樓的？」

特里南現出瑟縮不甯的樣子，答道：「我說不出準確的時間，但他是最後一個上樓的人。」

「你自己在什麼時候到臥室去的呢？」

特里南略略前移了些，嚥了一口唾涎，答道：「在十一點鐘敲過不久，這位先生——他指着赫史——離去後，我把屋子的關好，就回到我的臥室去。」

「你的臥室在那裏？」

「在屋子的後部，就是樓下和廚房接連的一間。」他說這話的聲音，似乎有些異樣，使我們感到奇怪。凡士把身子向後坐些，交叉着兩腿，問道：「昨夜你回到臥室以後，可曾聽到些什麼聲音？」

那管家震動了一下，忍住了呼吸，他的手指也在牽動着。好久，纔答道：「我曾聽得有人抽拔側門上的門門。」

「可是那接連通游泳池的石級的側門麼？」

「是的。」

「除了拔門的聲音以外，可還聽得別種聲音？譬如脚步聲之類。」

「沒有別的聲音。但在一個鐘頭以後——」特里南略有躊躇。

「是不是在那時候又聽得什麼聲音？」

「我又聽得了門門插入的聲音。」

「可還有別的麼？」凡士說了這句話，便站起身來，把嚴冷的眼光注視在那管家的臉上。

特里南向後退了兩步，手指更牽動得厲害，低聲說道：「我還聽得有人上樓的脚步聲，但那聲音真是很輕的。」

「那人上樓走到那一間房裏？」

「我——我不知道。」

凡士又向他注視了一下，仍坐下來，隨意地問道：「你想那個上樓的人是誰呢？」

「或許是密司脫施塔蒙走出去略略散步的罷。」

凡士臉上現出微笑。「假使你真個料想是他，你也不會這樣的驚慌啊。」

特里南反問道：「那末，這個人是誰呢？」

凡士沉思了一下，揮揮手道：「我們的談話已經夠了。你去通知密司脫李雷特，我們在這裏等候他。」那管家鞠了一躬，說道：「遵命。」回身走出客室，他的神氣上真有如釋重負的光景。

一會兒，李雷特進來了。他仍是那麼安閒地口啣烟斗，用一種比尋常更敬重的態度，向我們幾個人招

呼。

凡士問道：「密司脫李雷特，格立甫失蹤的事，你當然已知道了，不知你對於這回事有什麼見解？」

李雷特在一張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擔憂似的說道：「我說不到什麼見解。格立甫並不是怕事畏避的人，他這回逃走，我真想不出有什麼必須的理由。」

凡士同意道：「我也有同樣的印象。但你可曾把這回事和別人談起過呢？」

李雷特緩緩點頭道：「我們在早餐的前後，大家曾討論過這回事，都覺得莫明其妙。」

「昨夜你可曾聽得什麼聲音，足以指示他離去的時候？」

李雷特遲疑了一回，慢慢地答道：「聲音是有的。但我還聽得某種聲音，也許走出去的不是格立甫。」

「你大概先聽得了側門上的拔門聲，隔了一個鐘頭光景，又聽得門門插入的聲音？」

「正是如此。在半夜後，有人從側門出去，但隔了一回，又有人回進屋子裏來。那時我沒有睡着，又在半夜後，所以我的聽覺特別敏銳。」

昨夜特里南也聽得有人走出去和回進來，但他却聽不出回進來的人，是走進那一間房裏。你在這一點上，能給我們打破疑團麼？」

李雷特搖頭道：「我也聽不出。我的臥室雖在三層樓上，但在我的臥室下面，有好幾個人走動。不過有一點特別些，那個回進來的人，脚步非常小心，除了絕不能免的聲音以外，真是一些聲響沒有的。」

凡士說話時，眼光並不看着李雷特。他起身走到窗口，又踱回來，問道：「你的那間臥室，不是就在向池的那一面麼？」

李雷特緩緩地從嘴邊拿下了烟斗，答道：「是的，就在密昔司施塔蒙臥室的近邊。」

「側門被開下以後，屋子外面可有什麼人的聲音呢？」

李雷特點頭道：「我也聽得的。」他坐直了身子，又小心地裝他的烟斗。「我聽得有兩個人在外面交談，但那聲音是低極了，有些像切切私語，所以聽不出談的什麼話和談的人是誰。」

「能辨得出是男或是女麼？」

「辨不出。他們的聲音低得如耳語一般，分明是防免被他人聽得。」

「這種談話的聲音歷時多久？」

「很暫的，不過幾秒鐘罷了。」

「你可聽得出他們是一壁談話一壁由這屋子的部份走開去？」

「正是這樣的。」

凡士突然很快地轉過身子，目光看在李雷特的臉上。「昨夜你可還聽得別的什麼聲音？」

李雷特躊躇了一下，接着又燒他的烟斗，一壁答道：「我不能說定，似乎有一種打架的聲音，發生在池的向東路一面的部份。」

凡士的目光仍停留在李雷特的臉上。「這一點很值得注意，你可能盡你的能力，把你所聽得的說給我聽呢？」

李雷特顯出追憶的神氣，又吸了幾口烟，答道：「我聽得有一種輕微而刺耳的聲音，好似有兩種金屬的東西互相磨擦，不久就沉寂了。但隔了幾分鐘，又有了同樣的聲音，也是不久就靜止。過了一會，又聽得一

種低弱而連續的聲響，似乎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從沙地上拖過，逐漸消沉而不聞，約摸過了半個鐘頭以後，纔又聽得有人從側門進來，重新插入了門門。」

「你可覺得這些聲音有些奇特麼？」

「那時我並沒有奇特的感覺。因為我們本已得到在場地上行動的許可，不聽得開側門的時候，我還以為有什麼人走出去散步。至於池那邊的聲音，却並不怎樣清晰，我又知道東路的門口有一個人看守着，所以我聽得有人走到池邊去時，還以為就是那個看守的人。直到今晨曉得了格立甫失蹤的消息，纔想起昨夜的這些聲音，也許有重要性。」

「既然如此，你現在對於這些聲音，能有什麼解釋呢？」

李雷特不即回答，凝神想了一想，方始答道：「我也不能有什麼解釋。因為這些聲音不熟悉，那金屬東西的互相磨擦聲，也許是開啓大門的鉸鏈聲。如果如此，又和格立甫的失蹤不會有關係，他儘可以爬牆出走，不必開啓大門。並且那聲音似乎靠近屋子，距離大門頗遠；何況大門口有人看守着，格立甫也知道的他要逃，決不會愚蠢地冒險，他自然要選擇一條安全的路徑。」

凡士點點頭，對於這一見解表示贊同，又向窗口踱了去。就在行走中，問道：「昨夜你可曾偶然地聽到東路上有汽車聲音呢？」

李雷特搖搖頭，用一種堅定的聲浪答道：「這却沒有，我不敢確切地說，昨夜在我睡着以前，東路的兩端都不曾有汽車駛行過。我直到上午兩點鐘方始睡着，以後就不知道了。」

凡士的眼光望到窗外去，問道：「格立甫昨天可曾在言語或動作上給你一種將要逃走的印象？」

李雷特又搖搖頭。「恰恰相反。他被留在這裏，固然略有些怨恨，但他是決定留在這裏，等候案子結束的。他還說今晨，他的辦公處要受些營業上的損失。」

「那末，他昨夜可曾和什麼人口角過呢？」

「也恰恰相反。他的神氣上似乎很高興，他曾喝了些酒，比慣常喝得更多；在晚膳時候，他和施塔蒙談着經濟事件，真是很起勁的。」

「他和施塔蒙談論時，兩人中可曾有誰有不歡或發怒的表示？」

「沒有。施塔蒙好像把前夜發怒的事完全忘懷了。」

凡士又從窗口踱回來，站在李雷特面前，問道。「昨夜晚膳後，其餘的人幹些什麼呢？」

「我和密司施塔蒙步到池邊，大部份人走到外面月台上。但我們到了池邊時，覺得池面上籠罩着一種陰氣，所以立刻又走回來。當我們回進屋子，我看見密昔司美克苦、密司史蒂兒和達敦一起坐在月台的石級上，喝着特里南給他們預備的什麼甜酒。」

「格立甫和施塔蒙在什麼地方？」

「他們沒有離開陶書室，他們或許始終不曾走到外面去。」

凡士沉思地吸了一回烟，走到先前坐的椅子前坐下來，說道：「謝謝你！我們談話暫時可以結束了。」

李雷特立起身來，說道：「假使我能夠給你們什麼助力——」他忽然中止，目光注視他的烟斗，終於沒有說下去，走出室外去了。

麥根直至聽不見李雷特的脚步聲，纔困擾地問道：「凡士，你現在覺得怎樣？」

凡士仰視承塵，答道：「這真是可憎厭的！我覺得在這神秘的區域裏，奇怪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那格立甫竟似乎沒有離開這區域。」

這時樓梯上忽起了一陣急步聲，接着便聽得施塔蒙打電話給赫列德醫士。他顫抖地說道：「醫士，請你就來，越快越好。」略停一下，便聽得他掛起了聽筒。

凡士走到門口去迎着，發出含有命令意味的請求聲道：「密司脫施塔蒙，我們現在可能和你略談幾句麼？」

施塔蒙從甬道那邊走過來，進了客室。他的臉上的肌肉在牽動，眼睛也轉雲不定，顯然正感受某種驚變。

凡士先開口問道：「我聽得你打電話給赫列德醫士，可是你的母親又發病了麼？」

施塔蒙憂鬱地答道：「正是。但也許是我的過失，剛纔我上樓去看她，告訴她格立甫失蹤的消息，她的神經性的舊病又開始發作了。她說格立甫也是被龍擡去的。她還堅持着說昨夜看見龍從池中飛起來，向都維爾溪溪那面而去。」

凡士把身子靠在桌子邊上，用那一半閉着的眼睛看着施塔蒙，說道：「這倒是有趣的。但你對於格立甫的失蹤，可有什麼合理的解釋呢？」

施塔蒙緊皺着雙眉，有些發窘。他答道：「我想不出他為什麼要逃走，從昨天他的談話上看起來，他似乎願意留在這裏，直到你們准許他回去，他毫無擅自離開的意思。」

「昨夜你可曾偶然地走到屋外去呢？」

施塔蒙仰起了面，似乎對於凡士的問句有點驚異。他說：「我在晚膳後不會出去過，格立甫和我在圖書室裏閒談，直到他上樓爲止。我在他回房以後，喝了一杯安眠酒，也就睡了。」

凡士靜靜地說道：「昨夜半夜光景，曾經有人開了側門走出去。」

施塔蒙失聲呼道：「哎喲！我的上帝！這大概就是格立甫出走的時間了。」

「可是那出去的人，過了一個鐘頭光景，仍從側門中回了進來。」

施塔蒙呆呆地看着凡士，下唇垂落着。他期期地說道：「你——你確知那出去的人又回來的麼？」

「密司脫李雷特和特里南都會聽見那門門拔開和插上的聲音。」

「李雷特也聽得的？」

「他剛纔這樣的告訴我。」

施塔蒙越發駭異，他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神經，疲乏地說道：「那也許有什麼人出去散了一回步。」

凡士淡淡地說道：「這也很合理。你此刻大約要急於去看你的母親罷？我們又煩擾你，真是很抱歉

的！」

施塔蒙作感激聲道：「赫列德醫士就要來了，恕我失陪。如果你們有什麼事要找我，我總在樓上。」說罷，就急急地退去。

直到施塔蒙上樓的脚步聲漸漸消沉後，凡士急速地站起身來，把烟尾丟進了壁爐，向室門走去，一壁呼道：「麥根，你隨我來！」

麥根摸不着頭腦，身子仍坐着不動，問道：「到那裏去？」

凡士在門幕邊回過頭來，悄悄地答道：「看看罐洞去。」

一六 血和花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一刻）

我聽凡士說到罐洞，背脊上不禁感到一陣寒凜，不知道他忽然要到發現芒台格屍體的地點去，抱着什麼希望。麥根也和我一樣，覺得非常詫異。

他跳起來道：「凡士，你爲什麼要到那邊去？」

凡士並不回答，向前門走去，急步走下了石級。麥根、赫史和我都迷茫而踉蹌地在後面跟着。他跨上了汽車，我們也都跨上去，大家都沒有說什麼。他坐在司機的座位上，把車子向東路疾駛，過了大門，便向了香林進發。

不多一會，車子已在罐洞面前停下，凡士首先跳下車，急步向巖石腳邊奔去。我們也相繼下身緊隨着。他早已爬上了那發現芒台格屍體的罐洞口的短牆，向罐洞的底部察看，隨即回頭招呼我們，臉色異常嚴重，並不說話，只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

赫史趕忙爬上短牆去，麥根和我緊跟在後面。大家向洞底一看，都驚得呆了，一時倒產生了一種緊張的靜默。

惱怒和恐怖混合起來，使得赫史臉上顯出難堪的嚴肅。他第一個滑下了短牆，驚呼道：「上帝的母親！」接着便交叉了兩手，兩眼無光似的站在那裏。

麥根站在短牆邊，詫怪地向着遠處出神。我看了這可怖的景狀，在這甯靜的夏天早晨的空氣裏，我的意識也不能和這種景狀互相融和。

那罐洞的底部，原來正躺着格立甫的扭曲的屍體，正和芒台格一樣，好像被什麼人從高處將他擲進洞裏的。他的頭部左面有個傷洞，頸項間也有傷痕。他沒有穿背心，短褂和襯衫都敞開着，露出胸膛，正像芒台格的浴衣一般，胸膛的肌肉上同樣有三條長的傷痕，似被一種怪物的爪從他的喉間向下抓了一下。一切都和芒台格差不多，龍的野話立即浮上我的意識，幾乎使我全身的血液都凝結起來。

麥根出了一會神，從遠處收回了視線，訝異地看着凡士，問道：「你怎會知道他在這裏的？」

凡士從石牆頂上爬下來，站在麥根旁邊，眼光看在他的紙烟上，答道：「我本來不知道他在這裏，施塔蒙將他母親對於格立甫失蹤的見解告訴我後，我覺得最好到這裏來看一看。」

麥根發煩地說道：「這麼說來，又是龍的作祟了！」他的語聲中滿含着憎厭的意味。接着又問道：「難道那老婦人的瘋話，你都認為值得重視麼？」

凡士婉聲答道：「倒不是這樣說。不過她確是知道很多的事，她的預言，到現在為止，又都是應驗的。」

麥根抗辯道：「這也不過偶然巧合罷了。我們還是討論切實的問題纔是。」

凡士輕輕地說道：「那個殺死格立甫的人，就是最切實的。」

麥根悶懣地說道：「好上帝！我們現在到底站在什麼地位呢？格立甫的死，分明又多了一個糾纏的問題，使得這案子越發錯綜而複雜了。」

凡士緩緩地向汽車那邊走去，一壁答道：「我的意思又恰恰不如此。我以為仍舊是一個問題，格立甫

的死，不過是一種老藍本的抄襲——就是龍的藍本，反而比以前明顯得多。」

麥根斥責道：「你還是說這種胡話！」

凡士跨上了汽車，答道：「老友，你怎麼說是胡話？那池底上的爪迹，那芒台格和格立甫胸前的爪痕，和密昔司施塔蒙的奇異識語，都是不能忽視的；我們如果放棄龍的理論，對於這種種，就不能不先行解決。」

在汽車行駛時，麥根的臉上仍顯着惱怒的神氣。一會兒，他固執地說道：「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從排斥龍的觀念的線路上進行這件案子。」

「這就要看你腦子裏龍的種類如何而定了。」凡士說着，已經將車子駛回東路，直向施塔蒙老屋開去。

我們到了屋子裏，赫史忙着打電話，給陶里木斯醫士，通知他發現了第二個屍體。在打完電話後，他頹喪地向麥根說道：「主任，我可幹不了這件事。」

麥根向他注視了一下，緩緩地點頭道：「警佐，我能諒解你所感受的情緒。」說着，取了一支雪茄，咬掉烟尾，擦火燃着了，又道：「這件事確是困難，尋常的方法應付不了。」

凡士站在甬道中部，垂下了眼皮，自語道：「不錯，這兩件罪案的根蒂，都是深過了尋常的界線，用尋常的方法，真不夠應付。從各方面看，這是極端詭祕的陰謀，而且和這屋子裏的神祕局勢有着奧妙的聯繫。」他說着，眼光移向樓梯去。

施塔蒙正和李雷特從樓梯上走下來，他立即迎上去。

「請你們到客室裏坐一坐，我們有一些消息奉告。」

日光還不會照射到客室，空氣不大清潔。凡士先走到向西的窗口，向窗外凝視了一回，然後回身看看那立在門幕裏面的施塔蒙和李雷特，靜靜地說道：「我們已發現了格立甫，他已經離開塵世，死在那芒台格被拋入的同一罐洞中。」

施塔蒙的臉色突然泛得灰白，呼吸也短促起來。李雷特的態度毫無變異，他緩緩地從嘴邊拿下了烟斗，說道：「那末，當然是被謀殺的。」他的這句話，又像是發問，又像是自動表示。

凡士點頭道：「自然是被謀殺的，他有着和芒台格所受一樣的傷痕，在行兇的技術上說，這兩件案子完全相同的。」

施塔蒙好像受了什麼襲擊，兩腿動搖着。他喘息地驚呼道：「天啊！這是一回什麼事呢！」

李雷特忙拉住他的一隻手臂，扶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柔和地說道：「魯孚，你定心些，我們知道了格立甫失蹤以後，不是料想到會有這樣結果的麼？」

施塔蒙倒身在椅背上，兩目空洞地向前直視。李雷特回頭向凡士說道：「今天早晨我們一直害怕着格立甫不是自動出走，誰知他果然有這種不幸遭遇。你可曾查得其他的事情呢？」

凡士嚴肅地搖搖頭。「沒有。我想我們應該到格立甫的臥室裏去看看，你可知道他的臥室是那一間？」

李雷特答道：「我知道在那一間，我很樂意領你們到那邊去。」

於是我們都起身向外走去。剛剛走到室門口，施塔蒙忽然用緊張而低微的聲浪喊住我們。他掙扎着站起身來，說道：「請你們等一等，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但我很害怕——我很害怕，願上帝助我！」

凡士回過頭去，把疑問的眼光看着他。「就請你告訴我罷。」

施塔蒙一手握住椅子的圈手，站直了身子，答道：「就是關係昨夜的事。在我回到臥室以後，格立甫忽來叩我的房門，我便開了門讓他進去；他說我如果不反對，願意再和我喝幾杯酒；於是我們又開談了一個鐘頭光景。」

凡士插口道：「談些什麼呢？」

施塔蒙繼續道：「我們所談的，全是關於經濟上的話，並打算明年春天再到南海去作一度旅行。後來格立甫摸出表看了一眼，向我說：『已經半夜時分，我還想在上床以前，出去散一回步。』他就走出我的臥室。我聽得他下了樓，走上甬道；又聽得他拔開了側門上的門，因為我的臥室就在樓梯頭上，所以這些聲音，都聽得清楚。那時我很疲倦，就上牀睡了。這便是我要告訴你們的。」

凡士嚴冷地問道：「你在先前爲什麼不把這回事告訴我們呢？」

施塔蒙鬆弛了身子，仍舊坐到椅子上，答道：「昨夜他說要到外面去散步，我並不在意，直到天今早晨我不見格立甫下樓，纔想起我是最後看見他和最後和他談話的一個人。在那時，我還覺得沒有把這回事告訴你們的必要。此刻聽說你們已在罐洞中發現了他的屍體，我方始覺得應該告訴你們。」

凡士換了一付和婉的態度，同情地說道：「你在這樣的情勢下發生這樣的情緒，確是很自然的。」

施塔蒙抬起目光，現出感慰的神氣，問道：「如果你們不反對，我想叫特里南拿些威士忌酒給我。」

凡士答道：「這完全沒有問題的。」說罷，就回身走上甬道。又吩咐那管家給他的主人拿酒，然後走上樓梯。

格立甫的臥室就在施塔蒙臥室的一排上，隔開一間。那室門並沒有下鎖，我們一直走了進去。這臥室和芒台格的一間相仿，僅略略寬大些，陳設的器物也比較富麗些。牀上的被褥真像特利南告訴我們的一般，不會睡過，窗簾也都垂着。梳洗桌上整齊地放着幾種化妝品。有一件繭綢的長袍，和一套睡衣褲，擱在牀足的欄杆上。一件晚禮服放在靠窗的椅子上，已經團皺不整。在相近壁角桌子的地板上，有一隻張了口的皮袋。我們在室中檢查格立甫的遺物，很費了一番工夫。

凡士第一步先去察看衣櫥裏面，有一身棕色的便服，和一身運動衣，可是衣袋中並沒有重要東西。接着又搜檢那團縐的晚禮服，袋中有一隻黑檀的紙烟嘴，一隻黑色紋皮的紙烟盒，和兩塊繡組台字母的手巾。那梳洗桌的抽屜裏，並沒有格立甫的東西。浴室的小櫥裏，也祇是些尋常用品，乃是一支牙刷，一罐牙膏，一組薙面具，一瓶肥皂水和一盒滑粉。那張口的皮袋裏也搜查過了，沒有任何有關係或可以做線索的東西。

在搜檢時，凡士一聲不響，他顯然在專心致志地找尋他的目的物。這時他站在臥室的中央，半閉着眼睛，似乎非常迷惑。一會，他略略聳一聳肩，緩緩地仰起面來，說道：「這裏恐怕找不出足以幫助我們的東西了。」

凡士的這句話，更使我感覺到，他似乎希望找尋某一種特殊的東西而失望。麥根大概也有同樣的印象，他率直地問道：「你打算要在這臥室中找尋什麼東西呀？」

「我自己也不怎樣確知，好像這裏應有一種東西的，你們姑且不要追問。」凡士微微一笑，走到室外甬道中去。我們也跟着他走出了臥室。

當我們走到樓梯頭上時，恰巧赫列德醫士從下面走上樓來。那醫士客氣地和我們招呼了一下。我們走下樓去，凡士忽因某種衝動，突然停步，向那醫士問道：「你能不反對我們去見見密昔司施塔蒙麼？我有一句要緊的話要請問她，決不會多煩攪擾的。」

那醫士並不躊躇，立即應道：「好的，我們一起兒去。」他轉着肥碩的身軀，在我們前面走上三層樓的樓梯。

女護士歇菟資給我們開了門。我見密昔司施塔蒙站在一扇開敞的窗前，正在注視那游泳池。她聽得我們進房，纔慢慢地轉過身來，用嚴厲的目光凝視着我們。她的嘴唇立即莊嚴地閉合，臉上全無笑容。

凡士一直走到她的面前，在距離兩三呎的地方站住。他的態度很嚴重，眼光中顯着決心，莊嚴而堅守地說道：「密昔司施塔蒙，可怕的事情竟連續地在這裏發生，如果你不能幫助我，還不免要有可怕的事情繼續而來。這未來的可怕的事情，不會再使你樂意了。因為那受禍的人，並不限於施塔蒙族的仇敵。你的宅的保護者——龍——已經不能再負責保護了。」

密昔司施塔蒙突然顯出驚恐的神氣，睜大了眼睛向凡士呆看着她。她反問道：「我怎樣纔能幫助你？」她似乎空洞地只想念到這一句話，就這麼單調而無波折地由她的嘴唇傳播出來。

凡士的態度依然嚴重。他應道：「那石墓上的鑰匙，被你藏在什麼地方，你可以告訴我們。」

那老婦人好像感受了某種生理的反應，緩緩地閉攏了眼睛，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着她甯靜地睜開了眼睛，似乎凡士的話喚醒了她的寬慰的意識。

她問道：「你可是祇要知道這東西麼？」

「是的，我祇要知道這個。你可以放心，我能保證你的祖先的墳墓，決不會受到瀆犯。」

她只向他看了一眼，並不說什麼，隨即走到近窗的一張大椅子前坐下來，伸手到黑花邊的袒領口裏，從胸前摸出一塊長方形的天主教徒的肩布，上面還有個褪了色的神像。那肩布一面是麻皮，一面羚羊皮，三面縫着，上端開了口，便成一隻小袋。她將袋口倒垂，搖了一搖，便有一個小而扁的鑰匙從袋裏倒出來。她命令似的說道：「密昔司歇菀資，你拿了這鑰匙，到我的壁櫥中旅行箱面前去。」

女護士接了鑰匙，機械地轉過身，開那東牆上的小門，走了進去，她的身子便完全不見。只聽得她在裏面高聲說道：「我看到旅行箱了。」

密昔司施塔蒙又吩咐道：「你開箱子好了。箱子裏有一隻盤，你拿出來，小心翻開舊麻布，在右邊的裏角，有一隻用繡花布包着的舊首飾箱，你就把那箱子拿到外面來。」

不多一會，密昔司歇菀資已走出壁櫥，手上拿了一隻美麗的小箱子，用褪色的織花絨裹着，四角還有金屬片鑲包。那箱子約有八吋長，六吋寬，箱蓋却是圓形的。

密昔司施塔蒙用手向凡士指了一指，說道：「把箱子交給這位先生，石墓上的鑰匙就在這箱子裏。」凡士走過去接了箱子，捺着鉤子，那箱蓋就開了。麥根踏前幾步，站在凡士的身旁，從他肩牌的後面望過去。凡士在那箱子裏察看了一回，仍舊把箱子蓋蓋好，回給女護士。

他說：「密昔司歇菀資，你拿去放好了。」接着回身向密昔司施塔蒙鞠了一躬，又道：「我真感激你對我們的信任，你給了我們莫大的幫助！」

密昔司施塔蒙嚴冷的臉上，現出一絲滿意的微笑。她譏誚似的問道：「你現在完全滿意了罷？」

凡士應道：「誠然的。」說罷，首先辭別了走出房去。赫列德醫士仍留着。

那護士等我們走上甬道，就將房門關好。麥根忽拉住了凡士的一隻手臂，含着愠意發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那老婦人拿一個空箱子欺騙你，你也認爲滿意麼？」

凡士很愉快似的答道：「她並沒有欺騙我啊。她本不知道箱子是空的，以爲那鑰匙還在箱子裏面，那末，我何必向她說明是空箱子而使她受驚呢？」

麥根仍不甘心地問道：「那末，你要那鑰匙，究竟有什麼用處？」

凡士答道：「這是我目前急於要解決的。」他說了這話，不顧麥根再說什麼，便轉身向着那始終沉默的李雷特問道：「達敦的臥室是那一間，你知道麼？」

這時我們正走到第二層樓的樓梯轉折處，李雷特本是習慣於鎮靜的，聽了這問句，也不禁微微一怔。他複說道：「達敦的臥室？」似乎他自己懷疑沒有聽得清楚，所以反問一句。但這不過一瞬間，他就恢復了常態，答道：「達敦的臥室就在這甬道的那面，就是施塔蒙和格立甫兩室之間的一間。」

凡士穿過甬道，走到李雷特所指示的一室的門口。那門並沒有下鎖，他推開了走到裏面。我們也跟隨着他，大家心裏都懷着疑團，又苦於無從問起。麥根對於凡士的突然查問達敦的臥室，比李雷特更覺詫異，我看他的神氣，似乎已忍不住要追問，但他終於忍住了。

凡士站在臥室的正中，向四周環視了一下。接着又在每一器物上視察。

赫史不像麥根那麼靜默地旁觀，他不待凡士開口，先問道：「你可要把這個人的衣服一齊拿出來，徹底搜查一下子。」

凡士沉思地搖搖頭。「警佐，那倒不必，你可以在床底下和衣櫥的地板上看一看。」

赫史應着，便摸出電筒來，伏倒了身子，向床底上照察。一會兒，他就站直了身子，說道：「那邊只有一雙拖鞋，別的沒有什麼。」接着又開下衣櫥，照察了一遍。「也只有幾雙鞋子。」

凡士自己走到窗側的一隻小桌子面前，開下了抽屜，仔細搜查。既而又搜查梳洗桌的抽屜。當他從桌子前回過來時，緩緩地燒了一支紙烟，臉上滿現着失望的神氣，他的視線重新在室中溜來溜去，末後停留在床側的一張小几上。他喃喃地說道：「還有一個機會哩。」

他立即走近小几前，抽開胡桃木的小抽屜，忽失聲呼道：「咳！果真在這裏。」伸手到抽屜裏拿出一樣東西來，我們都看不見是什麼。

他走到李雷特面前，伸出他的手問道：「密司脫李雷特，這東西可是石墓上的鑰匙麼？」

李雷特看了一下，答道：「正是這個鑰匙。」

麥根踱過去，不禁紅漲了臉，含怒地問道：「你怎會知道鑰匙在這間臥室裏的？找到了又有什麼意思？」

凡士和婉地答道：「老友，我本來不知道這東西會在這裏，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意思。但此刻我想到那石墓裏去看一看，你的意思怎樣？」

麥根不表示同意，也不拒絕。

我們走到樓下甬道中時，凡士忽然嚴肅地向李雷特說道：「請你留在這裏。關於尋得墓道鑰匙的事，我們也還不願意給任何人知道。」

李雷特莊敬地鞠了一躬，應道：「我當然尊重你的意思。」他隨即轉身走向圖書室去了。

凡士向前門走出去，繞着屋子的北面，走下通池的石級，穿過了濾水柵的石頂，折入通東路而兩旁有樹的水泥小徑。我們都無言地跟隨着他。在走到老屋中人已經看不見的地點，凡士便從樹叢中的小徑直向那座圍繞着藤蔓的石墓走去。他從衣袋中揣出鑰匙，塞入墓屋門上的鎖孔中，旋了一旋，誰知那鑰匙鎖孔中的動作，竟那樣地靈活，倒使我詫異起來。凡士隨即把身子靠在厚重的門上，那門便慢慢地向內開關，那鐵銹的鉸鏈便發出軋軋之聲。我的鼻孔裏頓覺有一股陳腐的霉臭氣衝進來。

凡士跨進門檻時，向赫史說道：「警佐，你的電筒給我用一用。」

赫史立即把電筒授給凡士，我們幾個人便都走進這一所古舊的施塔蒙家的墓屋。凡士仍大心地把門關好，用電筒的光向四周和上下仔細觀察，雖然是炎熱的夏天，這墓穴裏仍是一種陰寒潮濕的空氣，潮潤的水泥牆已起了皮殼，白石的地面也因年久變了顏色。屋的南部一排排堆積着無數木棺，從地面起，直疊到上面的承塵。凡士便跪下來細察那鋪地的白石，他說道：「這地方最近曾有人走動過哩。」他又用電筒在一方方的石板上照着，漸漸地移到堆疊木棺的那邊去。在一塊白石板上，發現兩個小黑點。凡士走過去，俯倒了身子，用手指蘸了些口涎，向那黑點上摸了一摸，然後將為湊到電筒光的圓光中，細看指上染着的顏色，却不是黑色而是紅色的。

他站起身來，眼光仍向着那兩個黑點，簡單地說道：「麥根，這大約是血呢。」

說罷，他重新把電筒照來照去，將那一方方的石板逐一察驗。忽然他疾步向着墓屋的靠北牆壁走去，又俯下了身子，拾起一件什麼東西。我的視線雖緊緊跟隨了他的電筒光，却也來不及辨出是什麼。

他歡呼道：「我的寶貝的姑母！這真是有興味的事啊！」他隨即把他的手伸到電筒的圓形光圈裏，我們便都看清那是什麼了。

原來他手掌中承着的，是一朵梔子花，那顏色依舊白而新鮮，祇是花瓣的邊緣略略有些焦黃而捲曲。凡士說道：「這一朵梔子花，我猜想是格立甫的。你們總還記得昨天下午他和我們談話時，他那衣襟上本佩了着一朵梔子花，可是我們今晨在罐洞中發現他時，他那衣襟的鈕孔裏已是空無所有了。」

一七 一個難制伏的人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一刻）——

在那陰寒潮濕的墓屋裏，真令人感到窒息難受。我們一走出來，到了熱炙的陽光中，看了樹木和戶外的景色，精神上立即感覺到甯靖而舒適。凡士仍將那厚重的鐵門鎖好，把鑰匙放入衣袋中，忽低聲自語道：「眼前這裏的檢查，我想可告一段落了。」他轉過身來，向老屋的方向走去，額角上現着深刻的皺紋，又嘆咕着道：「唉！血和梔子花！」

麥根迷惑地詰問道：「凡士，格立甫的傷痕究竟是怎樣來的？他的衣服並無受水浸的跡象，顯然昨夜裏他不曾到池中去過。」

凡士答道：「你的意思我明白的，這見解不錯。假使格立甫真個在墓屋中被謀斃，但芒台格的死却並不相同，這一點現在還無法解釋。最好且等一等，慢慢地推想。」他做出一個請求靜默的姿勢，急步向屋子走去。

當我們走到了池的南部，正要踏上通屋子的石級，我偶然抬起頭，恰恰看見密昔司施塔蒙在三層樓陽台上靠欄杆坐着。她把兩手扶着頭。那鎮靜的女護士密昔司歇苑資却站在她的背後，垂下了目光看着她。

這時又從圖書室的屋口中送出鋼琴聲來，彈着最近流行的舞曲。我正猜想彈的人是誰，那琴聲突告中止了。凡士引導着走上石級時，忽回頭現着嚴肅的神氣，說道：「我們到墓屋裏去的事，此刻最好不要給任何人知道，因為適當的時間還沒有到來哩。」接着，他把困擾的眼光看着麥根，又說道：「現在我還不能把案中的事實彼此貫串起來，這裏的恐怖事情尚在繼續進行中，假使我們把所發現的事實揭露出來，真不知還要發生什麼可怕的災禍。」他凝視着紙烟的尖端，陷入沉思中。一會兒，他又說道：「這事倒不妨和李雷特談談，他本來已知道我們找着了墓道中的鑰匙……對的，我們不妨告訴他，看他有什麼有利於我們的解釋。」

我們走進屋子，那李雷特正站在甬道中樓梯旁邊。他視了我們，態度很不自然，似乎自己感覺到不應站在那裏。他作道歉聲道：「達敦彈起鋼琴來，我不能不離開圖書室。」

凡士答道：「我却很樂意恰巧你在這裏，因為我要和你談談達敦的事。」

於是我們都走進了客室。坐定後，凡士問道：「密司脫李雷特，達敦可曾陪過施塔蒙作搜集魚種或蒐藏的旅行麼？」

李雷特露出詫異的神色，緩緩抬起目光，答道：「很好玩，你會問我這句話。達敦曾經和我們一起到沾島去，我知道他那一次旅費，是他的舅舅資助的。可是事實上他竟沒有完成那一次旅行。也許他喝酒太

多，那邊的氣候使他支撐不住，雖曾設法讓他在海水中浸過，仍然無用，他反成爲我們旅行隊的一個大累。最後我們只好僱了一隻捕鯨船，把他送到哥斯泰力克，從那裏乘了輪船回美國來。

凡士點點頭，便不再談這回事。他從身邊摸出紙烟盒，細細地選取了一支蕾琪紙烟，擦火燒着。就在擦火時，眼光看火，說道：「密司脫李雷特，我們會到過施塔蒙氏的墓屋中去過哩。」

李雷特從眼角中向凡士看了一下，又將烟斗從嘴邊拿下來，淡淡地說道：「我也料想你們去過了。但我却從來沒有進去過。我想那裏面景狀很平常罷？」

凡士隨口應道：「平常得很。」他仰起面來，又靜悄悄地吸了一回烟，纔又說：「但也有一兩點值得注意，那舖地的石板上，有一些血迹，還有一朵格立甫昨天佩戴過的梔子花。除此以外，確是沒有什麼。」

李雷特把身子坐直，又向前微俯，接着他站立起來，目光下垂，凝視着地板，顯得他感受了深刻的驚惶。一會，他並不抬起頭，用一種緊張的聲浪問道：「除了這兩點，你沒有發現別的可異的東西麼？」

凡士答道：「沒有。我看那邊並無祕藏處所，你可是覺得我們遺漏了什麼？」

李雷特急忙抬起頭來，連連搖着道：「沒有這個意思。我這問句是毫無成見的，我祇是被你的話驚嚇了一下，也想不出你們發現的有何等指示。」

凡士和婉地問道：「你可是不能有什麼解釋麼？倘然你能有什麼建議，我們真是非常感激的。」

李雷特顯出發窘的樣子，低聲說道：「我很願意有所貢獻，可是對於這些發現，却想不出什麼來。」他的聲音愈到後來愈低，目光又看木地板上，似乎他正在考量着這一局勢的可能性。

凡士又問道：「你會說過昨夜聽得一種聲音，彷彿兩個金鳳東西互相磨擦，你想這聲音可會是墓屋

鎖門上鉸鏈的轉動聲麼？」

李雷特的目光仍然看着地板，答道：「很可能的，那聲音又似乎發生在墓道方面。」

凡士靜靜地向李雷特諦視了幾秒鐘，纔道：「謝謝你！現在我打算和達敦談談，你可能給我叫他到這裏來麼？不過我們此刻所談的，請你不要告訴他或其他任何人。」

李雷特不自然地移動了一步，又疑視着凡士，答道：「這我可以遵命的。」他躊躇了一下，又問道：「你從達敦的臥室裏搜着了鑰匙，莫非你以為到墓屋中去的就是達敦麼？」

凡士嚴冷地說道：「此刻還不能說。」

李雷特向室門走去，剛走到門幕邊，又回頭說道：「請問你可曾把墓門鎖好？」

凡士答道：「我已經小心翼翼地鎖好了。」略頓一頓，又說：「鑰匙還在我這裏，我想暫時保存它，等到這偵查的工作有了滿意的結果時，我再交還。」

李雷特點頭道：「我很贊成。」他這纔走出客室，穿過甬道向圖書室去。

達敦進來的時候，並不向我們招呼，祇是惱怒地站在門口的裏邊，向我們看着。凡士立起來，走到中央的一張桌子旁邊，堅決地向他招招手，叫他走近些，他搖搖擺擺地走近桌子。凡士便摸出那墓道的鑰匙，放在桌子上。

他指着鑰匙問道：「達敦，你可曾看見過這個東西？」

達敦強笑地向那鑰匙看了一回，聳一聳肩，答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這東西可是附着什麼秘密麼？」

凡士仍將鑰匙放入衣袋裏，說道：「確是有一些祕密。今晨我們在你的臥室裏發現了這個東西。」
達敦把眼睛閉攏了一半，冷澀地說道：「也許這東西就是這件疑案的鑰匙。」
凡士的嘴角邊現出一絲淺笑，應道：「是的，當然是的。但我已經告訴了你，這東西是在你的臥室中找着的。」

達敦靜靜地吸煙。一會，他堅定地從嘴裏將紙煙拿下，裝着冷淡的樣子，說道：「在我的臥室中找到，又有什麼關係？這個陳腐的老屋裏，你儘可以在任何一角找出多量的廢物骨董來。」他把眼光看着凡士唇角邊露出一絲毫無歡意的笑容。「你總知道這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個客，你難道會想我因着在樓上我的暫時臥室中找着一個鑰匙而嚇得發昏麼？」

凡士撫慰他道：「那當然不會的。但你的舉動却表現得非常合式。」

達敦輕蔑地說道：「那末，我們現在向那裏走？」

「說得抽象一點，我們往墓屋裏去。」

「你說的什麼墓屋？」

「便是施塔蒙家祖先的墓屋。」

「它在什麼地方？」

「就在池的那一面，水泥小徑的樹叢中。」

達敦的眼睛又閉攏了一半，似乎他的臉上頓時戴起防禦性的面具，怒聲問道：「你是不是又在恫嚇我？」

凡士和婉地答道：「不，我只是回答你的問句罷了。但你可確是不知道這裏有個墓屋呢？」

「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也不會聽得過。」他突然轉過身子，揉碎了紙烟，重新回過來，目睜睜看着凡士，神經顯然異常的緊張。他又怒聲問道：「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你難道要把什麼東西加在我的身上麼？」

凡士冷淡地向他注視了一回，搖頭道：「不，便是梔子花也不會給你加上一朵。」

達敦怔了一怔。接着他的臉色泛成了灰白，手指也開始牽動。他說：「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昨夜格立甫是佩戴着一朵梔子花的，也許你要告訴我，你同時在我的臥室裏找到一朵梔子花。」

凡士聽了這句話，有些迷惑；但隨即他的臉上又舒展了。他答道：「那梔子花倒不在你的臥室中。但事實上格立甫的東西，即使留在你的臥室裏，你也用不着驚慌；除非格立甫遭人謀害，你纔有驚慌的理由呢。」

達敦臉上現出嚴冷的笑容，說道：「我恐怕他也必像芒台格一樣的遭人謀害了。我相信格立甫不會自動逃走的。這裏有很多的人，都願意看他脫離這個世界。」

「你大概就是很多人中的一個？」

達敦的眼睛裏突然閃爍着兇光。「是的，我的確恨他。但這不能就算我是謀害他的人。」

「當然，這本不是說你就是幹兇案的人。」凡士說着，揮了一揮手，又道：「我們無須多談了。但如我和你易地而處，我一定暫時過一過音樂衝動，李雷特也許會感覺到你需要服些鎮靜藥呢。」

達敦恨恨地說道：「那個雜種！」他又做了個輕蔑的姿勢，纔退出客室。

麥根靜靜地批評道：「這傢伙倒是容易制伏的！」

凡士同意道：「不錯，但他也很狡猾呢。」

麥根站起來，在室中踱步，一壁說道：「我想如果能查出誰是從密昔司施塔蒙的箱子裏偷出鑰匙的人，那末，我們對於昨夜的陰謀，也許就明白些。」

凡士搖頭道：「未必。我以為這鑰匙不會留在那箱中多年，也許這鑰匙根本不曾藏在那箱中。這藏匿鑰匙的事，大概也只是密昔司施塔蒙的幻想，這幻想原是她對於龍的幻想有連帶關係的。」

「那末，這鑰匙怎麼會在達敦的臥室中呢？他方纔說從來不曾看見過，好像並不是謊語。」

「他的確可以使人相信。」

麥根停了步，面對着凡士，說道：「我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這件案子。我們所採用的種種方法，結果無不碰壁。照現勢而論，連一個可能的理想都不容易成立。」

凡士和婉地答道：「老友，你不必消極。照我看來，這案子並不像外表上所顯示的那麼束手，而我們的應付方法，却是太平凡而合理化了。我們等於把一個尋常圓形的木栓，想塞入奇異而多角形的洞穴中，自然不免於碰壁。其實這案子裏含有許多的非常質素——」

麥根詛咒道：「真是可惡的！凡士，我希望你不至於再提到那無稽的龍的理論罷。」

凡士還未及回答，有一陣汽車聲音開到屋子的前面停下。不多一會，那史納金把檢驗醫官陶里木斯領進客室中來。

那醫士揮一揮手，向我們招呼。他說道：「又有了一個屍體麼？警佐，你能不能把屍體彙總了，也省得多。」

麻煩。那末，屍體在那裏？爲什麼這樣的張皇呢？」他向赫史笑了一笑。「可是你的龍又出現了？」

凡士站起身來，莊肅地說道：「看起來倒很像如此。」

陶里木斯微微一怔。「什麼？好！這新的屍體在那裏？」

凡士拿了帽子，向甬道裏走去。「仍舊在那個罐洞裏。」

陶里木斯瞅了凡士一眼，便默默地隨在後面。赫史吩咐那看守前門的史納金同去。我們這幾個人就重新上了汽車，繞過屋子，駛向東路，到了巖石脚下，大家走下來。我們都站在後排，讓陶里木斯到罐洞邊去，仍從石牆上向洞底察看。他看了一會，滑下了石牆，向我們這邊走來，臉上顯着驚駭的神氣，那侮弄和滑稽的神氣早已消逝了。

他喃喃地呼道：「好上帝！好上帝！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呀！」接着，他便吩咐把屍體抬出平地。

於是赫史和史納金兩個人，把格立甫的屍體從罐洞中抬出，放到平地上。

陶里木斯俯着身子，將那屍體檢驗了一下，便站直了向麥根報告道：「這個屍體和昨天的那個屍體一樣，傷勢完全相同，顛骨碎裂，胸前有三條傷痕，咽喉間也同樣有特異的顏色。頭部左側有個闊大的傷口，而且被勒過。不過他死的時候，沒有昨天的一個那麼長久。」他又向赫史努一努嘴，問道：「這個就是你要知道的罷？」

凡士眼望着他，問道：「你想昨夜十二點鐘光景，對不對？」

「半夜時分麼？」陶里木斯反問了一句。又低下頭去，看一看格立甫的屍體；更俯下身子，重新試一試骨節的硬度，然後說道：「看這樣子，大概已過了十二個鐘頭了，對的。」他便寫了一張移屍單，授給赫史，又

說：「昨天那一個屍體，經解剖後，並無新發現，所以我昨天告訴你的話，沒有什麼增改。今天這個屍體，最好立刻就移送到驗屍所去，下午我就可以解剖他。」

那醫士說到這裏，向赫史嘻了一嘻。「我仍舊從配森樹蔭路回去罷，警佐，我對於你的龍，倒有點不能不信了。」他轉身向他的汽車走去。「奇怪的死法，太不合理，可是竟接連死了兩個人！今天報上我已讀到那長篇累續的龍魚故事了。唉！我的上帝！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他跨上了汽車，轉動機輪，便向着都維爾溪的方向直駛而去。

赫史叫史納金看守屍體。我們幾個人一起回到屋子裏。在走進前門時，麥根顯着嚴重而頹喪的神氣，向凡士問道：「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凡士淡淡地答道：「這步驟是很顯明的。現在我打算先去看看施塔蒙所搜集的熱帶魚，最好你也一起去，那熱帶魚是很動人的呢。」他轉身看着那代替史納金守門的特里南，說道：「你去問問你的主人，我此刻能不能見他。」

特里南小心地向凡士看了一眼，隨即挺直了身子，向甬道裏走去。

麥根抗議道：「凡士，你這一着有什麼意思？我們正有非常嚴重的工作要幹，你却有關情去看魚！你要知道這裏有兩個人被謀殺——」

凡士接口道：「你見了那些魚，就會知道有教育的價值了。」

施塔蒙這時已走出圖書室，正向着我們踱過來。

凡士迎着他，問道：「密司脫施塔蒙，你可能給我們做個嚮導，到你的貯魚室裏參觀一下？」

施塔蒙很詫異，勉強地點頭道：「那當然可以的，就請你隨我來，我很樂意呢。」他轉過身子，仍走向圖書室去。我們幾個人都隨着他。

一八 奇形怪狀的魚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十二時一刻）——

施塔蒙引導我們進了圖書室。李雷特坐在一隻長椅子上，膝上攤了一本極厚極巨的關於陶瓷學的書。在室隅的一張小桌子旁邊，坐着密昔司美克苔和少年達敦，桌子上還放了一塊紙牌板。他們三個人見了我們，都好奇地抬起頭來，向我們呆視，彼此都沒有說話。

那圖書室的容積很寬廣，傢具一律是雅谷式，佈置得又莊嚴又舒適。一層層的書架，從地板直到承塵，都裝滿了書。東西兩面都有窗子。那向我們一面的北牆上，有一個穹形門，就是通到外面貯魚室去的。我們穿過圖書室，到了第一間貯魚室中，那容積比了圖書室還要寬廣些。東西兩面也都有一排高窗，上面還有一個闊大的天窗。

穿過第三個穹形門，又是一間貯魚室，裏面的狀況，大致和第一室差不多。第二室的外面，有一個三面有窗的屋子，那便是動物室。

我們在第一室中停留下來。那靠壁排列着的各種不同形式的魚缸，從地面起，一直高到那高窗的邊檻。還有一排裝着鐵架子的雙層魚缸，擺在室的中央，長度和全室的長度相等。總計室中的魚缸，有一百多個，每一個魚缸的容量，約自五十至一百加侖。

施塔蒙從不同的產地搜集了各種奇形怪狀和顏色美麗的魚種，畜養在兩個貯魚室裏。我們在第一室中，他領着自門口左邊走去，一一指示我們，在我真是見所未見。他得意地指示一種深綠色的魚給我們看，又傲然說道：「這是一種和花鰱科很接近的魚，我此刻正研究它。它確和花鰱科接近，但却是獨立的一種，又是僅有的一種，我儘可以把它去驚嚇那些舊式的養魚人。」

凡士很有興味的問道：「你可曾把花鰱科的魚繁殖成功呢？」

施塔蒙指着一個足容一百加侖的大魚缸，答道：「我可以說是成功了。我還可以算是本國第一個發見這繁殖秘密的人。它需要寬暢的游泳地位，用慈菇的粗梗給它產卵，又須保持適宜的溫度，這便是秘密。請看這個缸，就是證據。」

他滔滔地誇說他的魚種的繁多和名貴，一壁緩緩地沿着魚缸前進。未後他指着另一大魚，說道：「這便是福達魚。」

凡士答道：「是啊，這魚雖不算怎樣名貴，但在熱帶魚類中，要找出幾種比它美觀的魚，却也不容易呢。」施塔蒙點點頭，徐步走進第二室，他說：「這裏的魚比較更有價值了。」

第二室中的魚缸也很多，但佈置却和第一室不完全相同。

施塔蒙站在一個靠左面的魚缸前，說道：「舉一個例，這裏就是魚科。」

「那是養在微鹹水中的罷？」

施塔蒙迅速地向凡士瞥了一眼，顯出詫異的約氣，「那自然。這裏有不少的魚缸，畜養着海魚；就是那箭魚和鱈魚，我也用微鹹水養着的。」

凡士道：「鱗魚和鬚魚似乎差不多，不過魚却有着兩條脊骨。」

施塔蒙更詫異了，他答道：「對呀，你在魚類學上也曾費些工夫的罷？」

凡士向前走着，一壁淡淡地答道：「我不過略略注意過一回罷了。」

施塔蒙走到中央一排的魚缸面前去。那裏面有着不少的奇形怪狀的魚類。他說道：「請看這是我所有魚種中最珍貴的了。」

凡士問道：「你竟能把這種稀有的凱那星魚保存得這樣健全，是用的什麼方法呀？」

施塔蒙現出狡詐的微笑，答道：「這就是我的獨得之祕。大抵高溫度，大魚缸，活飼料，都是必需的；但還有其他條件。」他又轉身向西面靠牆的一組魚缸走去。「這裏的幾條，外面也許還沒有人會知道呢。」他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把兩手插進衣袋，眼光凝視着那些魚缸。「這魚叫做斧頭魚。據那些所謂專家們說，這魚的蓄殖方法還沒有人知道，所以不適於養在缸裏。其實我還不是養得很順利。可見那些專家們的話都是無意識的。」他走前幾步，用手叩着靠前面牆壁的一個特別美觀的魚缸，又道：「這叫做球魚，非常有趣的，你請看。」他用小網撈起了一條，那魚打了一個滾，便成爲球狀。他解釋道：「它一滾就成了這個樣子，用以避免敵害，真是有趣而又奇怪的。」

凡士微笑道：「它倒有人性，我們的那些政治家就擅長這一種玩意。」

施塔蒙也笑了。他說：「譬比得好，我倒沒有想到。」他用手指一指近門口的一個魚缸。「你看，這就是蝴蝶魚，它那大而透明的胸鰭，多麼美麗啊。我是從西非洲把它帶回來的。」他又指着另一個魚缸。「這些大六角形的魚也很美麗。」

凡士細看那魚，疑問似的說道：「這魚我也聽得過的，它大約屬於鱒科。但我還不知道有人熟悉它的習性和飼養法。」

施塔蒙傲然說道：「是的，除了我以外，別人都不知道，它並不像一般人所臆想，以為是卵子孵化，它却是一種胎生魚。」

凡士簡單地說道：「奇怪！」

施塔蒙又指示我們看一組放在上面架子上的分離的魚缸，說道：「這是培倫霍斯魚，也是稀有的種類，我親自從巴西帶來的。依照它有這樣一組極銳利的牙齒，我相信它還是第一次活着運進美國來。當我運進來的時候，把它們各別盛貯着。它們是同類相殘的，如果把兩條放在一起，會立即互相鬥殺而彼此不並存。我有兩條這樣的魚，足有二十呎長，但尋常不易有長到一呎的。」他繼續走向前，另指一個方向，說道：「這裏是優美的海馬魚，比較紐約水族館裏所蓄的還要好些。」他走前一步，又道：「這一條魚很別緻，性格兇猛好鬥，所以也必須分開來畜養。通常它都被稱為電鱒，其實是錯誤的，它的形態雖有點像鱒，却不是鱒，乃是屬於凱那星一類。它可以長到三呎，這裏的幾條祇有八吋長。」

凡士凝神看着那些可怕的魚，說道：「我聽說這種魚如果和人們接觸一下，它就傳電的。」

施塔蒙答道：「這也不過說說而已。」

少年達敦和密昔司美克苦這時也走了進來。他對施塔蒙取悅地笑了一笑，說道：「來一回戰鬥怎麼樣？我和蒂乃都煩悶極了。」

施塔蒙隔了一會，纔答道：「我為你已犧牲了八條最大的鬥魚了，好！就再來一回。」

他便走到東面牆壁的凹處。在那邊有不少分離的小魚缸，每一缸中養一條暹羅產的鬥魚。有一個盛水的玻璃球，用三根細練索從上面承塵上懸下來，離地板約有五呎。他用一隻圓形的小網，撈起了兩條網形尾的鬥魚，放在懸空的玻璃球裏。

那兩條魚一條是紫色，一條是深綠色。它們在開始攻擊以前，先靜靜地互視。過了一會，纔張開鱗尾，色彩突然加深，勇猛地向前游；不久就接近了。但它們忽又平行地緩緩浮到水面，緊張的形勢又鬆弛下來，大家都沉到底上。這種好似操演的前奏動作，繼續了好幾分鐘，於是那閃電式的戰鬥就正式開始了。它們互相猛烈地攻擊，鱗片剝落了，網形的鱗尾破碎了，彼此的身上都被刺成點點的血斑，它們還是鬥下去。達敦在旁邊看得非常起勁，他說那紫色的要佔勝着了，大家都沒有理會他。那深綠色的用力咬住了紫色的魚鰓，使那紫色的不得不浮上水面來吸收空氣。那深綠色的又兇惡地攻擊紫色的嘴，祇在它自己呼吸空氣時纔暫時放鬆一回。這一幕真令人感覺到又美麗又驚駭。

凡士略側過頭，看着達敦，說道：「你可是喜歡這一類的事麼？」

達敦現出沒有歡意的笑容，答：「我在空閒的時候也喜歡作鬥雞戲的，實我的生活太枯燥無味了。」我偶然一回頭，忽見李雷特也緩緩地踱了進來。他站在凡士背後，兩目瞪視着達敦，說道：「我認爲這一種遊戲，未免太殘忍了！」

這時那紫色的魚已經落到球底，不但尾片和鱗片都已破碎，全身的鱗也幾乎完全剝落。可是那綠色的仍繼續攻擊，似必欲得到最後勝利。李雷特連忙拿起一隻小網，伸進玻璃球，把那受傷失敗紫色魚撈起來，送到另個混合水銀液的小缸裏。接着他仍回身向圖書室走去。

達敦聳一聳肩，拉了密昔司美克苦的手臂，說道：「蒂乃，我們還是去靜坐一回，這樣，那密司脫李雷特就會贊成我們了。」於是這兩個人便也相偕退去了。

施塔蒙瞥了他們一眼，低聲譏諷道：「哼！這真是一對好匹偶！」說着，繼續向魚缸邊巡行，嘴裏還是滔滔地談說他的魚種的稀有和名貴，同時他表示對於魚類智識的廣博，並告訴我們他曾作過好幾種重要的試驗。當我們走到了第二個穹形門口，他還說他願意領我們到動物室去，看看他的動物。

凡士搖搖頭，答道：「謝謝你！過一天再煩你領我去看罷。」

施塔蒙又道：「我還有幾種奇形的蟾蜍，是我第一次到歐洲時帶回來的。」

凡士道：「我很願意看看，但是過一天罷。我此刻還想看看你那些裝在瓶裏的魔鬼魚，我看見你那邊有好幾條異種呢。」

在那東面的大窗下，有好幾個架子，擺着幾瓶奇形怪狀的海產魚。施塔蒙領導我們走過去。他指着一隻管形瓶中的一種，說道：「你看它兩隻尖刀形的牙齒，這小東西倒是怪厲害的呢。」

凡士自語似的道：「它的嘴真像龍的嘴，但實際上它並不像它的外狀那麼可怕，一條只有它三分之一長的魚，便可以戰勝它甚至吞嚥它，例如聶格魚就是一種。」

施塔蒙應道：「對呀。不過你這話可有什麼含意沒有？」他把銳利的目光凝注着凡士。

凡士並不回答他這句話，故意移轉了話題，指着一條用藥物保存着的醜怖的大龍魚，那是盛貯在一隻大玻璃器中的。他問道：「這是不是『牽納都斯史那里亞』的一種？」

施塔蒙的眼光依舊凝注在凡士臉上，答道：「正是，我這裏還有一條呢。」

凡士道：「我記得格立甫曾提起過你有兩條。」

施塔蒙似乎詫異，他問道：「格立甫他怎麼會提起這魚的？」

凡士答道：「我倒不知道。」他一壁沿着一排玻璃瓶走去，又指着一隻瓶問道：「這又是什麼魚呀？」施塔蒙勉強轉過身子，依着他所指的看去，答道：「這是另一種所謂龍魚。」那是一種暗綠色的怪物，身上有翠玉色的發光的斑點，非常貓惡。

施塔蒙又指給我們看其他幾種龍魚，一種是蛇形的身，像鱧一般長，顏色幾乎純黑，却有一條金黃色的尾；一種是狼形的，嘴很闊，有銳利的牙齒，嘴邊還有鬚。此外又有幾種巨頭或大嘴的龍魚，在我都是第一次看見的。末後，施塔蒙指示我們一種火黃色的海龍魚，飄着長鬚，身上也似乎穿着鱗甲，真像神話上具體而微的龍的形態。

凡士離了那一排瓶，說道：「你的搜羅實在豐富而動人，但你既保存了這許多種的龍魚，也無怪那龍池的迷信要存留下來了。」

施塔蒙突然停了步，緊蹙着雙眉，似乎要回答什麼。凡士的話顯然使他驚駭，但他躊躇了一會後，終於忍住了不說。

我們回到了圖書，凡士忽又注意室中的各種盆花。他說道：「密司脫施塔蒙，你這裏的異種花卉也不少呢。」

施塔蒙答道：「是啊。不過我對於花草，並無多大興趣，這些都是我在旅行中偶然高興帶回來的。」
「培植這些花卉時，可也需要特別注意麼？」

「那自然要特別注意的，已有許多因着培養失當而枯死了。這圖書室中的溫度雖不很低，陽光也還充足，可是熱帶植物移到這地方，究竟還嫌太冷，不甚適宜。」

凡士站在一隻花盆前，細細看了一會，又走到一棵低矮的長綠小樹旁邊去。那樹上結着淡黃色的子，倒是罕見的。他問道：「這是一棵什麼樹？」

施塔蒙答道：「我也不識它，是我從關島帶回來的。」

凡士又走到李雷特坐着閱書的那隻長椅子後，而有一盆較高的小樹，生着很濃密的橢圓形的大葉，有些像印度的橡膠樹，移植到盆中，便成了觀賞的盆景。他問道：「這不是橡膠樹麼？」

施塔蒙答道：「大概是的，三年前我由緬甸買來，植在這裏。不過形態上它已變異了，也從不會發過淺紅的嫩芽。」

凡士說道：「現在這東西已在長發，倒也是奇怪的！」他俯下身子，用手指在盆中的泥土上按了一按，又問道：「可需要特別的泥土麼？」

施塔蒙搖了一搖頭。「用不着的，任何混合好肥料的土都可以。」

李雷特忽然合攏了他所閱的書，向凡士瞥了一眼，立起來踱向貯魚室裏去。

凡士摸出一條手巾，抹去他手指上的濕的泥污，一壁說道：「此刻已差不多午膳時分，我想我們應得走了。今天下午我們也許還要來一次，或者和你通電話。我們請你把你的賓客們再挽留些時，我們還不能容許任何人離開這裏。」

於是施塔蒙送我們離去圖書室，走上甬道。他答道：「完全沒有問題，我都可以遵命的。今天下午我打

算用一個絞盤，把那一塊掉在池中的大石吊起來，這回事倒也算得一種很好的體力搬動呢。」他揮一揮手，便仍退進圖書室去。

我們到了客室中，麥根向凡士瞅了一眼，惱怒地說道：「我們正有嚴重的工作在身上，却在魚和花草上費了這麼些工夫。」

凡士鄭重地點點頭，答道：「麥根，你不知道我正是幹着嚴重的工作，在過去的半小時裏，我已知道了不少的重要事情了。」

麥根向他諦視了好一會，却沒有說話。

凡士拿起他的帽子，說道：「老友，我請我到我的寓所裏進午膳。這裏的工作已可算告一段落了，但警佐還應當留在這裏主持一切，直到我們回來。」他轉身看着赫史。那時赫史正站在桌子旁邊，腳了一支長而黑的雪茄，默默地吸着。凡士又道：「警佐，今天下午我要請你做一件事哩。」

赫史抬起目光，毫無感情地看着凡士。

「在那罐洞附近的樹叢和亂草中，請你派你的探員們仔細地搜查一番。假使我們能夠找到一輛載草車，或手推車，或類似的東西，我就非常滿意了。」

赫史仍凝視着凡士，他的眼睛裏逐漸射出生動的光彩；接着從嘴裏拿下雪茄，顯出一種瞭解的神氣，答道：「好的，我照你的意思辦。」

一九 凡士的實驗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一點鐘）——

我們離開了施塔蒙產地回到凡士寓所，在半途上忽遇着傾盆大雨，並有隆隆的雷聲。本來，當我們上汽車以前，西面的天空已湧上層層的黑雲，我總以為不至立即有雷雨，也許那雲會吹送到南方去，真不料半途上被大雨淋着的。我們的汽車幾乎阻攔在百老匯路，到達凡士的寓所時，已經近乎一點半鐘了。

那時雨陣已移到東河那邊，雲過天晴，燦爛的太陽依舊照耀出來，因此，我們仍得在屋頂花園中吃中飯。凡士在進膳時，絕口不提到關於兇案的問題，麥根好幾次要問，都覺得不好問起，索性也冷冰冰地保守着緘默。

兩點鐘敲過後，凡士站起身，忽然說要和我們暫時分離幾個鐘頭，這倒使麥根詫異起來。他莊嚴地說道：「凡士你此刻出去麼？往那裏去？這件事我們總不能聽其自然地讓它攔下去啊，我們必須立即有些動作纔對。」

凡士簡單地答道：「我要去買些東西。」他說着，轉身向室門走去。

麥根暴躁如雷，跳起身來，厲聲說道：「買東西！在這個時候要去買什麼東西？」

凡士旋過頭來，笑了一笑，說道：「我要去買一套衣服。」麥根瞪着目，還想抗辯。凡士又緊接着說道：「等一回我可以打電話到你的辦公處去。」他揮了一揮手，就此走了。

麥根忍着怒，重新坐下來，喝完了酒，又燒着了一支雪茄，悄悄地下樓回他的辦公處。

我一個人留在凡士寓所，要想趁此想理些未了的工作，可是我的思想却無法集中到那些數字上面。我

便走到圖書室去旋開了那隻凡士特別設計構造的無線電收音機，打算把世界巡行一周。我曾收到柏林播送的樂曲，但聽了不多一會，就又感到不耐煩，把收音機關住了。我無聊起來，又試着解決凡士給我佈置的一局象棋難題。直到四點鐘敲過，方見凡士回寓。

他手中提着一個不大不小的棕色厚紙的紙包，放在桌子上。他走進來時，似乎有一種過度的嚴肅神氣，也不和我招呼。古利聽得他回來了，忙過來給他拿帽子和手杖。他說：「我立刻就要出去了，你可給我這包裹裏的東西裝在我的手提皮包裏。」

古利便拿了那桌上的紙包，走到他的臥室中去。

凡士坐在靠窗的那張椅子上，伸展了兩腿，又燒着一支蕾琪紙烟，自語道：「麥根怎麼還不來？我在白宮街上打電話給他的，他四點鐘到這裏會面的。」他看一看表，又道：「他在電話裏有些使氣，但我總希望他能夠到這裏來，這是很緊要的呢。」說罷，起身在室中往來踱步。我覺得他的思想，此刻必又集中在某一個問題上。

古利提了皮包，從凡士的臥室走出來，站在門口等候新的吩咐。

凡士並不看着他，說道：「你把這皮包送到下面我的汽車中去。」

古利從下面回上來不多久，門鈴響了。凡士停了步，說道：「這一定是麥根來了。」

過了幾分鐘，便看見麥根帶着悻悻的神氣，走進圖書室來。他並無一句招呼的說話，含怒地說道：「我已應了你的簡略的召喚了，真是天曉得的，有什麼意思！」

凡士和婉地答道：「老友，你須知道我並不是有意要簡略。」

麥根譏諷地接嘴道：「好了，你的衣服究竟買好了沒有？」說着，他的眼光環視了室中一下。凡士點頭道：「買好了。不過我沒有買全套，只買了一雙鞋子和手套，已經放在我的汽車中。」

麥根向他端相了一回，不再說什麼。因為凡士的聲音和態度，都顯示着他的瑣屑的談話裏隱藏的嚴重而深邃的含意。

凡士又道：「老友，說句實在的話，我想我今天已發見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可以結束過去兩天裏的恐怖事情。」

麥根冷冷地說道：「可是從新裝上發見的？」

凡士莊凝地側着頭，答道：「你的話不錯，是從新裝上發見的。如果我的料想和事實相符，那真是一種不能用言語形容的陰謀，卻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我們要解釋，自然要用純學理的見解，可是這件事却談不到學理，要從實際的事實上立論。現在我的理論，都還和我已知道的事實相符。」

麥根站在桌子旁邊，兩手按在桌上，把疑問的眼光注視着凡士。他問道：「是什麼理論？你所說的實際事實又是什麼？」

凡士的眼光看在別處，緩緩搖着頭。「這理論還要等一回纔可以發表，所說的事實也不能在這裏證合的。」他把烟尾擲入壁爐中，隨即拿起了帽子和手杖，隨意地說道：「老友，我們往印華特去，汽車正在下面等候着我們呢。如果你在路面上不急急向我究問，那我真是萬分感激的。」

這一次到印華特去，我所受的印象最深刻。一路上沒有人說話，但我覺得那可怕的最後結束就在目前，似乎有一種驚惶的情緒襲擊我。麥根默默地坐着不動，眼光看着窗外，卻並集中任何經過的景物上。

這時天氣又非常熱悶，先前的一陣雷雨，既不會把悶熱掃除，也不會使空氣涼爽一些，天空中又迷濛不清，那熱度反比先前增高了不少。當我們到達施塔蒙產地，布克給我們開下門，我們走進前門甬道，便看見赫史從側門中走進屋子，向我們這邊走來。

他報告道：「格立甫的屍體已經移到驗屍所去了。我會叫探員們進行慣例的偵查，並沒有獲得什麼。如果你們要問我成績怎樣，我可以說又遭了一次碰壁了。」

凡士的眼光看在赫史臉上，問道：「警佐，可還有別的沒有？」

赫史笑了一笑，答道：「有的，我正等候着你問我，我已在罐洞附近找到一輛手推車。」

「好傢伙！」

「那東西就藏在離罐洞約有五十呎沿東路邊線的一排矮樹叢中。當我回進來時，西里錫就把這事告訴我，我便決定自己去看一看。你總記得在丁香林和棲鳥所之間，有一塊砂地，我瞭解你的用意，所以在那邊仔細察看，果然發見一條狹窄的輪迹，還有幾處凹痕，那分明是什麼人的足印。密司脫凡士，你的猜測真是一些不錯。」

麥根摸不着頭腦，他的眼光從赫史的臉上移到凡士臉上，悻悻地問道：「什麼不錯呀？」

凡士答道：「有一件關於格立甫的事實。你且耐心些，等我把關於手推車的事證合了再說。」

這時李雷特從客室中揭開了門幕，領着密司施塔蒙走入甬道上來。他的面上有些發窘似的，自動地告訴我們道：「我和密司施塔蒙受不住那些聲音，所以離了圖書室，到這客室中來；天氣又熱得厲害，屋子裏還是受不住。」

凡士並不注意李雷特的聲明，但問道：「此刻可是每一個人都在圖書室裏？」

李雷特點點頭，答道：「除了施塔蒙，其餘的人都在圖書室裏。施塔蒙在池的對岸裝設一個絞盤，已費了大半天的工夫。他還叫我去幫助他，我覺得天氣太熱，這一類的事又是我素來不喜歡幹的。」

「施塔蒙此刻可還在那邊？」

「我想他此刻已往大路上去招僱一兩個人，幫助他推動那絞盤。」

密司施塔蒙向着樓梯走去，說道：「我此刻想回房去躺一回。」

李雷特站着目送密司施塔蒙走上樓梯，直至看不見，纔回身向凡士說道：「我此刻可能給你効什麼勞？我本來似乎應當去幫助施塔蒙，吊起那塊大石，但我覺得有幾件事必須和密司施塔蒙談一談，所以沒有去。她在談話的時候，對於這件事非常悲愁，她的精神幾瀕於陷落的危境，我不能不盡力陪伴她。」

凡士說道：「對的，今天這裏可會發生什麼事，足以刺激密司施塔蒙的情緒？」

李雷特遲疑了一下，答道：「今天午膳以後，密昔司施塔蒙叫我上樓去見她。她會看見施塔蒙走到池邊去，所以叫我把她的兒子拉進屋裏來。她所解說的理由，我不很清楚。她似乎相信池邊有什麼潛伏的危險，足以使她的兒子受禍，這顯然又是龍的迷信在她的腦子裏作祟。所以我和她的女護士談了幾句，就打電話請赫列德醫士。此刻那藥士正在樓上。」

凡士目注着李雷特，一時不說什麼。隔了一會，他纔說道：「密司脫李雷特，我要請你不要離開這屋子，暫在這裏等一會子。」

李雷特抬起目光，和凡士的視線接觸了一下，應道：「好的，你們如果需要我，我總在北面的露台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向甬道的內部走去了。

凡士看他走出了側門，纔向布克吩咐道：「你站在這裏看守着，且到我們回來，不要讓任何人到池邊去。」

布克恭敬地行了一個禮，就走到樓梯腳邊去看守。

凡士又向赫史說道：「警佐，史納金此刻在那裏？」

赫史答道：「格立甫的屍體移去後，我叫他守在靠東路的門口。」

凡士轉過身子，向前門走去，一壁說道：「我們此刻可乘汽車駛往水泥小徑旁邊，然後從那邊到池邊去。」

麥根顯出疑惑的神氣，向凡士瞅了一眼，但並不發言。我們就都跟着凡士，走下了前門的石級，跨上凡士的汽車。駛到東路門口，把史納金也載上車，回過來直向那條水泥小徑駛去。

到了小徑旁邊停車，凡士首先跳下來，引着我們走到池的東北角的那塊低地上。我看見那個大絞盤就裝在我們在面靠近瀘水鐵柵的地點，四周用樁在地上釘牢。絞盤旁邊放了一堆粗麻繩。但那邊並無一人，施塔蒙還沒有回來。

凡士看着那絞盤，說道：「施塔蒙真是個幹練的人物，他裝置這個絞盤，一定費了很大的氣力；但如要吊起那塊大石，還要費更多的氣力呢。這確是一種很好的體力運動，對於專用心思的人，不無是一個適宜的調劑。」

麥根煩厭地說道：「你遠遠地把我領到這個地方來，可就是爲了討論運動問題麼？」

凡士和婉地斥責道：「老友……」他的臉色突然變得嚴肅，又說：「我領你到這裏來，也許比較討論運動問題更有意義些。我猜想……」

他沒有說下去，提了皮包走向前面，通過那塊約有十五呎寬的低地，直到池的邊岸。我們幾個人還都站在水泥小徑的盡端。他回過頭來向我們說道：「請你們在那邊等一回，我要做一個小小的試驗哩。」

凡士走下泥灘，到了離水兩三呎的光景，偻着身子，把皮包放在面前，他的身體遮了皮包的大部份，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在皮包裹拿出什麼東西。這塊低地既和池水接連，又在雷雨之後，非常潮濕。我見他伸手到皮包裹拿出什麼後，就把身子偻到水邊，撐着一手，另一手向前伸出去。一會又退了回來，重新伸到皮包裹去，接着又向前伸出，他的全身的重量都支撐在兩隻手上。

麥根向凡士看着，又移動些站立的位置，想看得清楚些，但他分明不能如願。他聳一聳肩，吁了一聲，把兩手插進衣袋，表示非常悶損。赫史和史納金也都木木地呆看着，這兩人的臉上却絕對不表示什麼情緒。又過了一會，就聽得皮包機鈕關閉的聲音，凡士跪在皮包上，向水邊細細察看。末後，似乎已幹完了他的工作，站直了身子，把皮包放過一邊。這纔鬆弛地摸出一支紙烟，燒着了火，緩緩回過頭來。向我們招招手，叫我們也走到那邊去。

我們都走過去。他指着近水邊的泥灘，用緊張的聲浪問道：「你們看見些什麼？」我們彎了腰，依着他所指的地點看去，在泥面上現在兩種痕迹，一種像是有鱗片的大蹄印，又一種像是三爪的爪印。

麥根偻着身子，注視了一回，驚呼道：「天啊！這不是我們在池底上看見過的印迹麼？凡士，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赫史的嚴冷態度受了些打擊，把詫異的眼光移到凡士臉上，不說什麼。史納金已跪了下去，湊近那痕迹細細察看。

凡士向史納金問道：「你對於這兩個印迹，有什麼意見？」

史納金沒有立即回答，他繼續察看了一回，纔站起來，點點頭說道：「我那天描繪過的，就是這兩個印迹，一些沒有錯誤。」他把疑問的眼光看着赫史，又說：「警佐，那天我描繪的時候，沒有看見泥灘上也有印迹啊？」

凡士聲明道：「那時這裏本沒有印跡，這是我剛纔印下的。但我要你仔細察驗，是不是和你那天所描繪的一樣？」

麥根惱怒地問道：「你怎樣印下的？又是用什麼東西印下的？」

凡士微笑地答道：「就是用我今天所買的新裝印下來的，那便是一雙新鞋子和一雙新手套。」他雖然帶着微笑，但他的眼光却顯得很嚴肅。

他說罷，提了皮包向水泥小徑走去，一壁又說：「麥根，這也太潮濕，我們應回到汽車裏去。」

凡士到了汽車的車廂中，我們也跟着上車。史納金站在汽車門外的馬路上，一隻腳踏在汽車的踏板上，我不知道凡士又將有什麼舉動。只見他開下皮包，從裏面拿出一付我從未見過的異樣手套，那是用橡膠做成的，開口的部份特別長，可以戴到腕部六吋以上；大拇指雖也獨立分開，其餘四指却祇分為兩組，就成了某種怪物的三叉爪。他解釋道：「麥根，這手套是專門作潛水用的，它的名稱是併指的潛水手套。這是美國海軍的標準式。它所以做成這個樣子，就是預備在水底下使用手指可以便利些。剛纔池邊上那個痕

跡，就是我戴了這一隻手套印下來的。」

麥根的眼光凝注在那隻怪手套上，不發一言。好一會，纔將眼光移到凡士的臉上，問道：「你可是說那池底上的印跡，就是像這樣的一付手套所印成的麼？」

凡士點點頭，把手套放在皮包裏去，答道：「是啊，這也就是龍爪的解釋了。我這裏還有池底上龍蹄印的答案哩。」他又伸手到皮包裏，拿出一雙奇形的大鞋子來。那鞋子的底是堅實的銅質，上部是厚革，腳踝的部份還有粗厚的皮條和鈕扣。他又解釋道：「麥根，這是潛水鞋，也是標準用品。你看，這鞋的銅底上，不是有着鱗片樣的皺紋麼？那是用它防止在水裏傾跌的。」他把那大鞋翻了轉來，銅底上果然有着一條條鱗片樣的線紋，和汽車外胎上的刻紋一般。

由於凡士的揭露，大家反都靜默下來，我想各人的思路，一定都因此變換了新的方向。赫史的臉色顯得嚴冷而緊張，依舊不說什麼。史納金更是對那鞋子呆呆地看得出神。

還是麥根第一個收攝神志，發表他的見解。他用一種緊張的聲浪，呼道：「我的上帝！竟有這樣的事，我開始明白了。」他的呼聲並不高，似乎只在發洩他個人的情感而並不顧及旁人。接着又側過頭，向凡士問道：「你還說有一套新衣服沒有買，那又是什麼用處呢？」

凡士把眼光凝注在他的紙烟上，答道：「我在購買潛水手套和潛水鞋的時候，已經看見那套衣服了。其實這手套和鞋，我一看見就明白它的功用，無須買回來。不過我想最好還是實驗一下。並且我的理想中，還缺少一個節環，不能不把它切實地找到。所以我特地購備它，做一種實驗。現在你總能知道我的目的，這件案子在事實上確有一套潛水衣存在着。」

麥根略垂着他的頭，傾聽凡士的話。但他的眼睛裏仍有些疑信參半的神氣。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大概料想有一套潛水衣，和像這樣的一雙手套和鞋子，藏在這裏的什麼地方。」

「很對，就在這裏的什麼地方。我告訴你，除了這些以外，還應當有個氧氣儲蓄器哩。」他的語聲漸說漸低，眼光裏也顯着迷惑的樣子，又說：「這些東西總不過在手邊。」

麥根默想着，自言自語道：「這個就是所謂龍的工具了。」

凡士把烟尾擲出了車窗，點頭道：「對呀。我想，這套工具一定在池的近邊，因為使用的人沒有時間把它送開去。它也不會被帶到屋裏，因為那是很危險的。但它雖在近邊，却也不會藏在容易被發見的地方。你要知道，這件案子是有非常周密的計劃的，一切都經過審慎的佈置，這其間絕對沒有一些偶然，沒有一些碰巧。」

他的語聲突然停止，迅速地跨出車廂，發出一種不能瞭解的驚惶聲道：「麥根，我想着了，有一個可能的機會哩。天啊！這是唯一的機會啊！我料那一套工具一定在那邊。」

二〇 慈悲和公道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五點鐘）——

緊張的語聲方告終止，接着就又維以活躍的動作。凡士重新沿着那水泥小徑，疾步向池的方向奔去。他也緊張地跟隨在他的後面，不知道他又將我們引到什麼地方去。我們雖知道他有一個空洞的目的，可是他的這種動作，却又把每一個人的神思吸引住了。我覺得麥根和赫史也像我一般領會到兇

結局就在眼前，並且深信凡士憑着某種洞燭奸謀的智能，已經找着了達到結局的坦途。

他走到了水泥小徑的半途，向右轉入樹叢中，對我們演了個手勢；又回過頭來，低聲說：「你們隨我來，但須留心些，不要給屋子裏的人看見。」他隨即向石墓走去。

到了鐵門面前，凡士先小心地看看四周，又向那邊的高巖石探望了一下，這纔摸出墓屋的鑰匙來。他開了鐵門，輕輕地向裏面推進去，減低推動的聲音。於是我們第二度走入這那陰森森的墓穴。他重把鐵門關好後，裏面就黑漆漆地看不清楚。赫史忙扳亮了電筒照着。凡士從赫史手中接了過去，說道：「我要借用一下哩。」他便向着右邊的一堆棺材，緩緩看過去，用電筒的光——照視棺材上標姓名的銀片。他逐一用手拂拭銀片上的灰塵銹污，讀那所標的姓名。他看到了最着底的一堆，忽在了一口橡木舊棺的面前站下來；接着便彎下身子，看那標姓名的銀片。

他低聲念道：「安冬利施塔蒙，一七九〇——一八七一。」他把電筒照在棺蓋上，一壁用手撫摩棺材的各部，自語道：「大概是這一口了，棺蓋上的灰塵不多，又是最舊的一口，那屍體的骨骸一定已散脫縮小，便有空餘的地位容納其他的東西。」他轉過身來向赫史說：「警佐，你能不能和史納金把這口棺材抬出來，放在平地上，我要仔細些察看一下。」

麥根本站在一旁陰暗處，默然地看着凡士的動作。這時他急忙踏前一步，阻止道：「凡士，你不能擅自開動私人的棺材，你必須依照合法的手續，不可蠻幹的。」

凡士譏諷地說道：「麥根，此刻必須從權，不是從容討論法律問題的時候。」他又向赫史說：「警佐，你能和我合作麼？」

赫史毫不躊躇，走到棺材前面，用一種堅定的聲浪答道：「我當然聽從你，我想我知道他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麥根向凡士正視了一下，隨即退後幾步，背轉身子。我覺得像麥根這樣的方正嚴毅，竟也能從權默認，這就是他的偉大處。

不多一會，那口舊棺已從架座上搬到平地上，凡士僕着身子，察看棺蓋。他訝異地呼道：「噢！螺旋釘已沒有了。」他捧住了棺蓋，略略一抬，那棺蓋便滑開了。赫史幫助着抬到地上一旁。裏面另有一層薄蓋，同樣的鬆動，凡士也把它揭開了放在一旁。接着他使用電筒向棺材的内部照察。

我的視線隨着電筒看去，那棺材裏面的東西，竟是一種巨頭粗身的怪物，不禁使我吃了一驚，呼吸驟然急促，很想立刻就逃到陽光中去，不願再見這驚怖的景象。

凡士的態度毫不變異，靜靜地說道：「麥根，你來看，這是一套淺水的潛水衣，和我今天所看見的一套完全相同，也和那些探珠人用的差不多。這裏有一個用螺旋旋合的頭盔和面罩，那衣服是美國海軍式加換膠的整塊帆布所製成。」他俯下身子，用手撫摩那灰色的東西，又說：「是的，這衣服已開了前腔，卸落時就很簡便，無須旋去頭盔和解開綁腿。」他又伸手摸到潛水衣的側邊，拿出了一雙橡膠手套和一雙銅底鞋子。「這和我今天帶來的完全一樣，祇是這上面帶着些乾泥，這就說明了池底上所留的龍爪和鱗片似的印跡，便是這兩樣東西印成的了。」

麥根早已走過來。一樣樣地看得呆了，好似被這種驚怖的景象所昏眩一般。他自語道：「誰想到意會藏在棺材裏。」

凡士說道：「這原是最安全的所在。那人所以選擇這一口棺材，就爲了它的年代最古，棺中只騰些骨頭，祇須略略按一按胸膛，便會凹落下去，這樣，就可以騰出地位，藏匿這一套所謂龍的工具。」他頓了一頓，又道：「你看這種式樣的潛水衣，非常簡便，一個氧氣儲蓄器裝在胸口，另外有個管子通到頭盔部份，麥根，你看見過這個罷？」他指着棺材足部的一種金屬管子，約有十八吋長。「這便是儲蓄氧氣的管子，它能豎直裝在在潛水衣的胸部，潛水人的動作，決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妨礙。」

凡士正要把這氧氣管拿起來時，我忽聽得鏗的一聲，似乎這管子觸着了另一件東西。他驚異地呼道：「奇怪！這又是什麼？」他便將這管子移過一旁，再把手伸到棺材的底部，拿出一種形狀可怕的鐵器。這東西足有二呎長，一端有三枚尖銳的鋼鉤，驟然間我還想不出這東西有什麼功用；但經凡士用手在鉤尖上指了一指，我見那鉤光上黏着凝結的血塊，纔省悟過來。

他拿着這鐵器，向麥根說道：「這便是龍的爪了。芒台格和格立甫胸口的傷痕，便是這東西活動的結果。」

麥根的眼光凝注在這可怕的鐵器上，期期然說道：「可是……我……還有點不明白……」

凡士接口道：「我說這案中失去的一枚節環，便是這個鋼鉤。我們雖已找着了潛水衣，解釋了那池底上的印跡，但對於兩個屍體的傷痕，仍然是個啞謎，現在發現了這個東西，便也解釋明白了。」

他把這鐵器仍放入棺中，將裏棺蓋蓋好；又演了一個手勢，赫史和史納金便將那厚重的外棺蓋蓋上，並將這口棺材照樣放到最下一層的架座上。

凡士說道：「我想這裏的工作已經完畢了。」於是我們先走出墓穴來，站在陽光下。凡士將墓門重新

鎖好，隨手把鑰匙放入衣袋中，又說：「我們總算已得到了這件兇案的關鍵，現在可以回到屋子裏去了。」他擦火燒着了一支紙烟，回身向着麥根。「你現在該知道這案裏終究有一條龍的，那是一條有計謀而狡獪的龍。他有復仇和殘酷的心，能潛伏在水底下，用他的鐵爪攻擊他的仇人；他又有一個智慧而精於計算的人的頭腦；這頭腦一經活動，比較世界上任何兇殘的動物還要兇殘得多。」

麥根點點頭，應道：「我明白了。但我覺得這裏面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合理的解釋。」

凡士答道：「現在這案子的基本證物已經完備，我想一切問題我都可以解釋了。」

赫史皺着眉峯，把一種又懷疑又佩服的眼光看着凡士，謙卑地說道：「密司脫凡士，假使你不曠怪，我倒要立即請你解釋一件事。那個穿着潛水衣的人，用什麼方法離池而出，不留下足印，我想你總不會說他也長着翅膀罷。」

凡士微笑道：「警佐，我當然不會這樣說。」他把手向墓屋旁邊一堆木板指了一指。「這個便是解答了。這足印問題，一直困擾我的腦筋，今天下午纔得明白。我知道那穿着潛水衣的人，只有步行的一法。因為潛水衣很厚重，使他的身體增加了重量，當然不能不能飛渡。那末，他自然有一種簡單而合理的方法，纔能免去足印。直到數分鐘前，我走近了這墓屋，方始突然間省悟過來。其實，我們早就該明白這一着的真相了。因為那人採用的方法，當我們到池底上去的時候，我們會實地演習過。那人先將一塊木板放在水泥小徑的一端和池的邊岸之間，低地的闊度，恰恰和木板的長度闊得沒有多少。他從池中起來，在木板上渡過這塊低地之後，再將木板抽起，仍放到木板堆上去，這手續便完成了。」

赫史滿意地答道：「對呀，那草地上曾留着一個好像放過一隻重量的手提皮包的痕跡，就是這個緣

故了。」

凡士點頭道：「不錯。當那人穿了厚重的潛水衣踏上木板的時候，那板頭就陷成了這個痕跡。」

麥根在旁邊傾聽到這裏，插口道：「凡士，你所說的都是犯案的方法，但實施這個詭秘計劃的是什麼人呢？我們應當立即有所舉動。」

凡士換了一副鬱沉的態度，眼光投射在麥根的臉上，搖頭答道：「不，麥根，還不能立即。這案子太詭秘了，還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原素，和許多值得考慮的事情。我們既未能當場捉住一個染紅手的人，也便不能草切從事。否則我們在這案子上會全部失敗。你須知道，查明誰是兇手和怎樣實施這件兇案是一件事，但是怎樣證明那兇手的罪責又是一件事。」

麥根問道：「那末，你打算怎樣進行呢？」

凡士沉思了一回，答道：「這倒是很棘手的論理，我們似不妨用些聰敏的旁敲側擊的暗示，使我們得到所希求的供詞，可是實際上我們決不能有什麼直接行動。必須先討論一下，然後決定步驟。我們在天黑以前，還有好幾個鐘頭哩。」他看了看他的表。「我們就回到屋子裏去罷，可以把這件事澈底地檢討一下。」

麥根點頭表示同意。我們就從樹叢中穿出來，向那停着的汽車走去。

我們的汽車駛到東路上的時候，另有一輛汽車從都維爾那邊駛過來。那車停住了，施塔蒙同了兩個工人打扮的人走下車來。

他走近了我們，問道：「可有什麼新消息？」但他並不等候回答，又繼續道：「我要去把那塊落在池裏

的大石吊起來。」

凡士答道：「我們已有了新的發展，不過在這裏不便說。等到你的工作完畢後，就請你回到屋子裏，我們在那邊等候你。」

施塔蒙略略掀一掀他的眉毛，說道：「好的，我這個工作大概一個鐘頭就可以完畢了。」他便轉身向那水泥小徑走去。兩個工人跟在後面。

我們的車子迅速地駛到屋子前，凡士下車後，並不由前門進去，却繞到屋子的北部，走上那看得見池的露台。

李雷特坐在露台上的一隻大柳條椅上，眼睛看着對岸的石壁，悠閒地吸煙。我們走近時，他只隨意向我們點頭招呼了一下。凡士先摸出一支紙煙，擦火燒着了，然後就坐在李雷特的旁邊。

他突然嚴冷地說道：「密司脫李雷特，我們已揭破這一幕戲，知道了真相。」

李雷特對於凡士的表示並不驚異。他的神色如常，靜靜地問道：「什麼真相呀？」

凡士答道：「就是關於芒台格和格立甫被謀殺的真相。」

李雷特的神色依然沒有變異。他這種鎮定的工夫，我真是非常佩服。他答道：「我早料想到你們會查明的。剛纔我看見你們走到池的那邊去，我也猜得出你們到那邊去幹什麼事，你們可是又去拜訪那墓屋的罷？」

凡士承認道：「你說得不錯。我們檢查過安冬利施塔蒙的棺材，在那棺材裏面發現了一套潛水衣，和一柄有着三枚鋼鈎的鐵器。」

李雷特問道：「我想還有一個氧氣儲蓄管罷。」他的眼光仍舊看在池對岸的石壁上。

凡士答道：「正有這麼一樣的東西。現在這裏面的步驟，我全明白了，我相信關於兩件兇案一切都可以解釋了。」

李雷特垂下了目光，用他略有些顫動的手指裝着烟斗，一壁低聲說道：「從一方面看，我確是樂意的，因為這樣對於任何人也許都好些。」

凡士忽然用一種近乎憐憫的眼光看着他，好久，纔問道：「密司脫李雷特，有一點我還不明但。當芒台格入池以後，儘可以作為一件偶然的意外事情，你為什麼打電話到刑事部裏去呢？你打了那個電話，纔種下了這事有陰謀嫌疑的因子。」

李雷特緩緩地側過頭來，蹙着雙眉，似乎在考量凡士這句問話的含意，接着，他搖了一搖頭，答道：「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打那個電話。」

凡士的銳利目光和他的視線接觸了一下，又問道：「密司脫李雷特，你對於這件事，現在打算怎樣？」李雷特目注烟斗，躊躇了一回，站起身來答道：「我打算上樓去見見密司施塔蒙。我覺得這回事應當告訴她。」

凡士贊同道：「你這意思對的。」

李雷特從露台上走進屋子，剛剛關上了門，麥根突然跳起來，追了過去。凡士急急搶前一步，拉住了他的肩膀。

凡士嚴重地說道：「麥根，你停一停！」

麥根竭力想掙脫凡士的手，一壁抗議道：「凡士，你不能違犯法律，從前你已幹過一次，完全非法的，你不能再如此。」（我想麥根的話，是指凡士在「歌女血案」案中，曾使那兇手有機會自殺。）

凡士莊肅地答道：「麥根，你必須相信我，這是最好的辦法。」接着，他忽又顯出詫異的神氣，張大了眼睛，說道：「你還不會完全明白，請你等一等。」他強制地使麥根重新坐下來。

這時我看見施塔蒙穿着浴衣，從更衣室中走出來，通過濾水鐵柵的頂，到絞盤那邊去。兩個工人早已站在絞盤旁邊，手握著盤的輪齒，等候施塔蒙的命令。施塔蒙去了一條粗繩，一端盤繞在絞盤上，一端繞在自己的肩上，沿着巖石的脚踏，在淺水中去，直走到那塊掉落的大石旁邊，把繩子縛住大石，借着那兩個工人的力量，想把那大石吊起來。可是那縛石的繩却滑脫了兩次；那拴住絞盤的木樁也不堅牢，有一次竟拔了起來。

在兩個工人重新植立木樁的當兒，李雷特悄然回到了露台，仍在先前所坐的大柳條椅上坐下來。他顯得有重大的憂鬱臉色灰而沉滯。麥根在他上露台時，本想站起身，終於沒有站起，只靜靜地看着他。李雷特仍然空洞地目注池面，那施塔蒙正在盡力拉那條粗繩。

李雷特忽低聲向凡士說道：「卡尼斯早已懷疑這事的真相，她是很勇敢的，現在既查明了一切，我想她也許反感覺爽快些。」

就在這時，龍池對岸突然轟隆地發生了一種撞擊滾動的巨響，就像雷震一般。我本能地向巖石看去，只見上一天我們察驗過的那塊凸出的大石，忽整個滾落下來。那滾落的線路下面，恰恰站着施塔蒙。這一回驚心駭目的事實發生於俄頃間，我雖然目睹，驚惶中也不很清晰。那大石脫離岩石的基礎滾落下來時，

大概因着陣雨的鬆動，同時有無數小石也像瀑流般跟着落下。我看見施塔蒙驚惶失措地抬頭瞥了一瞥，隨即發狂般想逃出落石的線路。可是他的手臂被那縛石的粗繩所絆，一時竟逃不開，他那慘怖的臉色剛一進入我的眼簾，大石已落到他的身上，立即把他壓到水底。

一陣可怕的激水聲以後，又從我們頭上的陽台上傳來一聲刺耳的銳呼。我知道密昔司施塔蒙也正目睹這一幕驚心駭目的慘劇。

我們靜默了一回，耳畔聽得李雷特低沉而柔和的聲浪。他說道：「一種慈悲的死！」

凡士深深地吸了幾口煙，接嘴道：「慈悲的，也是公道的！」

兩個在絞盤旁邊的工人急忙趕到施塔蒙被壓的所在去。可是到了水中，已無法可想，施塔蒙全身被壓在大石底下，一些沒有援救的希望。

我們在這個駭人的變端過去以後，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忽見那個赫列德醫士張惶地走上露台，顫抖地說道：「密司脫李雷特，你在這裏？」

他說了這話，停下來看着李雷特，似乎不知道怎樣措詞。接着，他期期然說：「密昔司施塔蒙死了，我想——還是你去告訴她的女兒罷；她親眼看見這回慘事，突然驚變而死！」

二一 凡士的解釋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十點鐘）——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麥根赫史和我都在凡士寓所的屋頂花園中吸烟和喝着香檳酒。我們在施塔蒙

死了不久，就離開施塔蒙產地，赫史曾留在那裏指揮結案時的例行工作。龍池裏的水再度放乾，拿出施塔蒙的屍體，已被大石壓得不成樣子。李雷特因着密司施塔蒙的襄助，負責處理家庭間一切事情。到赫史趕來的時候，我們已吃過晚飯了。

這時天氣仍舊悶熱異常，凡士特地拿出陳了三十年的香檳來請客。他把身子仰靠着椅背，說道：「一件驚人的兇案，等到結束以後，可也令人覺得簡單而可理解的。」

麥根答道：「是的。但這裏面有許多節目，我直到此刻還不能明白。」

凡士說道：「那基本的計劃既已明白，別的枝節自能迎刃而解。」他拿起酒杯來喝乾了，開始解釋這案的內幕。他說：「施塔蒙計劃和實施第一件兇案，原是很容易的。他故意邀請一班彼此潛伏着仇恨的賓客舉行周末的宴會。他又預料這班人要到池裏去游泳，而且預料到芒台格抱着賣弄本領的虛榮觀念，會首先跳下池潛沒水中，他便可實施他的計劃。即使芒台格的失蹤被人看出有陰謀意味，那班賓客既彼此含有敵意，便都有遭受嫌疑的可能。他在那一晚故意叫大家喝了多量的酒，自己也裝做爛醉的模樣，其實他是一滴酒也沒有沾唇的。」

麥根插口道：「但是——」

凡士繼續道：「你却不知道，他那一天始終裝做爛醉的模樣，完全是他的狡計。當那些人離了屋子，到游泳池去的時候，也許就是他生平最清醒的時候。他那晚坐在圖書室中的長椅上，所有他杯中的酒，那是悄悄地澆在那棵橡膠樹的盆裏。」

麥根抬起目光，問道：「你便是因着這個緣故，纔特別注意那橡膠樹的泥土麼？」

「是啊，施塔蒙倒在那盆裏的，大概有兩瓶威士忌酒。我會用手指控起一塊泥土，嗅過一嗅，那酒精的氣味，依舊刺鼻難受。」

麥根辯道：「但那赫列德醫士曾報告——」

凡士答道：「那醫士的話却一些不錯，他當真在沉醉狀態中。你總記得其餘的人到游泳池裏去時，他會叫特里南拿過一瓶威士忌酒。他在實施了兇謀以後，回進圖書室，真個喝完了那瓶酒。所以李雷特後來發見他被酒精所麻醉的時候，那狀態倒是真的，大家都因此不注意他。」

凡士又自己斟了一杯香檳，喝了幾口，重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施塔蒙事前的準備，祇須悄悄地把他的潛水工具和鋼鈎藏到他汽車間裏的汽車中。後來他藏得爛醉，而近乎失去了知覺的模樣，等候每一個人都到游泳池那邊去，然後走到汽車間，將汽車駛上東路，繞到水泥小徑的附近，穿起潛水衣，裝好氧氣管。他的潛水衣一定是套在晚服外面，所以實際上只須幾分鐘的工夫就夠了。接着把一塊長木板移到低地上，便悄悄入池。他料定芒台格會第一個從跳板上下水，儘可以預先在水面下的適當地點等候，鋼鈎拿在手上，以便攫取他的目的物。那池中的水固然澄清，池邊的弧光燈又照得雪亮，使他很容易看得出芒台格。施塔蒙原是有着潛水經驗的人，他在水中的動作，真是輕而易舉，比別人更便利。」

凡士說到這裏，略停一停，又用手揮了一下，繼續道：「我想當時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施塔蒙站在池底上，張開了爪鉗，芒台格一跳下池，立即被他鈎住，芒台格胸前的三條長痕，便是爪鉗所傷。芒台格在潛水時，必有一股下衝的力，頭部必會撞在施塔蒙胸口裝着的金屬的氧氣管上，因而顛骨碎裂。當時芒台格一

定是昏暈而失去知覺了，但施塔蒙還在水中扼住他的咽喉，直至芒台格完全不動以後，施塔蒙將他拖到汽車裏，原也不甚費事。接着，施塔蒙放好了木板，卸去了潛水衣，藏到石墓中那口老棺材裏。隨即將汽車駛到罐洞邊，將芒台格的屍體丟入罐洞中去。芒台格的斷折的骨，就是被丟入罐洞太鹵莽的緣故。至於他腳上的傷痕，一定是施塔蒙把他從水泥小徑拖到他的停着的汽車裏去時的成績。施塔蒙的計畫完成後，仍將汽車駛回汽車間，悄悄的回進圖書室，纔狂喝威士忌，認真地喝得爛醉，利用那酒做他的時間證人。「凡士深深地吸了一口紙烟，慢慢地吐出一串藍色烟圈。」

麥根說道：「你想時間上有沒有問題？」

凡士答道：「毫無問題。施塔蒙有着從容的時間。那些賓客們離了圖書室，到更衣室裏去換游泳衣，至少要費十五分鐘的時間；但施塔蒙把汽車開到那邊，穿上潛水衣，鋪好了木板，潛身到池裏去，只要一半的時間就夠了。後來他將木板放回原處，藏匿潛水衣，將芒台格的屍體送到罐洞中，然後回進圖書室，至多也不過十五分鐘就足夠了。」

「但他的行動未免太冒險了罷？」

凡士搖頭道：「不，他根本不冒險。只要他的計算的步驟不發生變端，他的陰謀決不會失敗。因為施塔蒙在時間上既很從容，又有完備的工具，而且小心地不給一個人發見，假使芒台格不潛沒到水中，那末，他的謀殺勾當也可以延擱下去，再等機會。那時施塔蒙祇須從池裏出來，回到屋子裏，還不是一樣麼？」

凡士突然皺了眉，眼光看着麥根。「但他的計劃上也有一個絕大的錯誤，他爲了掩避他的陰謀，却反而周密得過度些。我剛纔說過，他在這次宴會所邀請的賓客，都互有潛伏的仇恨，而又都願意排除芒台格。」

的。這當然是施塔蒙故意如此，以防他的計劃萬一不能圓滿完成，或者驚動了官吏，那嫌疑也就有人負責。不過他在邀請這些客人的時候，忽略了內中會有人懂得潛水器的使用，和會同他一起兒幹過測探海底藏物的工作。這人既有這樣的智識，一旦發現了屍體，自然會想像到這兇案的實施方法。」

麥根問道：「你可是說李雷特在起初就看破這陰謀的麼？」

「那是無疑的。當芒台格潛入池中不再浮起時，李雷特一定就懷疑到施塔蒙已犯了一件兇案。他當時一方面受着良心的驅迫，一方面又爲着對於卡尼斯施塔蒙的愛，真是左右爲難，精神上多麼痛苦。後來他自己折衷的結果，一面打電話到刑事部，堅持着派員偵查，一面他絕不公開揭破他戀人哥哥的陰謀。但他是一個有人格的人，他既深信這是一件預謀的兇案，在他的良知上，自然不容許隱忍妥協。麥根，你總看見今天下午，當我告訴他我已知道這事真相的時候，他是多麼感到暢快；然而他的精神痛苦，却已夠受的了。」

麥根又問道：「除了李雷特以外，可還有別人懷疑他呢？」

「有的。卡尼斯施塔蒙也很早就懷疑這事的內幕，今天下午李雷特已這樣告訴過我們了。因了這個緣故，所以警佐第一次看見卡尼斯，覺得她對於芒台格的失踪，並不怎樣憂慮。此外，我想達敦也能猜想到這事的真相，他曾陪着施塔蒙到沾沾島旅行過，有着潛水智識；但他沒有方法證實這件事，所以他不敢表示他的懷疑。至於格立甫，也曾襄助施塔蒙旅行的事情，對於芒台格的遭遇，我想也必有一種見解。」

「還有別的人沒有？」

「沒有了。我不信密昔司美克或羅需史蒂兒會猜想到這事的真相。但她們也必感到這裏面總有

些問題。羅雷史蒂兒曾被芒台格追求過，因而和密昔司美克苔處於敵對地位。史蒂兒對於卡尼斯，也像對於美克苔一般，是抱着嫉妒意念的。當芒台格不再浮上水面的時候，她就立刻意識到裏面必有些陰謀；她痛恨李雷特那種自傲的態度，所以她就指控李雷特。「凡士略頓了一頓，又說下去。「密昔司美克苔對於這件事的心理反應，是很複雜的。她也懷疑這事是一種陰謀，芒台格的失蹤，在某方面她也許認為暢快，但我相信這婦人對於他也有相當的感情。因此，她把所厭惡的格立甫和李雷特兩人向我們指控為兇手。他在當時的呼叫，我料想完全出於感情衝動；後來她的態度顯得淡漠，就表示她的理智控制住了她的情感。當我把池中的激水聲告訴她時，她幻想到芒台格被謀害的可怕景狀，纔有那種劇烈反應，這時她的女性情感又衝動了。」

麥根臉上仍顯着懷疑的神氣。他默想了一會，說道：「這麼說，那李雷特、格立甫和卡尼斯所聽得汽車聲音，自然就是施塔蒙的汽車了。」

凡士答道：「那當然沒有疑問，因為時間上恰正合符。」

麥根點點頭，又道：「不過那個叫做艾倫白羅脫女子的一封信，還沒有着落。」

凡士笑道：「我的好麥根，這個人是沒有的啊。施塔蒙假造了艾倫白羅脫的姓名，作為芒台格失蹤的根據，使人家相信芒台格的突然不見，是一種極平常的私逃。他預先寫好那張信紙，在完成了兇謀回進屋子時，悄悄地放入芒台格的衣袋中。你總記得發見這短信時，是他自己開了衣櫥的門，指示我們的。這一着佈置得也很巧妙，又可以使那東路上的汽車聲音，和他這偽造的事實合符。不過他也許並沒有預計利用那汽車聲音。」

赫史作荷聲道：「這無怪我的手下人白忙了一陣，找不到那個女子了。」

麥根沉思地看着他的雪茄，一會，他纔問道：「關於艾倫白羅脫的事，我已能瞭解；但密昔司施塔蒙神秘的預言，居然又那麼準確，你又怎樣解釋呢？」

凡士答道：「麥根，那並不是預言啊，她所說的話，完全是根據事實，目的在保護她的兒子，她在窗口所不能目睹的，大概也猜想得到，所以她和我們所說的話，完全是經過一番考慮而偽造的，想把真相掩藏起來，導我走入歧途。所以她在發案之初，就要我們去見她。」

他靜靜地吸了一回烟，他的目光空洞地看到樹梢。「她的大部份關於龍的談話當然不實在的，不過那龍的迷信的故事，在她的脆弱的意識中，也許真有某種影響，她就憑她模糊的龍的信念，做了保護她兒子的根據。她在窗口究竟看見多少事實，我雖然不知道，但據我猜想，她一定本能地感覺到她的兒子設計謀害了芒台格。我並猜想她會聽得東路上的汽車聲音，和料到那汽車所負的任務。當發案之初，她在樓梯頭上竊聽，聽得了施塔蒙的抗辯，就因驚恐而駭呼了一聲。後來她叫我們上樓，堅持着說這屋子裏沒有一個犯罪的人。麥根，你看這是一種多麼可憐的舉動啊！其他種種欺瞞我們的努力，也都是可憐的。她偽造了龍是這案主謀的理想，就因為她對於龍的本身也是有相當迷信的。她也知道施塔蒙一定會把芒台格的屍體移開去藏匿，却說是被龍帶去藏匿了，這樣就形成了屍體不會在池中發見的預言。她也能料到施塔蒙藏匿屍體的地點，就因為她可以從汽車聲音上，估量施塔蒙把汽車駛往駛回的距離。當池中的水被取乾的時候，她忽然銳呼一聲，那無非是要證實她所說的龍已把芒台格的屍體帶走的話是正確的。」

他把身子牽動了一下，兩腿伸伸直，使得他坐得更舒服些。「密昔司施塔蒙的第二次慘案的預言，原

不過是想把龍的理想欺朦我們的另一種企圖。她無疑地料想到她的兒子已完成了謀殺芒台格的計劃，她也料想到如果機會許可，她的兒子還要排除格立甫。我猜想她一定知道格立甫的一切經濟計劃，又知道她怎樣恨格立甫。她也許曾在夜間看見或聽得她的兒子和格立甫走到池那邊去，因而就預料第二件可怕的事將要發生。你可以回想她聽得了格立甫失蹤的消息後，又興奮地牽扯到那龍的理想上去。那時我就懷疑她所知道的，一定比她所表示的更多，因此，我纔直接到罐洞那邊去，看看格立甫的屍體是否也在那洞裏……唉！對的，這個飽受痛苦的老婦人，一定早知道她兒子犯的罪。今天下午李雷特不是告訴我，她深懼着池邊有什麼潛伏的危險，懇求李雷特把她的兒子拉回屋裏來麼？你又以為這是預言了，其實這她本能的感覺到那犯罪場所，或許會發生報應的危險。」

麥根插口道：「報應？那真是再巧合不過的了！」

那素重實際的赫史也說：「這種報應他當然逃避不了。但我還不明白他為什麼一定要避免留下足印呢？」

「警佐，施塔蒙自然要保護他自己的。如果池岸上發現了潛水鞋的印迹，那末，他的計謀說不定會全部失敗。他為謹慎起見，所以拿了木板舖在池邊的低地上，渡過了低地。」

麥根說道：「那池底上曾留下足印，他倒沒有顧慮到。」

凡士答道：「那足印會在池底上固定地存留，大概是出乎他的意外。因為當他的潛水鞋的印迹被發現的時候，他顯然是非常驚嚇的，他就是怕這印迹會被人辨認出來。我承認當發現那印迹的時候，也是莫名其妙，後來纔漸漸推想到這事的內幕。我因為要證實我的理想，纔去搜求一套潛水衣，一雙潛水鞋和手

套。我知道本國出賣標準潛水器械的公司沒有幾家，所以我並不會費多大工夫，就找着了施塔蒙購買他的陰謀工具的公司。」

麥根問道：「如此，李雷特對於那些印迹，也會辨認得出的了？」

「他自然辨認得出。當我把那印迹告訴他時，他立刻便料到；後來他看了史納金所繪的圖樣，他便完全明白了。我想他是因着卡尼斯的關係，不肯直說出來。卡尼斯也能料到這印迹的來由的，當我們把這印迹告訴她時，她是多麼驚慌啊。便是密昔司施塔蒙聽到這些印迹，她也同樣知道；但她却很巧妙地利用那印迹，裝點龍的幻想。她是始終想把龍來欺瞞我們的。」

麥根注滿了一杯酒，又思量了一下，說道：「關於芒台格一部分的事，已經明白了；但關於格立甫的兇案，我還有不明白的地方。」

凡士燒了一支紙烟，凝神想了一會，纔答道：「麥根，施塔蒙是否預計在這個星期末謀害格立甫，或是突然決定，我現在還不能明白。不過在施塔蒙準備請客的時候，我相信他已存下謀害格立甫的心思。他不僅厭惡格立甫，而且畏懼他，施塔蒙憑着他剛狠的意識，知道除了用謀殺的方法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排除格立甫所給他的威脅。自我們在池底上發現了怪足印，芒台格胸前又有三條長爪痕，大家對於龍的恐怖格外濃厚，施塔蒙大概想利用這個機會，纔決定在昨夜就殺死格立甫。那芒台格的死，已陷於神秘莫測的深淵中，龍的理想盤踞在每一個人的腦子裏，他趁此把這理想再煇染一下，可以同樣不會被人察覺。因為大家既都把芒台格的死，認做神秘莫測，他自身並沒有受到嫌疑；那末，他如果用同樣方法處置格立甫，當然也可以同樣地不受嫌疑，所以他纔決定重抄藍本。他在格立甫的頭上猛擊一下，造成和芒台格頭上

一樣的傷痕，隨即勒死格立甫，頸項間便也留下痕迹來；最後再拿鋼鉤抓格立甫的胸膛，於是龍爪的傷痕也有了。他爲了澈底模倣起見，也把格立甫的屍體丟進同一罐洞中。」

麥根承認道：「他的心理狀態當然會如此。但在格立甫一案，事前他還須造成犯罪的機會。」

「這一點並不難，而且也明顯得很。施塔蒙在星期六夜裏曾經兇暴地向格立甫發了一次脾氣，到了昨夜，他們却又很融洽了。當然，施塔蒙如果對他表示些好意，他一定樂意接受的。據李雷特告訴我們，他們在歸睡以前，會談了好幾個鐘頭。他們所談的，大概不外乎新的旅行計劃，格立甫一定表示願意贊助施塔蒙的計劃。到了他們上樓以後，施塔蒙必又請格立甫到他的臥室裏，作一度小飲。接着，施塔蒙建議到外面去散一回步，以便繼續討論，格立甫自然高興贊同。於是他們就一起走出來，那個門上拔門的聲音，便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

凡士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施塔蒙用什麼方法把格立甫誘進那墓屋，我們却無從知道了。不過這一點並不要重。格立甫是一個沒有忌憚的人，他對於施塔蒙的任何建議，決不會推辭的。施塔蒙也許對格立甫說，假使格立甫能同他一起進墓屋去，他就可以把芒台格的死因解釋給他聽。說不定施塔蒙所用的是一種更平凡的托詞，在幾次大雨之後，要去看看那墓屋的屋頂是否損漏。總之，無論施塔蒙用什麼方法，格立甫會進過墓屋，總是一件無疑的事實。」

麥根說道：「是啊，那梔子花和石板上的血跡，就是證據。」

「對的，施塔蒙在殺死了格立甫後，又毀損那屍體，恰像他毀損芒台格一般。然後把屍體裝在一輛手推車上，沿着巖石腳下的砂地，推到罐洞邊。那時東路上總有人看守，他所以走條路，就是避免被看守的人

遇着。」

赫史點頭道：「後來他便將手推車藏在樹叢中，悄悄地回到屋裏。」

「警佐，正是如此。還有李雷特所聽得的兩種金屬東西的磨擦聲，分明是開幕門時銹鉸鏈上發出的聲音；李雷特所描述的另一種聲音，那一定就是手推車的聲音了。施塔蒙回到屋子的時候，雖是特別謹慎，李雷特和特里南仍能聽出他開門門的聲響。」他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說：「麥根，他的設計固然異常周密，也並非完全沒有缺點。不過這案子也着實算得膽大的了，因為這兩件兇案，無論那一件洩漏，勢必兩案同時破露的，這個就和賭徒們把兩批注金放在一個號碼上無異。」

麥根並不抬頭，問道：「這一部份也很明白了。但那墓屋的鑰匙，為什麼放在達敦的臥室裏？」

「這却是施塔蒙根本錯誤的一點了。我曾說過施塔蒙謹慎得太過分，他如果不使用這種搭橋間接的方法，就沒有勇氣實施他的兇謀。他也許已藏了那鑰匙幾年，也許最近纔從他母親的箱子裏拿出去；不過這一點並無出入。他在實施了他的兇謀後，又不能丟掉那鑰匙，等到機會許可，他還要把那套潛水工具拿出來，所以他必須把鑰匙繼續藏匿。但如有人發覺了真相，拆毀了墓穴的牆壁，或毀壞了墓進去，發現了潛水衣，那嫌疑立刻會臨到他的身上；因為這套潛水衣是屬於他的。爲了這一層，他便不能不設法保護自己。他起先也許要將鑰匙放在格立甫的臥室中，把嫌疑轉嫁給格立甫；後來他既謀害了格立甫，那末，他再嫁禍給誰呢？李雷特是他喜歡的一個人，並且願意他的妹妹卜尼斯嫁給李雷特，他所以謀害芒台格，最初的動機也就在這一點上，他自然不願將嫌疑移在李雷特身上，只有達敦一個人最合他的選擇了。我那時的猜想，以爲格立甫如果真個逃走，那鑰匙就有在他臥室中的可能。我在格立甫的臥室中找不着，纔到達

敦臥室裏去找的，還幸在敦臥室中找着了。否則我不免要建議毀壞那石墓的牆壁哩。」

麥根抬起目光，看着凡士，問道：「我到底不明白，你在最初怎麼會注意到那個鑰匙的？」

凡士答道：「最初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今夜的天氣太熱，也不必把我當時的心理變化一一分析了，簡單地說來，我對於鑰匙的事，不過是一種測度而已。總之，那墓穴的地位太衝要了，我會這樣想，除非那墓穴曾被利用過，第一件兇案決不會幹得如此簡潔，就爲了那墓穴太近和太便利的緣故。至於內幕的情形，在我的腦子裏，也是一片模糊的。因此，我覺得那墓穴總值得視察一下，這纔向密昔司施塔蒙查問鑰匙。施塔蒙利用墓穴的事，她却不知道，所以我一用恐嚇的語句要他告訴我，她便也不留難了。後來我發現那箱子竟是空的，越發相信那鑰匙也許就是開啓疑案之門的鑰匙。」

麥根靜默了一回，又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施塔蒙是這案的主犯呢？他在這屋裏的許多人中，是唯一有時間佐證的人，我始終不會想到他。」

凡士搖頭道：「恰恰相反，他在這許多人中，是唯一沒有時間佐證的人。所以我雖然注意其他有嫌疑的人，但同時也注意到他。施塔蒙自己以爲設備了。時間的佐證，人家都不疑心他，希望人家把芒台格認爲私逃而平靜地過去，他却沒有想到，兇案成立以後，他的地位反而比其餘的人軟弱得多。因爲當芒台格潛沒到水中時，祇有他一個人不在場。在當時的局勢下，其餘的人要謀殺芒台格，都有困難，真和施塔蒙假使當真在爛醉中，同樣沒有實施兇謀的可能。我在這兩種局勢的比較之下，便得到了一線真相的曙光。因而推想到他如果假裝着大醉，把他的酒暗暗傾倒在什麼地方，然後秘密出去，等到完成了兇謀，回進屋子，再故意喝得真醉，也並非不可能。我聽說那晚上他始終坐在圖書室的長椅上，自然要注意那放在那隻長椅

後面的橡膠樹盆了。」

麥根忽然噴怪似的說道：「凡士，既然你在起初就確信這案子是平凡而可以理解的，為什麼又故然其說，無聊地研究那龍的問題呢？」

凡士又緩緩地搖着頭，答道：「這個並不無聊，你要知道，那芒台格離奇的死，也有被什麼奇怪魚類所害的可能。便是那些負有盛名的動物學家，他們對於水中生物的智識，也是有限的。的確，我們人類對於這種智識，真是太幼稚了，舉一個例，那培太魚的蕃殖方式，曾有許多專家研究數十年，至今沒有人知道它是吐卵生產，還是造巢生產。密昔司施塔蒙嘲笑科學家對於水族智識的有限，倒是不錯的。麥根，你總不能忽視施塔蒙是一個搜羅魚的專家。他從各地方帶回來了各類稀有的魚，大半是人們所不知道的魚種。其實那關於龍池的迷信傳說，就是從科學的立場來說，也不能漠視。不過我是偏重實際主義的，對於這層並不能怎樣重視。」凡士略停一停，又喝了一口酒。「我以為人們的生活，如果處處講求合理，而鄙視神奇和超自然的理論，也未免太平淡無謂了。總之，施塔蒙的那些魚，總有觀察一回的價值，聯帶地看到他的異種植物，在橡膠樹盆的泥土上證實了我對於施塔蒙假裝爛醉的理想。」

麥根微笑道：「因此，你所以故意先看魚，然後再看植物，目標就是那個橡膠樹盆啊！」

凡士也含笑：「正是如此。老友，你現在可要換喝一種勞琪酒？」他隨手按鈴呼他的僕人古利。

李雷特在這兩件兇案發生了將近一年以後，和密司施塔蒙結了婚。他們對於這兩件兇案的印象太深刻了，不願再住在印華特，特地在威斯歐司造了一所小房子居住。他們都很強壯，在個性方面也有許多

特點。凡士和我在他們婚後，曾到威斯敏司去作過一次訪問。

自從李雷特和密司施塔蒙離開印華特區後，那老屋就沒有別人住過，全部產地歸給市政府，保入了印華特公園。老屋已經拆毀，那石塊堆積的屋基依然保存着，還有包爾敦路邊車道入口處的兩根粗方的石柱，至今也仍植立在那裏。老龍池也已不存在，我們如果要到那邊去找尋這可怕而演過慘劇的龍池界址，和那溪流的來源去跡，在事實上已不可能。原來那池潭的本身早填成平地，長滿了各種野蔬，那一股匯注在池中的溪流，被導引到都維爾溪去了。

有一天，凡士和我到東三十四街一家出賣熱帶魚的舖子裏去閒看，在櫃台後面，我忽發見了施塔蒙老屋中那個老管家特里南。當我們走近去時，他立即認識凡士。他臉上有一種憂鬱的神氣，低聲說道：「我真是不堪回首，在這裏的景况，大大地不如從前哩！」

這一位老管家的下落，我時常懸慮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記憶裏爲什麼總忘不了這個人。大概他那副帶着鬼氣的臉兒，和那冷冰冰的態度，給予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一看見他，我的精神上恰和他相反，倒是非常高興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版

凡士探案 **水底怪物**

洋裝一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范達痕

譯述者 王天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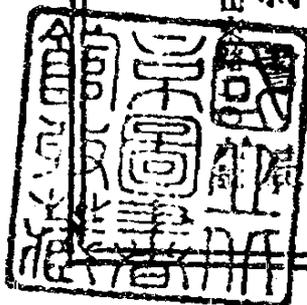
出版者 美德書局

經售者 正氣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上海山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87
441230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faint marking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441230.